學仕遺規四卷

〔清〕陳弘謀輯

清乾隆刊本

敘

余從古今人文集語錄中擇其有裨於居家日用倫常風化者輯爲四種遺規既以自勉因以訓世今已三十餘年矣每一展閱怵目警心愧奮交集因思士大夫處而家居則爲學進而蒞官則爲仕學者所以學爲人即以講求乎仕之理也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實踐乎學之事也事理本屬相資體用原歸一致世之學者每歧而二之於古人嘉言善行不能切己體驗書自書而我自我遂至學自學而仕自仕方今

朝廷甄別士類鼓舞登材位事惟其賢能用人不拘資格薄海內外有志觀光者毋論科舉與否無不有志於學問有已仕而好學不倦有體有用者其全不務學者蓋亦少矣祇因學有純疵虛實之不同故其仕也亦不免權術苟且之異尚期有學似純正而迄乎簽仕頓忘平日所學者更有視出仕爲應酬竊祿之捷徑而顯悖乎平日所學者未仕已仕若出兩人夫豈孔孟所云求志達道幼學壯行之訓乎公餘偶閱故籍於仕學相資之論有會於心因輯爲學仕遺規專爲後世空談以爲學苟祿以言仕者推其

謬誤所由來極其流弊所必至既平易而近人亦切實而可據庶幾閱者有動於中反求諸己無事非學坐而言卽所以起而行以副

國家敦崇實學整飭仕風至意噫學以求得於道耳道有以成己卽有以成物世有以不希仕進絕意脩祿然後可以言學者此過高之論也有以書籍所言不必行於今日亦不可行於今日者尤爲悖道而滅學茲編所錄兼以發明此義以廣四種遺規所未備願與同志者共勉之

乾隆己丑孟春月桂林陳宏謀序

學仕遺規目錄

卷一

眞西山文集鈔

魏鶴山文集鈔

黃東發日鈔

呂新吾去僞齋文集鈔

卷二

方正學遜志齋文集鈔

高陵卿本語

馮少墟語錄

呂涇野文集鈔

寇永修山居日紀

卷三

陸稼書三魚堂文集鈔

辛復元遺書

葛中恬省心微言　永懷堂日錄附

刁蒙吉潛室劄記

李二曲論學彙語

王豐川存省錄
魏冰叔易堂文集鈔
卷四
王文山尋樂齋偶鈔
李惺庵讀書雜述
黃博士寶學錄
王訒川彙纂忠敬錄
石成金官紳約十反說附
學仕遺規　目錄　二

學仕遺規卷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　鍾際　孫蘭森

眞西山文集鈔　名德秀字景元又字希元福建浦城人宋慶元間進士官至參政謚文忠封浦城伯學者稱西山先生從祀廟庭

謹按宋代諸賢闡發經義精蘊爲後學津梁其合學術政事而貫通之切實曉暢者以眞西山爲最所著大學衍義及講義讀書記久爲學士大夫所珍重矣第卷帙浩繁學者未能卒讀即讀亦難得領要今於

全集中凡關論學論政者摘而錄之俾知體用一原彼謂學不可通於治治不必由於學者可以審所從事矣

人心至靈萬善畢具所以異於聖賢者在自棄而不知求耳求之如何博學審問明辨愼思窮理以致知力行以踐實自卑而高自小而大顚沛造次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溺心於衒易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烏知非臆度之私乎

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眞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無愧則所以爲學與其爲人可知矣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武王就水取義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王因物自警每每如此燕閒之際取湯武諸銘（諸銘載衛武公十三卷及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淺

古人箴銘或顧名而思義或觸目而警心偶爾觀眺皆有靜觀自得之趣所謂無地非學也士大夫別墅靜室

皆有題詠果能無忘此義不僅作娛心悅目之觀否卽此可以覘所學矣

世之學者誦詠聖賢遺言未嘗反躬以驗其實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

人之氣質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因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醫經然某病則有某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正如看醫經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温藥病是熱則用涼劑見得病證的確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己之偏處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先自事親事長以至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如己之偏在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眞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氣質之偏自漸克去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皆由向來親聖賢之言愈有警省也若只看過讀過不眞實用力以去其偏則

如談方說藥初未嘗服餌其又何益

讀書變化氣質就醫藥喻言更覺親切

朱子以致知爲夢覺關以誠意爲善惡關透此兩關方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根基已立方有用力之地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恍惚非眞見也意有未誠則爲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敝絮豈眞無惡者乎然爲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學者於此二關不透向後工夫皆入歧途益見致知之

不同冥悟也

日新又新之功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問學而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矣

可見無時無事不可作日新又新工夫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理無形而物有迹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

理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爲民上者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看得物字廣則格字乃零星積累工夫愈覺切實不如此不能窮理不如此窮理不能致知致知在格物在字較必先字更爲直截所以冠八條目之首也

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鑑物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皆其可委之無用乎此吾道中異端也

理之與事原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爲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爲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所以爲無弊也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具備矣

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士學者於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笙居藏修遊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學所以不如古也自聖門言之則灑掃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以此與

古學俗學之分在此大抵舉業無用非言理而不及事

則言事而遵乎理耳
談義理不騖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爲主
講學論文總歸於平正通達眞公文章正宗之選所以有關世教也
儒者之學有二一曰性命道德之學一曰古今世變之學評世變者指經術爲迂談性命者詆史學爲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甚可畏也聖門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

著其用論語所記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爲德三仁之爲仁子產之惠卞莊子之勇無不論其所以然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三王五霸之功罪者用也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不及理未爲得道之全也
學案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此不易之序也易與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

講論踐履爲二致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去道愈邈矣
先知後行學之序也知似易而工夫初非一端行實難而心力貴於篤實所以學案問辨學問思辨而總歸之於居行篤行也日日之學本無行之之意全於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則知非所知行非所行學益非矣
程子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朱

子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知識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
程朱此說益見無事不當格物無人不當格物不格物則不能知不能知如何能行聖門知行不可偏廢之學

卽此更透徹矣

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於外也盡性由於盡心故不可無操存持養之功仁義人心之所同所以城之者利也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壞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此朱子輯孟子要略之要指也

朱子旣有集註又輯孟子要略不但示人讀孟子之法凡讀諸書皆可類推矣

陸子之學主尊德性專從本原用功其論自正其徒賢智之過者寖淫竄入於禪今不數年而弊滋甚倳物修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至晦塞夫倳物致知修身何可偏廢也

明王文成復倡良知之說其弊與陸子靜同夫專提良知未免偏於知而略於行卽添致字以補行字工夫畢竟重知而輕行將一切學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悉以歸於子曰之多聞工夫看作支離爲外之事其徒相傳竟至專重尊

德性不重道問學任情明有學術有事功不悖自用之道學本非禪學而久之將入於禪也眞西山格物致知修身不可偏廢乃知行並進此朱子的派也細玩良知亦卽孟子所云本心赤子之心也與其專提良知二字不如直提良心二字抱定孟子之旨充而滿不失赤子之心爲言則其提致良知不如提致而二字抱定中庸之曲能有誠爲言似更的當與其不破卽博約兼勉知行並進空談心學之流弊不辯而自明矣

宋興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言正論復明於千載之

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故其事在人倫紀綱之閒而其理推極天地民物之大所謂道學者也慶元以後權佞當國（韓侂胄）惡人議己視道爲迂指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望其旣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

自幼爲學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自少及長不離典訓中涵而飫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

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皆學之力也世動言學不勝貧者可以悟矣

學以變其氣質廣其材華人皆知之今云氣雖勁而發之公不發之私材雖銳而用之厚不用之薄學之爲益也更切可謂善學矣

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雖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匯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

涑泗之教多術綜其要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哉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己所以推於人也河南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乎體用同原欲學者之交勉也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可信乎

己物兼成仕學相資言之顯而切

羣居終日惟雕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是豈立教之指哉

學者之材與文二者皆不可少然孰爲本根不可不知循乎下學上達而深深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之學者而材與文俱本乎此矣

材根於學乃有用之材文根於學乃載道之文此之謂實學

世愈降而學愈非爲上者一以辭藝爲宗雖有窮理盡性之功而無開物成務之益朱子所以深憂而屢歎也誠知學不外於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交致其力則其業爲

有用之業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無負於聖賢之教

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後世各以其好尚爲學談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於朝則以同異爲黨讎吁學所以爲斯世用也自好尚分議論不一適足以禍斯世其又何賴乎

二者之學尚非腐儒異學之比惟其各有儒尚遂不免於爲患益見學不可不慎也

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窮理之用也天下之理無窮古人

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誠於六經語孟之旨熟復深思是非瞭然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得失當世利疚將如權度概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不離於理理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在是學之全功亦在是矣

須詩讀書又論其世以知其人方可謂之尚友孟子所言即讀經史之法也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如科舉之業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所謂程式之文必是堯舜必非桀紂必祖仁義必尚忠孝未爲害道也惟其祇求進取專事

揣摩於經史傳紀涉獵其辭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惜若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且移疇昔之功用之於戲記以示寵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有未窮性有未盡人之所以爲人何以成己何以成物百未究及一二曰非吾急也士之學問舉業果爲何事何遽安於此也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所受於天者爾上以舉業取士吾惟求其無負舉業者以應之其是堯舜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備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益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全己以爲人方自幸昔日固陋而不肯安於虛浮是以學益進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得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足以爲累也

科舉之制原以求實學也果能用實在工夫爲實在舉業原不同於俗學朱子云不是科舉累人乃是人累科舉先儒曰孔孟而在今日亦必事科舉但自孔孟爲之必有眞舉業學術之虛實即眞僞之分此謂科舉不可得士士不可應科舉也

宋袁潔齋少而嗜書白首不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傳醫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者甚眾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會萃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司矜式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卒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著有兵略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故著有皇朝要錄其辭章根本至理一字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解難曉之字不爲奇險刻峭語而溫純條暢自不可及袁名燮字和叔宮至顯謨閣學士

袁公著述治行不同浮泛皆規遠大爲有采實學故眞公願以爲師學者所宜取法也

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皆有所利而學其去聖人之意遠矣若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於聖賢之域不止若專爲利而學苟能操觚吮墨媒僞秩而實冠裳足矣馳實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實學俗學之分卽邪正之別也

爲青紫而明經爲科舉而業文果能有實在明經工夫作舉業之文由此而得青紫得科目亦可不愧所謂學也祿在其中亦何必惡此而去之若一意求利祿而無實在明經作文之工夫則全非聖人之意所以謂之爲人之學也

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捷光虹霓振翼霄漢者皆此途出有登科要覽者將前代科目條分彙訂以炫耀世俗雖於世教非所急然使後生小子觀之知通今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勸學之遺意也

科目自宋而極盛其弊自宋已不免故眞公云於世教非所急而使人知博古通今之足重則在於此後世學者可以知所重矣

早服師資之訓粗知學問之方連掇科名原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僞點班行坐糜廩稍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自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得徜徉東觀淩歷西臺閱河圖寶訓人間奇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涤厲新功尋繹舊業丹鉛殫是正之勞金石守初終之節

觀眞公出身科目幼學卽以壯行侍值清華珥筆無非實學眞文章眞事業有志者可以勉矣

夫子告子貢終身可行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曰非爾所及此皆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此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厲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其問仁必以

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益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矯強自勵耳

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視天理之公於是遏絕不行矣學者當知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毋偏各有方正毋頗邪此絜矩之道也繼言義利者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士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公物我平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憧生莫能自克以利故爾大學丁甯於絕簡孟子懇陳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故求仁以絜矩爲要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不欲無加孔子不遽許賜論仁以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非卽以爲仁也然於仁可以求恕則宜強終未明言也子思繼之以絜矩之道孟子則云強恕求仁且云莫近則恕雖於仁甚近而未卽許其爲仁也孔孟於仁恕之分不啻如犀分水矣推原絜矩而歸於言義不言利益見淵源之合鍼芥之投眞西山講義之明暢論學之切實遵程朱以繼孔孟卽此益信

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甯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甯以救荒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甯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忠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道其下之情泝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事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殷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

事上臨下處事應物居官居鄉不忘絜矩西山先生於

大學解之明行之力卽此亦可見矣

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新民成物之事成己者體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止至善者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所謂止於仁者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方爲至善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止至善也如臣之事君若但以摯跽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之至不然則非敬之止至善也其他如父之慈與

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止至善

認定至善二字止字方有著落無流弊分晰最精

人之不平自不恕始天下之不平即自人心不恕始士大夫未仕爲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以己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所謂絜矩也故爲民上者處富貴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紈絜享八

珍之味則憂民之饑餒妻妾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此心推之使民各得其所欲此即平天下絜矩之道

上官虐下爲官司虐士民皆由不能絜矩故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士大夫不明大道自視太高則實行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怒或又倡爲矯激之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疑忌滋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聲口用否豈必於一言窮達進退之間必致修德懲忿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

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以此激怒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何賴

因標榜而成朋黨欲杜朋黨激成謗訕相激相勝展轉翻覆或循默或苟容皆門於國是宋之不競半由於此良可慨也

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全計老成零落後生晚進議論無所依據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仕風不振臺諫但有推廣廟堂利無長養人

才者國家之根本之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歷所以盛者非一日之積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處當言之地居得爲之位不當以排擊爲能而頓忘培植之計也

仕風之壞以相激而成人材之興以預養而盛古今至論

百官考核財賦源流請省濫員裁冗食節浮費始於朝官達於州縣具爲綱條品目可使舉行而勿爲浮議所沮要在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悠久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

核其財賦之源流酌其可省之濫費由貴及賤由近及遠行之以簡易守之以悠久物論不駭人心不搖可法可則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徵發爭訟追呼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在軍旅爲伍韓信多多益善用

是法也四明袁公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狡僞者無所容

讀書左圖右史方爲實學居官亦以左圖右册方見實政後世圖學不講所以爲學爲政皆涉懸揣爲政而言及於圖不以爲迂闊則以爲瑣碎矣若如眞公所云似迂闊卻切實也似瑣碎卻整齊也余所歷各省率屬行之頗有得其益者益服眞公之實學實政也

論政者有曰寬以待下民嚴以馭姦民或曰撫民當寬束吏貴嚴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治人之術果盡於此乎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吾思之惟患不能存吾心耳吾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寬與嚴皆在其中無容心也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藹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果孰爲之陰陽而已吾之所謂仁義卽天之陰陽也聖人繫易蓋並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類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吾固有之良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仁發於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義動於中而不能不惡也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

而嚴之迹不立仁義足以該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也眞自然日本仁義以爲治政之方卽持敬以爲存心之要皆眞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之詞章非飾藻繪以爲工者比也百聞而請者曰大學爲人君止於仁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視民之官有君道焉曰惶悚父母曰若保赤子曰平易近民以義垂言得所相恃乎自然曰養所以全其仁也惟愛民也切故體之也至痒疴疾痛若己隱憂則更奸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蠹政苛令是刻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養也而皆所以爲仁

也不言仁無以立爲政之本不兼言仁義無以達爲政之用大學言仁而義在其中今兼言仁義深得大學之旨

寬嚴悉仁義之施而行仁不能廢義義卽仁之用也寬嚴不足以盡仁義仁義可以該寬嚴眞公之論得黃公而益明寬嚴之間學者仕者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乎

州縣以罪困民而民入之其害至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白鉢兩以上悉輸刑獄司以上於安邊所使爲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

遇事濫罰罪多出入富者倖漏貧者偏受其弊何所底止

未嘗用不測之寬正容以悟之而人自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人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像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繇寡效情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可無愧焉

此聖人所云易事而難悅之若于未許一於寬縱者藉口

貪汙自多欲侈多始小官俸廩幾何百般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故清心寡欲乃吾儒入手用功處也

惟儉可以養廉世容有儉而未必廉者若不儉雖欲廉而不可得也可不戒與

贓吏最爲民害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傷則怨結怨結則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爲害未遽形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拯百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監司郡守必操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杜其流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旣息叫野之生理自蒸民力渥裕邦本日固矣

人臣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政令時有更變其

小者爾有大於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不一恐發之易而收之艱

切中古今輕言興革之弊此謂大事皆不可爲也

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孔子曰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聲是非士大夫隨聲是非之病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平居苟且依違臨事必無仗義直言之公奏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警屬像於事方克有濟其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指爲異故有此論

紹茂潛見王祕監公極言賦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黜棄
沒入之始快物論予亦贊其言公有若徵哂者茂潛退王
公曰二君俱盛年不當顓持一切之論迨後獲聆諸賢議
論乃知國初權宜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寖不
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
知王公精神遠慮而予亦恨前言之易也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均委之命也一爲獨
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也蓋命一也特爲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其指則殊是

以五行家工於推算其於人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禍福繫
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
自至非益乎以回之仁無救於窮以跖之不仁無害其富
壽惠迪未必吉從逆未必凶苟然以自恣非損乎士君子
與五行家談命未始非知命之意乎惟勉其所惟命之恃
而惟命之安也故爲之說使之謹於所言也

與術者談休咎未始非趨吉避凶之一道若知其命而
安之聽之毋生希倖妄心恃其命而盜之肆之轉生詭
計妄念此中損益在士君子之自取非關術者事也西

山先生常談星相皆推本此義故有取焉

有書生工於相者人咸以小技目之其人門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聖門觀人察其所安孟子以眸子定人之邪正他如足不步目不存體昔人知其將斃執玉之高卑知其俱危此非相法與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閱其形而閱其神嫫姆徵笑嫵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許其厚福推吾之法可以知人可以用人

達者工夫察言觀色講愼獨者存諸內必形諸外又曰

德潤身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觸類者色聽氣聽觀人者色厲內荏皆相法也分別淑慝進退君子小人尤不可少相雖小技可以通於大道

星度之說推人壽夭窮通若指諸掌此無他五行而已矣五行者盛衰而已矣盛衰則有滋槁有盈縮造物者惟其所值豈有意於豐嗇然當貴貧賤一定不可易者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愚雖或不同由學可以反之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多求於分劑之表於可致力者顧漠然不以概諸

心是戒也

此爲居家者言亦自有聽命而安之不肯恃命而恣之理在故君子有立命之學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或曰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不知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謂地爲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歎惜也

求地而地終不可求求命而命終不可移故君子一則

曰安命一則曰居易以俟命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寫眞者紛形畢肖人咸以爲喜第知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亦戒也

卽此可悟返觀內省之學

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漸俗素稱淳古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

令佐之責也以下論官僚

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戚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有孝行純至友愛睦閭與夫協和親族興濟鄉閭爲衆所推者采訪其實以上於州當與優加褒勑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

官府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

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雖有教告民未必從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凡爲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是大惡不廉之吏如衆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事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忍刻非仁也有一絲之忍刻亦非仁

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是非淆事以勤是也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淆事以勤是也

爲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何謂十害曰斷獄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不公獄者民命所關聽訟不審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淹延因緊一夫在囚東室廢業困窮之慘酷用刑人體膚卽己之體膚何忍以慘酷加之爲吏者奸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斜罪豈官吏逞忿汎濫追呼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行私者矣

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賄賂封狀與曲枉召人告首陰一歲一事犯罪皆係非法不可爲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至再

視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貸以輸是誰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科罰取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有之科罰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州縣有縱吏行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押也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官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買物視市直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拏民戶何以堪此

四事十害皆司牧者每日所有之事言之入情入理以眞公所言驗之今日無不切合者所宜奉爲官箴也

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

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瘼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皆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某亦庶乎其寡過矣

僚屬蒙蔽上官上官與僚屬隔絕下情不能上達常致釀成大患眞公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以薄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己而思鍼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受乎

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

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循愛育尤不可緩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克爲戒此邦之人其有瘳乎

以己心體民心視民事如己事方知眞公所言非迂闊也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也不忿不疾聖賢之待頑民也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也深心惻怛大醫之救病者也爲政者以是存心庶亡負長人之寄矣

司牧者每日每事常存一點慈愛救人之心小民陰受其福多矣

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不可徇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守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杜百適宜而無愁苦抑鬱之歎

民不勤則生計廢士不勤則業荒於嬉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所司者一方之民命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朝廷下負民望乎居官竟以酣詠遊放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仕途陋習也陶威公有言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務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

居官而勤似非難事亦未見其異能也然一事不勤則此事之貽誤不小一時不勤則一時之含冤甚衆非同尋常人應事接物遲速無甚關係也能因眞公之言而時時體察事事內省有裨於官政豈少哉

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慍慍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口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吾奉職無狀神將罪我矣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責也人子見其親聲色異常戒儆畏惕當何如耶幸而得雨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一日禱雨於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嘗閱王陽明集有曰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偏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未聞有所謂書

符呪水也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汙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所爲不盡合於中道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不見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鬻頑而欲望之以招斥雹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愚謂祈禱祇宜出齋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扣齊繁爲民請於山川社稷彼方士之祈請者聽從民便但不專倚以爲重輕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陽明此論與西山所言大旨相同時當亢陽

惟有祗率儀章肅壇虔禱仰籲於天爲民請命董子春秋繁露載置龍求雨之法有應有不應遂有專任術士書符呪水事屢不經官無措手民心益恐眞王二公之說揆之義理總歸誠敬可以並行不悖至於雨多祈晴則有伐鼓用牲禜祭城門之典禮是在竭誠致敬耳

魏鶴山文集鈔　名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四川邛州人師說文靖　宋開禧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太

謹按宋多賢臣南渡以後國勢浙微諸賢猶規切時勢屢陳正論如眞西山魏鶴山兩先生其卓卓也乃韓侂冑倡僞學之禁先後外謫不使入於其位且誣以眞小人僞君子之稱公論泝滅邪不勝正今閱二公文集其爲學平正切實不爲過高之論與程朱相表裏諫論時政洞中要害當年若如採納有宋顏風猶可挽回一二集中所載可覆而按也眞集業已採

錄今並錄魏集以見儒術有體有用不肯負國負民有志公忠者所當奉爲龜鑑庶以成敗論古人昧所從事也

今之學者自幼不由小學以養其良知良能之本不進之大學以充其仁義禮智之性父兄師友所訓迪大抵務記誦爲詞章以求合有司之程式爲規取利祿之計始進既若是隨事壓壓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此相誇不知其非充而爲公爲卿皆由此道其所成就不逮古人固不

俟其入政而知矣

即所學可以知政觀其政亦足驗其學承訛踵陋視爲常然其流弊不至於廢學不止也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樂淫射御書數有其名味其義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昔乘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冥漠以爲鬼神有無以爲變化甚則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

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

幼習六藝長遊大學格物窮理擇善固執本末一貫此明體達用之大儒舉業中原應有此段眞工夫大本俱昧乎此所學皆無用矣

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求風氣遞遷名稱亦雜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者學者亦莫之質也濫私臆決罔開於行學校養浮游之士科舉取捷徑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剌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斃農夫以規利而縱其

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也出泉輸租而亟科覆折以相蒙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用況眾言淆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口肺腑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根本不立異端得以乘之利欲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不反者矣則行心是學而緝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余長而有聞晚益滋懼今廼以所懼者相與切磋而考究之

膠庠無實學士子無心得誇多鬬靡何神世用辜負詩書枉勞誦讀

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眞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耳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閱義理多則眞知力行日造平實語近指遠此卽聖門所云溫故而知新也每讀輒異他日則朱子所云讀一次則又進一格也學者纔讀一書便求速效不效則以讀書爲無益好學者不如是也

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題名惟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名而識其人必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爲名進士某居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濫於進而忘其事者也居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爲人作輿而贍望於前顧忘於後是亦修省之一助也別又考諸故典以予矜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修之則朝廷所以重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實而已謹衆取寵爲足也

此義見於司馬公諫院題名記今於修學碑內爲此議

論師儒諸生顧名思義有所勸戒於學校殊有關係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籍視隨塗除有留神籍視者不過以記覽詞辯謹衆取寵爲事不復講求民生利弊熟復斯言啟發多矣

此等弊習自宋已然轉移振興在有教士之責者

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思辨以見之實踐風花雪月之語雖勿爲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淺近自期告以遠且大者疑其迂闊憚其難行者往往有之

分考賦義而賦義以破題爲去留此弊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事拘泥時論以時樣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眞儒眞才握風俗之機從上變來如何挽回得要亦有時數耳

此種議論識見是挽近時俗學腐儒之習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有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

此張文饒語魏公以爲精當誠然

康濟之業講授固塾國人子弟皆得有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此其是矣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依據以求端而用力焉私淑之功大矣

既坐師席人多推許便少切磨須與朋己者交更從諸經逐句逐字玩味求所以自得於心不可只從言語上作工夫也

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侈偷邊備廢弛財用泂耗而道路藉藉謂將有北伐之舉金人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乃

欲舉天下而試於一擲不可不愼

時韓侂冑請開邊故有此議迨後宋之不競實由此舉

但謂書生不識時務也

事變倚伏人心向背國勢安危鄰敵動靜宜察時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決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

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時有所補益緩急有所恃賴若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而從而瘝訐訟訣而踵陋實深懼焉

麾節所慿求友爲急是爲先務嘗以呂文穆（夷簡）正獻（公弼）兩家帶册韓忠獻（琦）甲乙丙丁集呂正獻公（公著）掌記（曾宣靖公（鞏）兩黃公（庭堅）議司馬溫公（光）爲上編陳密學（瓘）章溪范正獻（祖禹）手記近世廣忠肅（元質）文村館錄之類萃爲一集名達賢錄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己用世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推容人輔己以濟一日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漸遷遂乎數世

物色人材平時受師資之益遇事收得人之用爲學爲仕皆不外此

論諫剴切學問淵源端有自來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致君澤民他非所計卽以利害言安危休戚實與國同彼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害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趨見害則避者未必非此流也古今治亂得失大略如此

事之成敗一時難定人之邪正當下須明朱子云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閉閉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元隱伏閃倏狡狯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以是察

言觀人邪正了不可掩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甯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惟有嚴行禁戢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者耶說也卽言之耶正并可知其人之耶正矣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爲出治之名而能久焉無弊者也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弊之伏也

此專就宋代言而古今治亂其理勢大概如此

士大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者極少以利合者利盡亦不可保正慮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當慮也士大夫不惜公議固顧廉恥爲可慮而非好名之當慮也開誠布

公之時端本澄源之論當養之以厚不當養之以薄當誘之以誠不當啟之以欺

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世之民有異於古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其眞實惻隱疾痛呼而家人謀也上以明白洞達眞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者非人類也後世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以擾之迫其譁然而不靖則疑其性惡而咎其喜亂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所習乃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平爲治而以衛愚其民一人之術不能以愚四境之民宜其不思安而思亂也

朱文靖李侯上書試事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日七示同事齊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庶心從衆而不執以己見且以論策定去取一時咸謂得人後爲帥上聞以五要七日刻諸試院

五要七日不載於集觀其先義理而後文采以論策定去取深合制科取士本意宜其得人倆盛也

自乾道以來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已有倡爲道學之目者然而偏風鄙盛正理常勝自擊韓柳閻又以僞學爲名排斥善類其始也宗伾之黜辈朝咸曰不可稱是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學術人心也夫所謂伊洛之學乃洙泗之學也非止洙泗之學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君父臣子之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爲本使人卽事卽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則不失本心爲耳奚其僞而敝以此名屏不傳耶

嘉定以後雖曰亟更鞅鞅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書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淫淺名節頓隳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崇卑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輕輕下之所以喜憾亦不出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平時既昧所擇臨事豈復可信亂常十紀有不遑惜矣

宇宙之間氣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

神魄降爲鬼而死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體物不遺誠不可揜其義如此故一死生通愚徹昭昭於天地之間生爲賢智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哉自異說誣張學者知此者鮮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樂廢淫僞日滋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理之在世間則固千載如一日也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記述明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曉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此鬼神所以能助成化育之功用也

鬼神之事杳冥不可測鬼神之理則切近不可易孔子雖不語神亦以敬鬼神而遠之爲知此外或云體物不遺或云二氣良能化育功用知生即所以知死事人即能事鬼皆孔門之教也得魏公此說人皆思感格鬼神而又不惑於鬼神矣

爾民幸生沃野歲壤上腴未作各服爾耕以勤乃事豐年

之報將不爾遺養爾父母和爾兄弟樂爾妻孥逮爾朋友禮義廉遜由此興焉若舍是不爲罔有黍稷罔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奚及謹之重之明聰戒言以下勸農文

逆物能予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禍不率之民江浙淮漢螟蝗旱相仍流莩被野今連歲有秋爾之得此於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烏可恃也率爾子弟爾爾稼器修爾稿事若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俯育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儀盜賊衰息無憧我憲綱吾與爾咸有利焉若子弟有不率於教不服田畝不孝養父

毋以害於閭里者其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官民不體此意與不急之務以廢爾事肆無名之求以害爾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守潼川兩月請舉官會賓友招諸生講肄學業以興文行除盜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於鄉者有嚴訟以擾民者有以不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斷鄉曲者有妄告絕產與官吏爲市使民不得與居者已爲爾民繩以法令無所貸又慮政事之失中官吏之剝下工役之妨農游觀之廢時亦爲爾民圖所以除弊去吝雖未保其無

過亦庶幾盡心焉耳爾既知太守留意爾事亦當服勞稼穡以副茲丁寧勸劭之意又當推廣此義崇孝弟以植善行之根勵廉恥以除心術之蔽親善類以浸薰氣質違小人以隄防盜賊戒鬬狠飲博以無害於爾生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亭之報而綿永久之體其川我言毋曰具文方春當暘害我稼穡告於方社冀得中熟亦云幸矣今克有秋賃過始望太守才薄德非何以臻此皆爾民孝弟力田以躋登休祥也今屬爾民而飲之酒非徒歡樂之也古之民方築場納稼又急治廬屋爲來年種植計雖國有餘

財民有餘力未嘗一日舍穡以嬉也矧今日征調不休公私迫蹙貪吏假威於州縣伺民之隙而肆其剽奪奸民罔利於邑野逢吏之貪而冒其告訐爾循理奉法毋忿爭鬭訟毋博弈慢遊則可以免一有不然則貪吏奸民將不汝恤矣天道福善禍淫彼爲貪爲奸者終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蕩產亡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爾終歲勤動猶不足以養父母育妻子豈容更以錙銖之債供此泥沙之用吾爲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儆之懼汝之狃於目前而意其事棄爾成如前所云也又恐吾言不能詳盡爾不深省今將朱

晦翁侍講示俗文一篇刊列於前汝能聽太守言歸以告爾子弟族姻鄉黨鄰里相與遵行無斁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

東川俗號澆樸近歲物貴錢艱子於父母一體而分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族屬雖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均爲骨肉今或科調百出民不聊生淺夫良心有關風教且如父母尚在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弟乖爭田產費用纖毫必較迭相吞併連歲興訟又不幸偶無子孫遠支族屬爭相睥睨死者之肉未寒他人入室掩有家貲如

被劫盜甚者誣謗算婦撼搖當立之人此風薄惡漸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婚姻之家雖由人合實係天倫或因貧窘不伴以告貸而爭訟或因孤弱無知以欺淩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敵其如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官長無以感移惟有閉門思過爾爲士民亦宜各率天常循理安分相則無訟省事息爭以召和氣以厚風俗

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遠皆由心念之善所感所謂善者只是爲其所當爲如忠於君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朋友

皆本性當爲之事苟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一家之內和氣薰蒸爲慶爲祥皆由於此由近及遠由子及孫垂慶無窮卻與異端之說爲一善則責一報不同早爲善而晚望報乃是利心非所謂善也又有一種人終日爲不善而祈事佛老祗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絕滅皆由於此況貨悖而入必悖而出各宜儆省

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事多艱人心不固乘時幸變所在滋事從前虜入軍潰遊手之民旁緣爲奸大則殺傷小則劫奪已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幸而得免

事定之後官司窮治或殺或竄終無清脫曷若守良安分勿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全軀保家近事昭然所宜深鑒

有不識是非利害之人以窩停爲事內與盜賊結連外與猾吏盤錯自謂得計然世間爲盜未有終身不敗者一人犯罪連及窩戶身犯重刑家破財散骨肉流離各宜自新免貽後悔

士農工商各專一業教唆爲事非善謀生或被囚猾之人煽搖是非興起詞訟甚至假儒衣冠出入官府自前豈無

所得然兩造在庭必有勝負用錢得理者終於理窮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訴得贓斷罪勢必不免各宜改過毋取羞辱

風俗日敝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爲名不務本業奔走神祇祗求夢兆以圖科舉不思行義不修學業有慊覓韶神佞佛可以竊取爲士若此何責乎民勉自進修以須時用

民生天地閒相保相教相救相賙相葬此同類之至情也爲官長者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

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厄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於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學校爲第一事鄉里之英皆得以肄習其間庶不陷無禮無學之憂比年兵雄相乘城築當罔戎器當除又念民有不幸顚連廢疾煢寡孤獨莫送生全有養濟院歲久法弛爲買田以增益之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循社倉之法官椿本錢作借秋糶以平物價庶免途孝滿瘠者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擇高燥以葬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爲止於如此然小惠未徧何可恃以爲安徵爾父老務居本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

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城築有時而圮壞養濟有時而窮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爲則又在訓爾子弟訓爾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惰於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所謂五事者久久不廢爲太守者繩繩不替與此邦相爲無窮也願不美與

勸諭所及皆士民日用行習之常事亦人人其有之天良近世官場亦皆以此勸民且有比此更爲詳盡者惟未嘗以己心度民心以民事爲己事僅同掛壁之空文

魏公體貼民情參酌土俗皆有一腔愛民之眞心遂覺語語動聽與眞西山勸諭官民同其懇至故并錄之以見二公之學爲眞學二公之政皆實政聖門所稱有德之政爲政以德卽是此義幸毋忽爲官司常談故套也

黃東發日鈔名震字東發又字伯啟浙江慈溪人宋寶祐進士官縣尉至浙江提舉簡明

謹按學古所以制事也讀書所以窮理也經莫詳於史不讀經史無以窮極天下之理而通其變至於諸子文集著作理或雜而不純說或偏而滋弊然其中亦有關於古今時勢之變通足以羽翼乎經史爲學者所宜究心所慮者擇之不精泛而寡要耳宋黃東發先生爲學祖述孔孟羽翼程朱自經史子集及諸家語錄無不廣收博採爲之考訂有所折衷常云非聖之書不可讀無益之詩文不可作蓋已

博學而詳說之而後知其孰爲合於聖人孰爲悖於聖人其詩文亦皆取其足以明道淑世而不僅藻采以爲華也所著日鈔諸體皆有折衷久燬於兵余撫閩時總戎倪公手錄相示並求序刻予因其鈔本多所舛脫未敢輕付剞劂今見都門書肆已有刊本取而校之仍是就鈔本刊刻未經校正然其著論則博而有要切而可行也適予纂輯學仕遺規謹擇其有裨於實學經濟者十之一二輯以入集學者讀之亦足以端爲學之趨向得從仕之指歸矣

聖賢說知便說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知有此病必去此病覺言語多便思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如孟子之求放心已說緩了心不待求警省便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能求放心方覺得自己有病語似緩而義實相需

書只貴讀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曉不得者自然曉得曉得者越有滋味荀子云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讀書須立下硬寨誓以必曉澈爲期

古今文人學士名成利就心身滿假不復讀書求益於人人亦無敢有以益之於學問二者盡情廢絕故天資敏與學問淹博者不乏其人而叩其所造皆與古人無類焉蓋立名易則趨之者速而實不與焉譬如果未成熟而摘之未有能盡其質全其味也

儒者必明義理通古今達時變方爲實用方見實學否則雕塑周程之象於堂列通書正蒙之冊於案可謂有益於世乎

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何說出去一日便不做

得工夫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便不記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之正文在心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

路上無應酬語言之煩毋論舟車外似勞攘心卻甯息此時肯做工夫更覺專一所謂無地非學無時非學子曰幼悔不知讀書及入官恨不暇讀書凡車轍馬迹正是抽閒展卷之時路上好做工夫一語先得我心願人人試行而共勉之

學者讀書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尋章摘句工夫原非躬行實踐之學

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求賢將使正已毋取之投書獻啟之流以對偶評天下士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如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切中仕學之弊習

歸樂堂記云或者怵迫勢利而不能歸或歸矣厭苦淡泊顧慕嘯昔不能忘情不知歸之爲樂或知之矣回顧仕宦時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於其所樂雖欲安之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者亦豈不難哉

士大夫皆云歸田爲樂其實有貪位慕勢而不能歸歸亦不樂者有似乎樂而不能安於樂者卽此足以徵所學矣

有謂荒政之行爲可緩者不知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緜發之端何嘗不起於飢餓國家愛民不如惜費之甚官司憂國不如愛身之切其言切至所當成誦

祠記云既得日見先聖先賢之貌象而瞻仰之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行之乎

張橫渠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贊政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閒誓諸仇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二儒並出其互相切磨足使千載興起

君相不當阻士大夫之好名惟朋友相切磋則不當好名耳

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也如朋從爾思思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爲心故粗言無思非孔孟教人意也

孔子云以思無益不如學學而不思則罔未有以無思爲自得者也蘇子無思之說不可爲訓何思何慮之語不善解之最誤學者

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强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且以其

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光月明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聖哲之言布在方策何所不備傳注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惟足以愈疾而已

朱子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爲非或主博覽或以博覽爲雜蓋隨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求其要此中持衡之說觀者謹毋執一爲據況其間亦有門人記錄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日自著之言

也

方是善學朱子不致誤入歧途授人口實也

須是信得及方可愚按古人此語謂信道篤信命眞不爲貧賤患難所變者若自以爲是不爲人言所及卻恐不可

荊公之誤正在此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慊不求用愈不用名愈顯神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正坐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

耳愚謂此其爲安石之不學歟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奇之爲博也國朝開國元勳無如趙韓王守成賢相無如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以半部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文靖作相嘗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矣張乖崖議萊公不學無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語已怪而不倫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所

朋友以好名相切磋無非互相標榜務外徇人必有欺世釣名之事士大夫居得爲之時有行政之責扶植名教利濟民物其本職也乃實事也故不宜概以好名二字沮其經世之志

伊川謂鑄銅錢甯虧本則盜鑄息賣官鹽甯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卽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平日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仍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

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或問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古時節多

看得應事時卽是工夫所以集事何爲廢事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之一語推說應之

不中節之語不聽則近於藐視聽而不應近於深險就中擇其可聽者推說應之既不失己又不失人亦不失言之道也推說者推廣而言之非推違而拒之也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今且以變通財利爲先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其所當取則利卽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實蓄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正此意

程正叔不敢解經或有勸出易傳者正叔曰獨不望某之進乎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多凡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其獨又曰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觀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又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蘇東坡思堂記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古未聞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也不思而

知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故愚嘗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積威人心素脇息凜凜而後令必行使鞅生仁厚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況安石乎猶賴朝廷仁厚根以深固國以再延安石亦賴以免不然其弟安國蓋嘗預憂其滅門矣嚮若安石果讀書何至是耶

以此皆安石不曾讀書安石亦當無辭矣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卽逐之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

紹聖卓元祐之政陳忠肅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溫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救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懼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廈之顚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遵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功我宋多矣朱子輯言行錄而名臣之言行備焉輯近思錄而諸儒之謀理詳焉且彼此參驗循環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者庶乎

陸象山云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此語足覘象山講明皆有用之學但古之學者爲己用之則行及物自在其中明道言士自一命以上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此正言出仕事也

隨時有及物工夫隨事有濟民實事足徵象山之學亦非無用祗不可空講心學近於冥悟耳

言行錄雜取傳記之言備載諸賢出處本末凡國朝盛衰之故莫不隱然備見其閒矣如釋藩鎭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李繼捧而狄患啟李文靖鎭以清靜而民生安寇

兼公決策親征而邊好久王文正苟且順從天書祠祀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韓魏公相英宗神宗朝當主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幾危宣仁太后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以致章惇蔡京輩紹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愚嘗謂史無定體隨事爲篇春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記傳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之史合觀言行錄不異信史矣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純美用意肫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

賈誼天資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董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陸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羣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

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後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羣臣無有也賈庶幾以道事君者歟

文翁之在蜀庶幾爲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朱邑之慈祥龔遂召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於影響非所謂至誠而動者乎後世從事於一切以御其民而曰古今異時教化不可復行於今也亦弗思甚哉

倭幸立傳謂倭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唐史以隱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輕爲民父母哉天地生才國家養士正爲何事孔子歷聘孟子游說果爲何說而惑於莊生寓言之許由哉且隱逸者獨善其身之名也唐隱逸惟孫思邈志行修潔言論可法無媿隱逸之名其餘不爲清談則爲沈湎又否則爲道士異端之說敗禮傷教於斯爲甚使唐之大體不正又一西晉矣曾是而謂之獨善可乎就使其能獨善是其志不伸於時澤不加於民德雖未必與達者異而功則不得與達者伍況其不能獨善乎列隱逸於循吏之上得無傷政教之實而長行

怪之風乎愚故疑而識之以諗同志者

隱逸雖曰高風於世何益循吏者民之司命也仇士良戒其徒毋令天子暇暇則觀書親儒生莫若殖財貨盛廄馬日以游獵聲色蠱其心嗚呼是誠何心哉然愚嘗謂士良陰用其術雖有損於一時史臣明記其言實有益於萬世使有天下者常書士良傳一通揭之座隅朝夕觀省焉彼挾士良之術者又安得而售乎

歐陽文忠公以言事坐貶夷陵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其

後爲數郡皆實脩不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務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大河惟當增隄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爲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爲總目皆一仰天自誓之心推之數故公於後學從游多談吏事

偶閱架上陳案卽仰天誓心志疏冤滯至於麟州不可廢務從不可殺決河工大難開河小不能受大考兵屯地理更爲圖籍考官兵吏財集爲目錄歐陽公平時論述無非吏事卽學卽仕可師可法

王安石以諫官之置爲非謂諫官士耳而責以王公之事主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此公強狠自任不恤人言之心所發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而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安石此論由於心志所存學術所尙所以後來誤國不越此病

王安石謂楊子爲己近於儒墨子爲人遠於道公蓋有疑於孔子爲己爲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攸當孔子之爲己是務實楊朱之爲我是自私兩不相干惟孔孟之說確不可易

孔子爲己爲人之論推其所從生辨其所終極千古論學極則介甫之學早已誤入歧途故有此論

王安石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此公之所以不能知大體與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佛此公之所以自誤而亂俗者與

石徂徠謂有某爲某官時忠鯁讜直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朝廷有闕政不復言則向之中鯁讜直乃沽名以爲速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

後乃淫於富貴耳人若不自覺此情於將軍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得志於當世之常常當痛省

道原於天闡於伏羲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於孔子荀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嘗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蕩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於佛氏心學之說晦菴復出而返之中正歸之平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柢

於無極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體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主於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所謂即心是道絕物而立於獨棄實而流於虛也

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爲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嘗行者皆道矣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爲道若以道爲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

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去道遠矣

道固無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爲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第第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又創爲眞人至人之目不知彼所謂眞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蹟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爲寓言而人猶或信以爲眞有其人焉吁可怪也

世之士生而讀書即以科舉爲的既得之矣復混於利祿場中至老不知或有能付得失於分定知義理爲先務必得大儒爲依歸開其所從入之門而塞其所不必遊之途然後知自拔於流俗爲用於斯世

既得科舉尚須有人焉開其所從入之門塞其所不必遊之途方不至迷於利祿之場可見學與仕均不可以無師也

有以止菴名其居者先生爲之記曰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退全一己之言也大學明新在止於至善此孔門之所謂止兼善天下之義也吾輩以孔門之學發身奚取於老子哉惟相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大學自爲人君止

於仁至與人交止於信雖所止之目凡五要不過舉其大以概其餘實則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則亦無非至善之所在皆不容不求其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必有所不止也然後能得其所止一或自止則志愈頹惰工夫不續人者一集天者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驟於學校教養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兄勉必先使挾策而游於學於斯時也早正而素定之是木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

小小故各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凡涖官率先謁聖而講學無非振興於學之意如明道之於扶溝如晦翁之任同安休風善教聞者興起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或視學校爲具文否亦因俗塵而靡暇矣

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一於善也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訖於成也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非一日故士習亦難言也仁義禮知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在乎教詩書禮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必明經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移風俗爲國家躋世太平之助自辭章之學興而士未必知經及創立經學而士多以辭章發明職教者又未必皆明於經是以創增經師以上續三代聖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哉

夫所貴乎經學以其明義理也今之業經者程文而已耳或謂科舉累人竊以爲不然自昔人之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其治自昔人士無以自達於上必吐胸中之抱負始克上達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

也科舉豈累人之具哉

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理人事之則況科舉爲取士大典其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雖仰天俯地尚不知覆載之恩瞻日顧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科舉

自世教不明經術道微上之試於我者不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亂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穿鑿自以其浮靡今日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施於民者或流於嗜慾或流於貪刻言行相違窮達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

學校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子教人豈必他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

撫州學有人閣有天理堂撫州之先儒陸象山嘗言人生堂堂天地間不待他求此人之說所從來也至於天理之說象山以爲非謂理不專屬於天今有人閣而以天理名堂蓋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也然世亦有人事既盡而

天理之感應不可曉如顏跖之夭壽如原憲慶封之貧富雖聖賢莫知其所以然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力盡而後可以責之天終不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當然之理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有責報於天顏子雖夭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垂之萬世有餘榮盜跖雖壽慶封雖富顛倒於物欲之私當時已不齒於人類如以數言孰得孰失耶故天下亦無理外之數也惟孟子見之明守之固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之所以卓然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理而數非其所問耳今而後燕居於天理之堂而深味乎孟子之言豈不休哉

金谿李君捐貲買穀倣朱子作社倉永以濟民兼爲平糴倉而米價以平予嘉其進善不已也爲之記曰善乎平之爲義也豈獨救鄉里之民而已耶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知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爲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由之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爲益乘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以爲損今李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糴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李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李君之子孫且世世享此平矣使有業者皆

鬨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予亦曰人人損其有餘補其不足而天下平

就捐糴平價推廣其利濟及人之義人人聞風興起興仁興讓富者好行其德貧民不至失所謂之天下平也可

劉祕丞恕學問該博爲溫公所信倚王介甫亦深愛之以爭新法遂與介甫絕介甫嘗笑恕躭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視恕躭史竟何如耶

介甫偏執誤國正坐不善窮經之故今反笑劉恕不窮

經益見介甫窮經終於偏執也

王介甫謂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其後朱勔應奉花石則竭天下自奉之說倡之其釋鬼繹守成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後蔡京輩輕慢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也介甫邪說之害豈不甚哉

董生天人之策雖綏而不切然反覆誦詠淵源純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其言天下蒙福矣賈生英俊才也其時漢事疲敝已極所上新書未免有激切暴露之

氣至今疑其大言使文帝用其說後豈有七國之患哉

由後觀之賈誼所言實爲切時之務因其不用而以大言少之無以服誼亦無以服天下後世也卽以成敗論後來並未用其策而敗也

法嚴弓手下鄉之禁慮其擾民也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責耆保今催私租反差巡尉以捕賊者捕其民此中竟有私囚至死者初到廉知其事甚訝前官不一施援手既而思之始見孰無惻隱之心未幾處上司之督過笞死者之自取諉生死之有定良心漸消俗慮爲主久則熟視而不之

郵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之心有取於乍也

官司重法殘民不曰上司督過則曰死者自取甚至謂生死有定全無自責自咎之意則乍見之良心消滅盡矣

朱文公在南康救荒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說後來之官倣而行之誠是也然不止襲其迹而效之也文公之書固嘗讀之矣其書浩博古所未有而講義僅有玉山一篇大意蓋以古者疑而後問問而後對故於講習有益後世之講有不待問而學者之所聽亦非其所疑在玉山亦因程

君洪再問而再答故述以成之南康之講說必亦與朋友隨時疑難問答之實工夫非海說也因文以施教因事以寓教某願學焉陸贄奏議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才不疎蘇子由嘗言所貴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不繪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敬書以破世俗之癖

山川景致繪畫難眞每見贊好畫者則曰逼眞而贊山川景致者則又曰如畫予亦爲之不解也

東坡上清論災傷民事婉切動人愚謂東坡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闊陸宣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天佑國家爲生此人以成此有裨世道之文章也

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可謂忠於告君者矣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能文之士莫之能尚矣尤長於指陳世事述敘民生疾苦方其少年氣銳尚欲埽除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王氏一意忠厚思欲天下休息

其言切中民隱激越懇到使廊廟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眞可垂訓萬世矣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東坡之文如此實有裨於民瘼國是是以可傳毋徒尚其文辭之高妙也

韓文公雜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醫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俗之實

四首言龍馬鶴醫似止賦物之工其實皆君臣論治求賢之要有關世道所以爲載道之文也

士大夫狃於流俗漸變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實又欲保好官之名兼跨彼此之兩閒自以和平爲得計風俗至此最爲可憂其餘貪鄙小夫又不足論者也

國之所與立者以士大夫也士大夫所能爲國之與立者以氣節也氣節消靡習爲和平則賢者幾成無益於人國此世道命脈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如貪鄙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是宜表厲正直以洗濯其晶明之質以成剛大之氣使視人閒之富貴如浮

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爲切己社稷靈長終必賴此

世變如輪無暫停息成之極卽壞之漸治之餘卽亂之初時則有飽食煖衣無所用心而不知衣食之所自來者遂至於忘聖人之恩出而肆其胸臆創爲邪僞其初不過戲劇其後信爲事實其發僅類訛言其末卒至流禍身被聖人之教而得其安乃曰不必教也身賴聖人之政而得其食乃曰不必政也其所以力排正大之說不過自售其邪僞之說而不知初無此事亦無此理也

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民物皆吾

一體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我心焉耳
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差而求舉者將何爲耶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除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於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韓公之文若非歐陽公得於敝篋而發揚之久已湮沒然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過隨衆稱好及自執筆爲文率多不合眞知公之文者幾人予嘗嘆息而自

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非其體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眞無益哉
明知眞文字而不肯學者驁於眞不如假之惡習也諺云一日賣出三石假三石賣不出一日眞不但作眞文字難而知其爲眞文字者亦不易文且如此何問其他州郡職秉教養是也竊意教不止講說而已風雷雨露者天之教無行不與者夫子之教下至嚴君平賣卜成都猶能於卜之中教人孝教人弟天子付以千里之寄其所得

行者迥異賣卜之人不能隨事寓教以正人心是於騰口瀾倒之中又推其波矣
羅季清名其居曰恥獨愚爲之記曰季清從官已久以此名其居其不以仕而廢學者與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恥之始事也切己者也至其後恥獨爲君子此恥之終事也推己者也伊尹恥一夫之不獲自祿以天下弗顧來吾夫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用心可謂廣大至自言巧言令色足恭可恥僅與左丘明等聖賢爲學次第由己及人如此今季清本物我同得之理與人爲善

之念所謂自明德而新民夫豈一日之積嘗讀書見古人心與天地同因慨然恥其不及矣未幾掩卷而倏忘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嘗筮仕見州縣或以非道加其民固勃然恥於力不能救矣未幾因循苟祿非甚不可者亦或奉行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己之未能自恥而暇爲人恥乎季清能恥衆人不爲君子何如於己之未能自恥其身之不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此論甚正

石徂徠陰德論略云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布之人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君彰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以臣播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有陰德禍斯及矣

霍光不學無術人皆習聞而忽之愚觀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宏毅開

濟之資託六尺之孤任四海之寄迄二十年百姓充賀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舉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故成就之天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爲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亦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霍光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尹亦何以尚茲

霍光立朝勳業原非不學無術者所能爲或因後來不能止妻顯毒后之舉而少之然自古大臣有學者豈終無少玷乎豈皆善始善終乎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目穿望復官劉昌言稱無之劉昌言罷上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射上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季昌武往視皆無之士大夫苟賤取輕人主既久雖眞宗不免於疑至而公清節重德默動上心大耐官職之褒豈特公一身之榮一時之遇而已哉

人臣得失之心重則喜慍不能自禁怨望即從此而起

能耐官職之褒亦足徵其器識也幸劉錢季三君據實而對亦見其公直無私倘從中稍有揣摩迎合之意豈一不關臣品之高下耶然即此益見爲臣不可不加凜惕也

魯肅簡公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氏七廟其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貴戚畏憚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矣

入酒肆必以實告方見不欺子弟不任館閣益見無私

此大臣正身以行道之實事非矯飾也

讀史須看古來治亂之機聖君相際會君子小人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以讀史爲格物則讀史不徒記誦格物更見切實

看歷朝事當如身預其事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是非利弊曉然胸次可以口稱指畫則事機熟悉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蓄爲議論則文章無非政事矣

羅景倫曰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迺可以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

朱子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墜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古人書

歐陽修修五代史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以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裂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

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傳也被召撰唐書於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如此

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耕耨播種吾得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用之介胄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安之念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大蠹惟纘輯聖賢遺書庶幾有補爾此終身負慚於人者也

胡康侯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

夫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疑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辨

情不足則多儀

舊退菴語存云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用者不枉其材教者可以成材尋常語卻大經濟也

魏樂吾云貪鄙之夫甯遭朝廷之賦削牙齒以齋僧人甯背父母之恩缺溫清而供木像有化民成俗之責學士大夫之家焉得不講明此理禁此習染乎

佉佛之人富者不惜厚貲貧者拮据崇奉實不可解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而不曰詐不易能也

公孫之布被亦儉也祇因平日不免於詐故人不曰儉而曰詐素行之不可誣也如此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於老子虛無之道

老子之書亦有可錄者如保身章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強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金玉滿堂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保國章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治大國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也

此老子言之醇正者學者守此可爲淑身之道仕者知此可爲治世之方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之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如爲

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恩之盛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剋覆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平爲福有餘爲患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以上數則情理透切豈可以其爲莊子而忽之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之不常以亂其常如麋鹿食蘇則因謂民食粟者爲非眞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縢防盜者爲盜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因謂文采鐘鼓爲無用於是乎混而一之謂是卽非非卽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理盡絕於是乎又復引而神之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爲天下之至人嗚呼此誠亂世之書而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

莊子放蕩空虛易以惑世者不少此特就爲世所傳頌者指其蔽害俾學者知所決擇耳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歐陽子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

正理世無復知於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閒溢出而爲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黜老聃爲知屈而不知伸黜莊周爲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漢唐以來學者自相背馳宜其不見稱於當時也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指實其小疵者曰以其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

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失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蓋僞者人爲之名非詐僞之謂也殆亦類於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眾罵其意若曰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說專主於習而不主於性遂至墮於一偏而不知其謬不然何至以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爲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敎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强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楊子終篇稱王莽勤勞過於阿衡是尙可齒善類耶而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耶又曰倥侗顓蒙盜於性情是竟不知爲物則秉彝之理矣又曰學行之止也言之次也敎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知思辨爲先而雄以行先之學不厭敎不倦仁智兩平之事而雄反以敎人又次焉言果可以爲法言與

愚嘗謂孟子之論體於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之論止於事故不能知孟子之醇楊子當正論已明之後不過掇拾諸論以盜名故雖溫公之醇厚終爲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預正統等而世亦終不謂操爲西伯謂雄爲孟子也

楊子實無可取而爲害滋甚誤人不淺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爲三敎蓋亦六朝流習耳迹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何以忘謗曰無辨問何以止怨曰無爭所著中說雖不足以擬論語揆之理勢非漫無所見也其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無爲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敎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然後有倫理以趍於治太古何嘗有治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爲則下亦烏能自足耶

文中子其言中正平實有裨治道朱子亦謂其於禮樂文章有裨世用惟將秦漢以下飾做三代他便自要比

孔子自敘盡是誇張耳末段所云原非確論在諸子中猶不失爲有學之儒學者當知節而取之也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楊知崇尚孔氏而未知其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誕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聖人所稱者管子耳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熟復而條列之如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

管子之政至今多有可行者不僅不動兵車而一匡之功也自後紛紛貢其不死子糾而孔子仍原情而許其仁焉學者無貢其短而滅其長也

賈誼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等疏平日雖舊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與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眾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也以誼奇才得爲典

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至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天下耳

賈誼論秦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卓其謂天下向秦冀得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處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向風也子嬰之世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倘二世能反秦政天下或可未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常道論也

劉向說苑其中多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然其指歸皆出於勸善懲惡翼扶世教雜事五卷警戒居多雖不盡純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遠矣後學亦不可不觀也

所論賈劉二人皆審當日之時勢而揆之義理足廣學者識見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如曰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如曰求己之所有餘猶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急則飛疏則放心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子掩目巨夫披之而曰逃可乎哉問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長短數也運數非人

力之爲也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則不忠不曰吾君不能也不我識也言無益也或不盡忠進忠有三曰先其未然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

汲冢周書出於汲冢類兵書又類周誥與今尚書全不合似戰國人倣而爲之文亦涩而不可解有二條最爲明切如曰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吾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吾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吾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積貯備荒後世率視爲常談此所言倍見警切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寒所迫何所不爲父母妻子不能相顧此至情至理非以駭聽也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尊在慎威

三語耐人尋味於治道有益

韓公讀墨子而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尊孟者也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子防其流弊而韓論其本心歟

墨子兼愛猶有仁者萬物一體之意與爲我之楊子不同但孔墨之比究屬太過孟子慮及後來之弊故闢之一原其心一防其弊至當不易義固各有取也

太史公作老莊傳卽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爲其勢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勢不得不以法繩之老子之無爲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術莊子寓言破壞尊常其發於口者已無忌憚以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處於不得不以法繩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

老莊惟太史公能窮極而言之可謂卓識矣古史於老子列子之贊別有議論幾以孔子與釋老並行是何言與

老莊清淨無爲與申韓慘刻原係分道揚鑣今推其因偏爲患方知老莊之不能不流爲申韓者亦勢也益信古今學術惟中正乃能無流弊老莊申韓究別爲一端而非聖人之道也

國語起穆王伐犬戎訖越勾踐事吳分國以紀謀議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順逆之類其文宏衍精潔章昭注謂左邱明作述其事未知果否惟事必稽典刑言必主恭敬周

衰之祟虛邪說一語無之是足昭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芮良夫謂利當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之六經正不俟厲王流彘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思聞則多矣其臣趙衰行年五十守學彌惇悼公之幼事單襄公也立無踐視無戲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有不學而可以爲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伯者尙知言學尙知言動不苟不涉空談信乎實學之足貴也三條乃國語之最關治道者學者仕者所當擇而從之也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孔子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孟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其義如此

學不可以已也靑之出於藍而靑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矯揉也木本直而矯揉可使曲見人不可不學以變化氣質也

學能變化氣質有得於性相近而習相遠之義

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闕也

有治人無治法人因此語竟謂法可以不議皆蔽也此論足以救之○此荀語中最純正者有裨實學實用方望溪刪荀子而存此今附錄焉

呂新吾去僞齋文集鈔　名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明隆慶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卒贈尚書

謹按學所以求得乎道也道統物我學兼知行成己卽所以成物自學者不求明乎此不求行乎此故不墮於虛寂卽流於迂腐因學之無用遂以道學爲詬病此亦大不可解者也甯陵呂新吾先生胞與爲心才優利濟不欲標道學之名而所言所行皆有裨於吏治風俗如實政錄明職刑戒閨範呻吟語等書余節錄之并入諸遺規中今讀其去僞齋全集凡書牘

奏疏以及論學論政一宗孔孟程朱之心傳直指世俗之病根人閒之鮮有不憮目而醒心者是不言道學而無非道學之精液者也噫學者惟患不能有得於道耳果無愧於道學亦何負於人而輒爲詬病耶錄此以告世之有志於學者

事關軍國三公會議推心置腹各盡所長不惟公誠足以服人亦且問察有益於己三公曰公示無私也三孤曰孤示無黨也九卿曰卿示無瞞也

識人尤爲第一虛公最是難事當事者往往以附己爲賢殊不知附己之中便是辨人品一大題目夫附我者非必行賄也我喜訣則人以稱頌爲附我惡訣則人以彌縫爲附我有所喜則人以薦引爲附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爲附我有所欲行則人以將順爲附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爲附此之爲害甚於行賄能不爲沾沾照照口言卑辭者所中乃可謂之無欲無欲而後能辨人材

世途多幻人心尚詐聽言用人者均不可不知有此數種也

立法者不爲一己恐他人未必皆我也不爲一時恐後人未必皆我也事若難行不早變則遲變不明變則暗變諸裁省之類過於苦節者一切再從寬裕則鼓舞從之矣更人行之法變難行之事遲早明暗開卯有一番權衡有應裁省者宜從寬裕方可久久遵行不然朝更夕改徒滋弊擾

君子之愛其身正以愛國家也彼小人設四而之伏爲一網之待其計甚工其禍甚眾而君子又疾之已甚自處甚疏非爲世道愛此身也姤之待初六便繫於金柅憂深慮遠矣若有金柅何可弗用弗用則小人道長至於夬以五

陽而決一陰健可矣決可矣猶曰健而說決而和妙哉聖人之所用也若壯趾壯頄斷斷乎其不可耳然非深險設機穽也剝之五六剝我極矣而猶寵以貫魚意曰苟肯同心何分胡越恨吾不能化小人耳

愛其身以有爲不爲一時忿嫉之行此與貪戀官爵者不同可謂善讀易矣

以孔孟學術建伊周事業即以步步體驗爲在在講究揩身心性命於天下國家始知四書六經乃道我胸懷於百世之上天地民物乃布我心力於六合之中一而分之非

二而合之也又安忍棄越吾民痛癢不相關哉

經書原道我之胸懷民物原賴我之心力學不徒學仕不愧仕矣

居官者往往於閒曹冷局拉友攜觴登山臨水課鳥題花悠悠歲月以爲清流不知忙中施設正在閒中料理天與我以得爲之時而自失之以貽到手蕃扃之悔可爲惋惜所諸同志努力惜時另作一種功課與其清談作高士不如喫緊作忙人也

官場中原有以此自負高雅者呂公以爲可惜誠可惜

也

司勳員外顧叔時上書指陳時事切直左調刑桂陽軍直名偏於中外同舍郎皆壯之叔時曰吾何樂乎是上臣顯君其次不潔名吾不善納約以成天地之量而貽君之過以博直名吾何樂乎呂叔簡曰厚哉叔時之言夫名者行之標而自修者之所懼也君子不趨名亦不避名求以稱之耳始叔時未嘗名人不於叔時求備今海內皆知有叔時叔時何以繼之毋亦以告吾君吾相者而反之身俾人常不愧要子出常不愧朋儕乎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言繼也執德之念不可以不恆也往者言事諸臣即一時犯忌諱遭譴怒異日特下徵書蹻通顯非貴其言使實所言也有如召還叔時且辜以暴夔稷契將何以應悉民艱熟世務明體要審機宜辨人品維世教皆所以爲應也故用世之學不可以不精也叔時勉之無俾後之人曰此君僅僅氣節士其氣節也又僅見一疏同舍者且惜之矣

以言事獲罪者原宜反躬自省及其起用尤當循名責實叔時之愧呂公之勉兩得之矣

自大學之教不明而仕與學分爲兩截家食之所誦讀與

官常之所施設理雖無二事則不同夫用世之人明習世故練達朝章大之而政體之低昂紀綱之張弛風俗之美惡邊防之廢修人情之向背錢穀之盈縮河漕之通滯鹽法之調停宗室之操縱吏治之汙隆人才之邪正民情之苦樂宦豎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機括細之而古今名物禮樂刑名等威器數與盜防奸文移簿書之煩繁文武官吏士卒之增損徵解清勾賦役保甲之利弊此非不急天下者之所留心平天才貴通不貴執事貴習不貴料故問不厭近綴考不厭龐雜學不厭屢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

專在方寸開筆楮上矣儒者之急務不專在談性天講理氣矣

何事非學何事可以不學平時事事能學尚恐仕時不能見之實事況不學乎

理可心悟而事難心悟理可一貫而事難一貫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生不見泰山而能圖泰山景象生不見墳典而能誦墳典故實聖人能之乎夫古今事變名物宇宙人情物理童而習之白首不能盡如識商羊辨蝮實必先問童子之諺防風骨肅愼矢必先讀夏周之典假

令問孔孟以四海民情士俗萬古因革損益必不能憑臆以對若欲周知豈得不學以是知發憤忘食好古敏求未必不涉歷事務未必不理會前言若視爲粗迹不屑留心喜釋悟老了性明心而欲成堯舜之事功難矣哉

聖人原不能廢學此實理實事毋視爲聖人謙詞

君子之交以相益也與人處而不受其益與人處而無益於人茲二者友道之恥也

自求受人之益并求有益於人可云不負友道矣

巡撫者巡歷所部而撫字其民者也監司愈肆民安得撫

郡邑貪殘或庸懦不事事民安得撫寇盜劫竊民安得撫農桑荒廢民安得撫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者無依民安得撫冤枉不伸民安得撫義理不明於學校風俗不美於鄉黨民安得撫甲兵不足以城守保聚民安得撫困於興作而窮於斂派民安得撫積貯無素蠲賑無術民安得撫冗役冗費不裁民安得撫吏卒縱橫民安得撫訟獄繁濫淹繫株連民安得撫飭虛文以襲實政民安得撫鳥獸草木失宜民安得撫所貴巡撫者日夜焦勞求得此於民耳得此謂之稱職失此謂之失職巡撫之官其難若此豈以扃

輿八人斑刀數隊三司側席六部平咨大蠲前驅多官後擁生殺有旗牌之重開閽震金鼓之音批詳準狀稽簿行牌而已哉如是者其誰不能故人皆豔此官正謂此官如是而已矣不難爲也非所望於有道之士也

備言巡撫之難可見人以巡撫爲可羨者正其可畏也一切中近時情事利弊卽以此作巡撫箴可也

朝廷謂民之不安也而設州縣衞所文武吏謂文武吏之貪殘昏惰也而設府謂府同眼也而設三司謂三司坐食也而設兩院兩院者督百司庶府以撫民則必率百司庶

府而訓誨啟其良心示以寧職申之規條信其約束先假辭色以欵動之披其情愫以感孚之其慢而自是者教而不率者浮而不注意者惰而不務者才短而知慮不足者庸輭而爲左右所用者識昏而爲左右所蔽者喜事而擾民者侈大而耗財者鑽刺而走邪徑者諂媚以悅上結鄉者多私而庇護僚屬者傾險以害人者貪無忌者酷刑不當其罪者徇請託濫優免厚作興廣餽送喜建造而不恤百姓之生死者毓詩文喜應接廣嗜好而民務一不介懷者則嚴法紀以震慴之擇其最甚者參究而拳問之時巡以悉民瘼畜間以課官業密察以寶吏治必行以信人心而司道者則所恃以代吾者也正己以服之積誠以感之婉辭以規之時考間以警惕之掃一切虛文省一切靡費絕一切饋遺戒一切奔走無廢法以市恩無徇情以避怨無借安靜名以養極敝之禍無生喜事心以開難塞之竇總之化行俗美事理民安一息無懈三年有成而後於職無愧嗟豈不難哉

有病有藥能張能弛未仕之先有一番講究仕時方有一番措施不可視爲空言也

慈母之撫其子也自初生以至成立夙夜皇皇無令失所其孰教之其孰督之慈愛眞心根於天性雖欲不然不可得已豈以士君子撫養斯民不如一婦人哉無其心耳所望朝夕孳孳此心以宇宙內事任之兩肩以萬物得所期於實效俾二帝三王學術稍試於躬行唐虞三代風光略見於今日此儒者一快心事

有眞心斯有實事說來如此明切不同老生常談

近世以在內曹郎在外司道謂之過路衙門易於藏拙可以西湖了公事紙上作終南者由君子觀之抱關之吏更

滿未交馬走之卒羈勒在手得失利害不得委之他人何乃方面大臣提千里封疆專一路榮枯卽使此等康莊容易信步何忍以此身作世間馬能爲有無之人哉

居官者幸愿康莊循級推遷便視爲宦途通順不知可曾循得實實平心內間於職有忝乎否也

俗套務去其甚實效務見其成以課吏爲安民以除害爲興利裁無用之簿書文移詢民間之弊俗隱痛旦夜拊摩而疚劑之此之造福眞是無窮

家食人見啼飢寒者於其前豈無惻隱心不過解衣推食

施其所餘而已雖欲舉溝中瘠而全活之其勢不能何也無其藉也伊周事業惟吾輩能之而俾天下蒼生各得其所者伊周事業也今之搢紳滿中外矣談及世道輒詆之曰吾君嗟嗟吾君之所不擧肘而聽令便宜及三令五申責成吾輩者豈少哉

知其應行而不行輒委之曰吾君其負君也實甚

古之聖賢會天地民物爲一身不曾視卻天地民物摘出此身作自家另行修治而今學者起念便覺天地民物不親不故與我無干不痛不癢與我罔覺聚會講求不過理

會古人多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細索無了無休此人卽置之廟堂只可作一迂腐之儒坐鎭雅俗了得自家耳

朝夕所講究友朋所談論皆無關於民物此等自了漢所學已非安問仕耶

萬稷饑溺之心伊尹滯中之約都是肫肫其仁之念平居滿腔到手自流不是臨時旋安排强推布衣居之求義求此也大行之達道達此也此個念頭大家埋沒已久而今卻要發揮出來洞洗得淨將這一點不忍人之心栽培澆灌觸處擴充若決江河有了天德不怕沒王道有了美意

不怕沒良法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世不太平只是吾輩喪失此不忍人之心而今學問正要擴一體之義大無我之公將天地民物收之腹中將耳目心思措諸天下消盡自私自利之心力持公己公人之念道是眞實有用之學

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卻露許多形迹費許大張皇轉恐於事無濟

心雖無他術則不善無學故耳

中外仕途之病有兩字曰私曰僞夫六合皆情緣惟大小

衙門爲秉公持正矢心天日之地今乃借得爲之勢以結大小之懽是曰私庶績皆賴政國民利病所關而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應世態網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若謂當然是曰僞此仕途之賊而斯民之蠹也

已仕未仕者熟復此語有則改無則勉便是切要功夫

貢在政績

吾人講學須知所學何事自十五時便入大學所講者聖經一章耳儒者之教以天下國家爲一身其格致誠正也

欲端一身以爲國家天下非莘野磻石專言耕釣阿衡尚父方講治平作兩蔽之學問諸子問爲政顏淵問爲邦何嘗不有志於用世幸無曰我今沈淪便以經濟爲諱也般浩以蒼生自負房琯以經武知名一出猶作敗局有如緩急之際艱難如足食足兵重大如安邊治河種種不可悉數當事者問我委曰不知柄人者用我委曰不能可乎夫任聰明不可以當盤錯旋安排不可以應倉皇此周孔所以寢食俱忘夜以繼日且思且學也

爲學原期世用偏以用世爲諱不一講求有用之學學所以日非而仕益不可問也

植節概於兩間流仁恩於萬姓委榮華於中路貽清白於後昆是謂仕途四美○貢薛氣以陵人借貸交以復怨受私賕以謁事滅公道以營家是謂官門四凶○民飢而我粱肉如茹荼赤民寒而我裋褐如披荊棘民愁而我歌舞如聞啼咽民勞而我安閒如在恫瘝既云父母與兒女同甘苦若痛癢不相關此何異於路人○張者橫行弱者吞聲眾者譁怒孤者閉戶巧者多機愚者受欺富勢者通情貧則貧賤者喪氣乃知有司開輳寬柔善良之憂天若無

雷霆霜雪萬物不榮不結仕箴

仕箴四條句句懇切其要不外於視官事如家事體民心以己心而已

天厚我生於我何私斯世斯民悉以付之世道人心狂瀾頹廈付我挽回付我支架民生憔悴愁苦困窮付我生養付我輯甯濟世安民本吾性分況受君託俾之克盡養以俸薪榮以爵位豈以文章令我富貴我自點檢稱塞幾何食浮於功一飯爲多如何入官此心遂縱志得意驕惟知尊重旗旌鼓吹數里揚塵奔走百司饑困千人筵設庭陳

綺靡豐潔但恨弗精簡憐膏血心不念民口不談政養交市恩論資計俸飢者汝飢寒者汝寒爾自爾民我自我官職業伊何此心難昧官豈不顯家豈不贏國民兩負肥得此躬以智以力猶足自全天鑒有赫子孫可憐我言雖激我心更切慇懃吾黨慎無樂聾公署

堂矣上帝生此烝民無計畢安乃作之君猶理難周張官置吏布之寰區期於博濟吏也無良富貴是圖知有身家罔念一夫巧悉漁豺疏遂淫暴閭閻愁歎莫敢控告濫訟淹獄惟此牖盲豺狼豺狼孤鼠盈庭昏惰者流叫於安靜萬姓死生渾如醉夢謂安民故建此多官官滿天下民益弗安載設藩臬糾察師帥今也顧忌一崇寬大哀哉蒼生何以自存明王震怒爰命憲臣衣以豸繡俾之持斧深濬風霜稂莠是去豪右落魄貪殘屏跡山河搖動乃云稍職避今日怨樹他日恩興此一念天日監臨有赫臺察長厚是尚激濁揚清僚友復誰望我冠我裳獨異朝紳振揚風紀所願同人

振揚風紀歲

帝王八簋公侯四飯菟首瓢葉君子酬獻今人燕饗方丈崇尺至愛眞情豈恃酒食飯過三餐誰有餘腹饌過五鼎誰能食肉言及飢寒余不忍聞一凡之費可活十人儉爲養福施爲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

宴飲歲

誇張盛筵日甚一日此士夫惡習仕途尤宜戒此非僅惜福且以杜貪

天之難回固也協衆力以回天豈無分毫可回乎傳舍之類也過客不問主人不問通衢之鼎也來者不拒去者不拒無可奈何四字忠臣孝子所不忍言事在應行勢處難挽公卿以上果能夙夜靖共無泄無沓人人各修其當爲之職業各滿其得爲之分量未必無分毫之補也

衆擘雖云易舉心力恆慮不齊官場重遠之務以觀望而坐廢皆此類也

古人云用刑如加諸身用財如出諸己

視用刑如加諸身決無濫用之刑視用物如出諸己決無不節之費願書此二語於座右觸目知警也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云荒可不救正欲備荒有善政耳又云荒政不講於荒年救荒不救於將死

因古人救荒無奇策之語遂有以荒爲不可救坐視而不救者不知正惟救荒已無奇策不可不預籌備荒之

善政不待救於荒年亦不待救於將死益信備荒爲養民之本務救荒特臨時之補苴耳

未事時自信常十分臨事時只做得三分蓋事莫難於當境欲於窮居信行義只是信理不可謂之自信也如自信必欲爲善必不爲惡而當機臨事未必果善而無惡未試之空言何可遽信耶

平時立志要做好官尙未知臨事能否如何益見學與仕相資不可偏廢也

無目之人耳專於聽心恆靈而聽更聰古來矇瞍多爲樂師師皆有相後世樂師不用此輩其高者弦歌謳唱用以樂賓娛耳猶足自存下此則流爲乞匄沿富貴家以走衣食人尤賤之或衝突於車馬或顚仆於溝渠見者不一引手不一傳聲甚至僕隸下人得而挺詬之官司以爲棄物熟視之若無覩聞矣孔子見師冕告以階席所在何其殷切見瞽者雖少必作其矜不成人何等惻怛士人讀書至此最宜養其仁心擴而充之所謂爲天地立心萬物立命也士民遇此宜加憐憫而引掖之若懵然罔覺全不動念皆得罪於天地者也甚至村夫愚人欺其無見坐視而玩

弄之挺詬之俗之薄惡心之殘忍可知矣

矜不成人良心也天理也亦王道也聖人所重人多忽之官司父母斯民而不以此爲事既不籌救濟之術絕不生憐憫之志亦有忝牧民之一端也

先慈性躁急病目失明四載無所見輒以頭觸壁號哭不食者三日眼科調治曰目忌火動急躁若斯何效之能臻余莫知所計乃召瞽婦弦歌以娛之積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辭窮則更其人或命之說書衍唱前後代故事遞近名絲咸致之如是者歲餘母性漸平其日候於側者五婦

居吾舍歲纔食死而葬吾土焉先君有三婆二婦無令入門之戒至是亦曲體子婦情莫之禁也由是賢孝古人僕婦女奚亦能悉其始末矣先慈沒每生辰佳節獻以家食思其所樂則奏倚西樓一闋絃而不歌寄余悽慘云

如此慰失目之親療耄年之疾一腔誠孝可師可法祭日奏弦禮以義起事亡如存也

余每念先慈失明之苦見失目者乞食惻然憫之給食倍於諸匄童男則爲築舍養一瞽師令之說講卦卜更爲輯子平要語及勸世歌冊使教習焉女童則以屬瞽婦教之

弦歌余爲置樂具待其能自衣食則就其相宜者配爲夫婦聽其所之不致號乞余參政濟南時曾行此政於郡邑翕然成風云

因母失明而爲無目之人極言之句簿及資生之路以教以養俾無失所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絜矩之道也事載實政錄歷歷可考居官者盍推而行之

夫不能無有餘不足者天地之數也調有餘不足而均之者聖王之政也斂衆人之不足成我有餘富者之事也損

我有餘益彼不足者仁者之心也唯彼窮黎安得富者皆仁安得仁者皆富乎大梁阮生富而仁者也嘗曰先人以貨財貽後世而外物長物也吾人安富而能散此阿堵中物何爲耶三族堂兄病而貧者以地畝給其朝夕沒之日給杉棺贈孝布兄子沒亦以杉棺厚葬之郡之貧者歲給衣食有差舅氏耿死無子養之終身葬如禮諸耿氏子皆爲生計無令失所先娶劉氏繼娶周氏俱卒其父母貧皆養之如妻未亡時終其身恤州里之不能婚娶者數十家不能葬者爲立義冢每冬施棉衣歲大疫施藥給棺大

歉輸糧至二千餘石當事題旌府吏索錢二萬乃爲請院司生曰吾乘利而取名弗爲也厚學校助修學工給貧生進義學延師訓貧家子供館穀河決工隨輸銀數千以代夫力當事旌之生平負意氣義不當與一介不與人咸曰是嗇夫也其輕千金者好名耳予曰一介不與近嗇乃并其與千金而少之乎使中原有生百凶年無饑歿矣吾欲以名予人如人不好何博施濟衆孔子以爲難非不以爲貴也有人爲出溝壑數十人而生之孔子亦嘉與之不置矣夫財寶物也分於人而難偽名虛器也出於口而無窮

彼以寶費得虛名人以虛名獲寶濟吾何爲而又少之耶將視啼飢號寒人若充耳而後爲君子耶吾因阮生而論之以爲世之富而能仁者勸

以施濟爲行善猶慮人不信從若并斥爲好名人惟有相戒不敢行善耳幸有濟人物力又有濟人心願而使之有所忌而不敢爲轉爲牟利嗇夫守錢虜所藉口世道風俗不可問矣

余作原財論謂生之者六耗之者十二六者何曰貙荒閒乏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移之民曰當

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罰曰絕倡優之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僧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非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世其文不傳

行似不耗而實耗似非生而實生者官場習爲常套未計民財損益玩此名目可以知所警省矣

世之病講學家者其說有二曰僞曰腐僞者行不顧言腐者學不適用噫吾之言然而行不然是吾言世之射的也

曰墜天花而試之設施輒不濟是吾言世之途轍也余爲此懼不敢以講學自任惟以無學自修廣地有楊啟昧者其學主良知一派聞者疑信參半余曰公之學實學也行用之學也其家庭悖孝友之情鄉黨成居閒之美義所當爲不愛千金難所欲急不負一諾所過勸各士紳輸粟千百顧即於所在儲之以備大祲列社學科條以養蒙設敬老約會以勸孝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心懇切懇至其所口說皆其所躬行者也僞乎不僞乎有救荒一疏惻怛回天三宮出金錢數十萬全活溝壑人不可勝紀京營措置

振刷優恤纖悉洪鉅罔不宜時官軍鼓舞感激數月改觀都人士謂從來所無其小試施爲俄頃建樹便足風當世意後來腐乎不腐乎啟昧即不講學已於行與事講之矣況以斯道覺斯人又如此決非僞腐之儒假元談以自標其門戶者也

楊生以行義濟人爲學正所以救僞儒腐儒之弊猶以僞學腐學少之將不行義不濟人者轉爲不僞不腐乎

呂公就楊生發此論喚醒當世學者

人知異端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馳浮詞以亂眞或執偏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徇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以此行其所學亦足爲患於天下後世故有異端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異端之異端眞非也其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求道者不可不辨

王心齋每以樂爲學此等學問是不會苦的甜瓜入門就學樂其樂也逍遙自在耳不自深造眞積憂勤惕厲中得來孔子之樂以忘憂由於發憤忘食顏子之不改其樂由於博約克復其樂也優游自得無意於懽忻而自不憂無

心於曠達而自不悶若學有可樂還是乍得心著意學樂便是助長心餘何而不爲猖狂自恣也乎

猖狂自恣以求樂此吾儒之異端害道卽以害事事事有實際言言有精義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今之學者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繫眞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已可哀矣又質質昏昏若癡若痴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舊述之人不盡皆有學之人有名無實者每遇事而氓儥非學之故所學者非也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談闊論儘似眞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迷悶無一幹濟之術可歎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辦得三五分苦全然不理會只似紙舟塵飯

無學不可以言仕其似學非學者亦無益於仕故實學爲要

宇宙要大家撐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力集而人心齊也若以一木支大廈工師方自極力而羣工袖手旁觀有笑其迂闊者有譏其喜事者有幸其敗者有躬其咎者有妒其成功以形己之短而害之者甚者不詠羣工而誅工師嗚呼誰復肯作工師哉推奸避事者無罪固享安靜之樂慮患扶危盡忠反獲羣擠之禍夫富貴利達全軀保妻子人所欲也而又有以驅之習嫻仕宦勞心殫力人所甚不欲也而又有以推之天下事其何賴也

惟有學問人識時審勢見之眞踐之熟乃可語此若率意算謀晉事見長者又當別論

爵祿恩寵聖賢未嘗不以爲榮而重之聖賢非以此爲加損也朝廷重之以示勸而我輕之以鳴高是窮君鼓舞天下之權也故聖賢秉禮守義雖不以爵祿恩寵爲加損而未嘗不榮之重之以行其濟世安民之志廣其民胞物與之量更以示天下帝王之權之可重此臣道也

士之不遇者每云無心仕進而人亦遂以此重之無論其非果忘情爵祿也卽果爾亦何補於世道乎士人量

而後入可也秉爵祿以鳴高則不可也呂公以此爲臣道可謂得體

引經有斷不章而取他義者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言敬也而大學言止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書言非家於國而孔子以家爲國言何嘗有定惟其理而已余讀六經每觸類而通其似焉隨事引用久而成帙株守者以爲非其歸指苦以爲此明於窮經而固於引經者也窮經者因聖言而探其心融絲牛毛通眞矣而猶懼其疑似引經者借聖言以質其義海闊天空破界矣而猶懼其拘泥故

能窮經則理精能引經則理暢君子觀於引經而後知一貫之道也已

諸書中引用經語不能別介經生家疑其不類而難解今云引經與窮經不同窮經必剖其精義究其指歸引經取其理之可相通故窮經患其疑似引經患其拘泥可悟治經一貫之道

六經節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矣

六經天地萬物之史也天地萬物六經之案也而總奇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綸也

經即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即經之案則六經非空言矣道以聖人之身爲輿以言爲綸則六經非聖人不能行不能明矣立論似新其理甚確

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巢由披髮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凝勤拾涅槃除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厚言行爲士首

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教蕩然無存矣宜自吾儒經史外諸諧奇高遠窈冥妄誕言悉付諸火其庶幾乎

六籍載道之器也天地神祇在焉千百聖賢在焉君師資義在焉尊天地聖賢重君師道義則必尊書重書尊書重書則必裝潢而整齊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腔不敢苟之眞心重此萬分不敢褻之法物今也細帙錦函牙籤犀軸以之陳設之玩好而不以貯切身有用之典籍手所點校者亦不收藏有揷之牀頭擲之坐褥者有面無題識或破碎無護殼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汗濁字不可辨者有

半在南舍半在北廂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者有宋元善本卷册爲部而半障窗半覆瓿半在婦人篋笥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戔戔冠博帶之備而踐踏若此語曰匈惜瓢佛惜鍳非此物足珍生所藉也士子誦讀經籍方資以增長識見陶淑身心變化氣質致位公卿榮及祖宗澤及民物豈止瓢鍳而已乎僧道於佛經道藏縠以衣所不得之綾紈厨以爲鼠所不到之簡篇每誦讀則盥手焚香高吟莊誦如對仙佛是僧道不褻視經卷士獨褻視聖賢經籍也士無天道矣

讀書人不愛惜書籍隨手委棄任意踐踏不但忘本負心其暴殄天物亦甚矣

白大笠下明學術日非學者牽氣質用事以俠烈爲節義如漢末黨錮諸君皆未聞大道而張儉則節義之賊也孔門之訓邦無道危行言遜又曰默足以容明哲保身此時中之道也身當濁世蹈危求名高自標榜互相引重而又非毀朝政指斥時權俾公卿以下畏其譏貶屣履盈門忌之乎愛之乎性分當如此乎職分當如此乎此黨錮之罪案也既欲樹一世之名不應愛一身之死其時恥不與黨人則有皇甫規罪不逃刑治獄考死則有李膺閻韶歐毋自往請囚則有范滂此賢知之過未聞大道也乃張儉則逃竄如兔鼠望門投止牆可踰穴可藏苟活偷生以容留儉相逮而伏重誅者十數家以蹤跡儉而收者幾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孔褒一門爭死保此召殃取禍之媒何爲也哉夏馥聞而歎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及黨錮禁解儉乃歸家覩面猶仕於朝終衛尉年八十四而後死所謂節義者何在故曰節義之賊也岑晊之逃賈彪閉戶不納公孝要君致斃自遇其咎豈可容隱此未必無所見也夫朋友之誼平日以道義相切磋以中正相規勉罪不受誅則爲之急難可也爲之容隱可也自作之孽素昧平生何至違法犯義以從亡命甚矣道不可不明學術不可不愼也

漢世黨錮之獄被逮多人賢愚不一死亡相繼一時舉國若狂咸以賢人君子遭黨禍之變反詆官法之過當延及後世竟視爲仗義勵節之舉無不惜其死而幸其生呂公指其起事之非義以張儉爲節義之賊赴死者未聞大道氣質用事賢智之過此持平端本之論不但

有關於學術并有關於治道後世士風日澆民俗日刁法嚴聚眾律禁抗官究縱逃究竄匿省株連寬餘夥惟以事理是非情法輕重爲權衡其是而輕者法不及眾非而重者黨惡難逭無非使人皆明理守法以庶幾遠於罪戾耳以理之是非定法之寬嚴爲學爲政正宜講究乎此也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人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友今日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之志

朋時之所講求正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欲遽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不見光武也得既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恐道理不當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君臣大義不宜矯異以鳴高如以與帝相知有素正可言人所不敢言勸行王道帝得聞所未聞有裨世道民生更不淺此一見矣如子陵者謂之高尚則可揆之大義猶未盡也

俗恆自淫而趨僞人恆自拙而趨巧物恆自樸而趨華禮儀恆自簡而趨繁習尚恆自厚而趨薄匪獨近代即周禮唐虞已有開矣其勢然也聖人爲治惟返僞以還淳黜巧以崇拙斂華以復樸約繁以就簡挽薄以從厚其事不多於民不擾而官亦可無多設後世則以僞治僞以巧治巧以華治華以繁治繁以薄治薄不務返本而多官以維持之欲以聚財財益耗欲以強兵兵益疲欲以靖奸奸益滋欲以清刑刑益濫求治愈亟而去之愈遠矣何者吏議雜而自相亂也

本爲某事而設官而其事轉因官而壞官之爲官可知

民受累於官亦可知也

天下之事本無若是之多也惟不當而無實故多焉譬如醫之治病得其所以致病而投之藥故可立效不知其病百藥雜投則醫不勝勞而病愈不可治萬全之利以小礙而廢百世之患以小便而行胡然而行旋復議罷忽然而罷又復議行毋乃爲百藥雜試者與故曰不當也譬如塵飯塗羹可以爲戲而不可以食也今鉤校簿牒往復支離非軫念民瘼之切也藻繢文物務爲容美非靖共爾位之忱也虛增聲數邀求官賞非明試之實也暱惡容奸推求

曲細非詰慝之要也毋乃爲塵飯塗羹者與故曰無實也
因事不常而事多因事無實而事益多推其致此之由
籩其弊此之弊此不可無學也子夏所以有仕不廢學
之論幸毋曰業已仕矣何必言學也
勢利者宇內之神物帝王師相所以維持勢利也國之治
亂民之死生在勢利顧所以操之者何如耳
人恆爲勢所迫爲利所誘遂將勢利二字看作不好字
樣不知利卽義之和也勢卽治之權也利爲生養所資
勢爲名分所在古今賢愚上下皆不能廢呂公勗破人

情充類至義爲此勢利之說實至理非強辭也
天下皆起於利而無勢以禁之則亂百貨積於市五尺童
子守之而爲奪不敢收勢禁之也萬金藏於府片紙重字
封識之百典守不敢開勢禁之也何者利能使人生而勢
能使人死苟不至於忘生則畏死之心勝之矣
或曰勢利若斯之重也君子將趨之乎曰是何言與天下
有勢利而不敢趨何況臣庶臣庶而趨之必亡故君子惟
亡利勢而後能爲利勢主其得勢也行道德也道德不行
而勢土苴矣雖往役爲傭所不恥也其欲利也視道德也

道德有玷而利裘壞矣雖飢寒困苦所不恤也故忘勢利
而能爲勢利主者聖人乎重勢利而毫無所與焉者聖人
乎
天下之利天下人所以相生相養者也天不立君君不建
百官則天下之利蒲羣強歸貪暴豪強貪暴者專其利則
生勢以役羣動而干天子之法貧無賴者失其利則相聚
以求所欲而敗天下之數故利不可不均也天子衣租食
稅以供軍國之需而不專天下之所有建官分職予人以
百有之利而使各有其所有又使之賴有官司以保其所

有雖萬世君可也故曰利當公利當在下
帝王之御世利可公之天下勢必攬之一人使堯舜衣齊
民衣之於市以號召天下而能使之從則無用勢爲矣使
天下賢愚眾算皆無事於紀綱法度則無用勢爲矣故天
子以勢統百官百官以天子之勢布政令以行其德意萬
方黎獻懍懍奉法而一毫不敢肆焉者有操其勢者也雖
堯舜不敢以勢與天下此統一四海平定六合之靈器也
或曰子不語名分道德而語勢利無乃非聖人訓乎曰勢
利者以繼名分而行道德者也今夫名分可以使人死儀

猶不給雖嚴刑不能督將士以犯鋒鏑故高爵重祿厚賞崇榮名分也而利行之也古賢王厚生先於正德饑饉之民而講禮讓訓仁義能使人人爲廉節之俄鬼乎故興禮崇讓好義樂仁道德也而利行之也

凡爲臣而輕君之勢利則不忠聖賢非勢利之所能囿而先天下以重其君之勢利者也故勢利重則君重君重則天下重聖賢不敢輕也讀鄉黨章而知孔子不敢輕君之勢利也

君子見囹圄而加敬焉刑法之設所以憫小人而示之以

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見囚犯而加憫所憫者已犯之小人也加敬者所以戒未犯而又易犯之小人示之以君子之路也以囹圄爲小人之學校立論似新取義卻切司刑者不可不存此意○呂公爲治率以精明行其渾厚觀其所著刑戒及此條所云皆於不得已而用刑之中純是一片哀矜惻怛之意可以知公所學矣知學則知政矣

禮嚴於婦人之守貞而疏於男子之縱慾販夫僕隸皆置婢妾抑娶小童以爲丈夫小節而莫之問而淫嫡失所遍

妻殞身者紛紛是亦禮法之所遺也

國家禁令雖不及此士大夫修身齊家豈宜任情恣肆視爲當然乎

學仕遺規卷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鍾理　孫蘭森　鍾琛　姪鍾璐

方正學遜志齋文集鈔　名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別號正學浙江寧海人明建文朝以漢中教授召爲文學博士參與大政靖難兵起不屈被戮後追謚太師謚文正

謹按明初靖難諸臣殉節以方正學爲最烈考其生平自幼苦志勵學踐履篤實文集中所載論學論志自勉勉人明道濟時綽綽以不負所學爲主雖歷仕未久而卽仕卽學之規模足以式浮靡而端世趨矣

學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初學也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以和賜之物而導之讓愼施扑楚以養其恥敏捷者守以重默木訥者開以英慧柔者振作之强者裁抑之而學始基於此矣

此將孝弟謹信親愛學文合一貫通工夫故曰學之始基也

其成學也立教有四一曰道術視其端方純明知徹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二曰政事視其通明才知者使學爲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馭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曰治經精密窮理篤志不惑而會長於講說者爲之四曰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矣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及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哉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理周室旣衰士不知所以教下不知

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世主以儒生爲無用司馬徽論人才亦謂儒生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夫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其不達世務者必非儒也

學術之徵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此謂利祿之蠹工剽口術詭色淫辭非聖

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意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繳繞以爲新奇鉏齒刺舌以爲師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

道之大端修己治人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修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修己之餘也今天下翕翕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聖人復出將何所施乎聖人所謂道其原爲性命其事爲三綱五常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有以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載乎道豈徒播口舌悅耳目已哉

握定修己治人二事如此而學即如此而仕方是明體達用之學

士不知學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能外此以求道然道不專在是也

聖人之道散之爲禮樂政教法度合之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全備而正大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眾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政於是世各以責之所近爲道慮者以小慧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枘斷穀之車置而不用猶可無患苟責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事者幾希是故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

自視歉然若乎足之不完恆以爲憂則爲善學矣

無學者不任事猶可於世無患學不知道而任天下之重其爲患也大矣

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所務君子不取也世和張茂先爲博物觀其所著講何其異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古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纂述惟恐其

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可知矣身爲輔相視亂倫恃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志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兼善二字道理甚大功用甚廣張子西銘愈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嘗謂讀書者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大本大用咸具於此不可不熟復於口常存於心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

雜書之微文碎義原可不求甚解至於經書中本原大義則不可不求其心得也

食所以爲飢也衣所以爲寒也學而不知所以可乎哉人生而有仁義禮知之性人之學所以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則倫理昏人倫紊矣此人所以不可無學也學有要焉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五經而不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而非善學也

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上下之分學之大統得矣然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子之書以振其氣次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五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審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施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奮而愈堅也

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詞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豐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任則澤被乎四海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非善學之君子哉

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詞以貿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養其家則棄去而不問名曰治經問以經之道則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大位

則惟法律機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嗚呼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如此其無用乎此非經之過學經者愚也非僅學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也

讀經者不僅誦其文必明其義不僅明其義而兼措之行參之於古今法度推之於天下國家驗之於身心民物庶經爲有用之書治經者決非無用之人也

文武之道至春秋之世而委地矣孔子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狠攫虎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喪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捄人之位非聞人之骨肉則

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體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身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藐然自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

讀書能觀世變可謂之經史貫通不止記故實填腹笥也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計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雖操而易縱者情也雖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善治天下者常就斯世可慕可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誇而不自知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不同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

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己不能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己則赧然愧矣聖人爲治寓可慕可恥之器於人所可不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自甚於爵賞非鞭撲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撲用徵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等威章服其大端也

聖人者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病痤

疽未潰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閒果驗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也使遇賢生漢之初必能治其本疾無自發矣

賈誼之策雖不行而其病已驗不失其爲良方若當時有按方而服其藥者雖不足以醫病病亦可以漸減也一年之勞而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而爲數百年之利著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君子利人計百姓不計一身小人利人迹似爲人其實爲己

向於時事不甚通曉獨古聖賢之書若與己意相合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謬加許可因是邀虛聲於一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悵悔交集不敢夸詞游辯靜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篤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

虛心實力修己治人此爲善讀書者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

然道與事非判然二途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

近世文章不能如古非其辭之不工亦非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也夫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於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鳥獸魚蟲之狀而已比之游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閒乎

故聖賢文辭爲今人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
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勦襲以爲說者之淺也
作文言其所懸揣不如言其所閱歷之詳明言其所聞
又不如言其所見之親切知道者卽所見而爲文乃深
造有得之言也以行路喻知道者於作文尤爲明切
文士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學術亦壞奇
怪終不成文而爲險澀艱晦之歸矣文之古者莫過於唐
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
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

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見其
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絕無
奇怪也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
語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所謂奇怪者何所本哉司馬遷
班固之書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文奇者莫如
韓愈而其文皆句安字適初不難曉宋之歐陽蘇曾王之
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亦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
在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猶
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趨徑卒不免入乎荆棘

之場陷狴之居而終弗獲就於大道也
理本無奇理則不怪文尙奇怪此悖理傷道古今文之
所棄乃文之靈也
蓋文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以貫之
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緻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
完章程欲其嚴氣欲其昌理欲其無疵此五者皆文之所
尙而好奇怪者皆反之世之公言所以推此而不居乎彼
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苟造其極決不泯滅有志者
在乎自力而已

理足而貫之以氣範以體裁合於章程不愧載道之文
卽舉業之正宗也
三百篇後無詩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
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
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
知道者孰能爲之若朱子感興二十篇性命之理天地之
道皆昭晰矣有功於世教民彝繫之於三百篇庶幾無媿
斯道也亙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如此方可謂之詩方見學詩有關於世教

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治效愈下此豈天下所望於爲學者乎自知卹陋無可用於時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聖賢之學有以救海內固天下之幸而有志者所樂聞也

每見好言著作者不度自己於道有得與否而亟亟於立言果使世無知道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務其醇疵而愼重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剔磨具見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世有賢者當勸人以躬行爲先一反

澆漓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益於世何必復增浮辭而長其虛誇耶

此爲友人相勸著書立名故爲此近裏著己之論輕言著作者固此亦可以爽然矣末言著作大備大道已明忠在信行者寡與其別有著作以勸人不如勸人躬行尤爲善世婆心救時要策

有謂自歸鄉里所接見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者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望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如此近世士大夫喜高自大嘆曰孤掌有孩撫鄉人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故與鄉人處未敢慢易雖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況邑人不少才且賢者未必無人故卑薄鄉里非君子之道也

久歷官場驟歸鄉里鄙夫鄉人此士大夫惡習亦薄道也鄉人以其居官之後氣概不同不無趨附苟同之態將益長傲而遂非於己有損故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

能言非僅謙抑之謂也

人不可無畏心也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鄙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盈滿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　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開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

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嘗短乎我也然尚有大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界我者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傲之以利欲禮也而或爲嘺慢之所勝智也而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疾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戎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違乎天子受父母之命佩而思之一有所忽則世以爲不

孚臣受命於君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違乎天怠乎君忽乎親此其可畏之大者而人不知畏非盡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受於天於君於親者之重而可畏也使人人知受於天於君於親之重而可畏則起居食息之間語默取與之際事上接下應事接物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惟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日蹈可畏而不止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不知所畏而已矣

人生在世苟無畏心則肆無忌憚何所不爲先儒云敬勝百邪卽此意也但敬字細密畏字悚切敬可貫之賢

人君子難以概責人人畏則統上下知愚皆不可少孔子三畏責重君子就其重大者而言也今推廣其義者爲畏說見天下無人不在可畏之中無事非所當畏之地發先儒所未發有關人心風俗未歸咎於師之不告以知所畏凡有政教之責者尤當知所畏矣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者自昔以爲難蓋古之開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

有甚於治民者聖人之道必體察乎物理人情寬嚴出之咸宜親疎處之得當然後可以教於家而成於國也故刑於家者君子之所宜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

人祇知治國難於治家以家近而國遠家人少國人衆也然門內之地恩常掩義法不能行故先儒曰家親而天下疎家難而天下易士大夫能無愧於家者甚少特有愧與否事在門內人不之覺耳

士君子苟登仕籍乃卽傲宗族凌鄉曲耀衣榮食以爲鄉人苦於是鄉人或私斥其名或公詈其祖或咀呪不欲其

顯鄉評如此官聲可知矣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在鄉黨詳言正色建武初爲左馮翊常過其里平陵門寺門而步主簿云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聚禮與孔子之事以爲父母之國所宜盡禮夫古之明王登崇賢良以爲卿相必於鄉焉舉必於里焉選誠以不能於家則不能於國不能於鄉則不能於天下盡以先其近而重其本也

仕宦歸里縱不能行救急利濟之施豈容有厭惡苛求之事鄉評所在士大夫所宜自返自責也

家語閔子騫問政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執其轡策而已又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敘事之法也納王命制祿賞賜皆掌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善御馬者正銜勒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煩而民順從

孔子有兄子子篾與宓子皆仕孔子過而問之曰自汝之任何得何亡篾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急促學不得明也骨肉益疎也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問宓子

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曰君子哉若人

德法不可偏廢仕學實以相資孔門久已嘗訓而後世猶昧昧或以出於家語而忽之乎故並錄焉

高肅卿本語名楫字肅卿河南新鄭人明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襄

余嘗有言曰天理不外於人情指情之然聖人以人公者情爲天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是故聖學湮聖化窒夫事有本情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則議道而道不喫作之於事可推四海而準通千古而不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天中也者言乎其當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順也皆本人情不遠人以爲道也高拱題

謹按程子自言學由師授惟天理二字乃自己參悟得之以此二字爲宗旨故合智愚上下而易知易從也新鄭高文襄公本此意著爲本語凡考古籌今悉準天理而合人情解經書則透快不死於句下論治道則切實不涉於浮誇自翰銓而歷政府洞澈政本挽回頹風採而錄之豈非學仕之軌範乎

問聖賢作用何如曰參蒼養人用之不當有時殺人硝黃傷人用之而當有時救人惟明之至權之熟參蒼硝黃隨手而用無不濟者後儒學不通方事不達權開口只說參蒼必可用病且急立當一瀉而猶補以參蒼卒斃其人而猶不悟也故聖人不止以救人之藥救人而亦每以傷人之藥救人後儒不止以殺人之藥殺人而亦每以救人之藥殺人也

學須考古證今足以濟世方爲實用後儒泥古於世無濟而且爲害何異以救人之藥殺人耶

問趙清獻之蜀琴鶴自隨其事何如曰此亦務爲形迹夫鶴也驅之則不行舁之則以無益之物勞人既不舁行李乃又舁鶴何爲果好鶴甚則行路不暇玩鶴也既至蜀亦

自有鶴何隨爲故曰務爲形迹者也

有史書傳爲美談而於事理難行者皆此類也如云五日風十日雨又云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此言其風雨調勻耳若果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皆不至破塊風皆不至鳴條於物候亦非所宜此亦書之不可盡信者也

問盈兩生云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

伶淪百姓泰和暨烏默烏隴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高惠文景武而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豈三十年後始行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王道無近功謂業已行之必積漸而後見功未有不行而坐待見功者故孟子有七年病求三年艾不預則終身不得之喻鄧兩生迂談誤人不淺

問孔子以前多聖人何以後乃無之曰打孔子爲之斷案故古多聖人揚雄有云伯夷柳下惠若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惡乎聞豈惟夷惠若無仲尼則湯武之心迹難明惡乎聖跖臧穀之異同難定惡乎仁不知天下謂之何矣後世無孔子雖有其人其孰能識孰能爲之斷案是以未見有聖人也

孔子以前之聖人得孔子一言而定孔子以後豈無聖人苟無孔子爲之徵顯闡幽主持公論孰能定其爲聖人卽有指爲聖人而心不慊公議不廣大人亦無從而信其爲聖人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亦此意也

人皆以國佐爲賢者之罪而孟子以國之得止於卻者爲賢者之功非聖賢剖決十分分曉安能看到這等田地後人雖當極敝必要萬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責故時值其易庸人高枕以爲功時值其難豪傑馳驅而獲罪

時當極敝雖有賢者不能安於其位如宋室諸賢屢被遷謫且來非學之禁千古同慨

朱陸相攻謂何曰其所紀錄皆門人勝之過而二公亦不免各有勝心動氣處夫子來爲已只當虛心以求其是人苟是便當從如其不是不從而已吾苟是便當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見其然不妨再告反復而不聽則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爭辨爲明道先生謂吳師禮云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論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何等心平氣和不惟受益無盡亦自能感動人釋其勝心

愛而知惡惡而知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蕩蕩平平無偏無黨無作好無作惡乃是至公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只一髭髮不似已是別人何如曰但得髣髴以時展對亦可少抒人子無窮哀思卽無一髭髮不似豈眞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況親之影有得其髣髴者耶

親死之後親物向日典思手澤無忘哀慕立影繪像儼見愾聞較之墓穴展拜者當更親切藉此髣髴容儀

扞人子事亡如存之思亦仁人孝子不容已之情也考亭因人求墓銘曰人旣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爲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憑他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美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動容履歷銓之書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意

朱子此論大概爲世之虛美而誣其親者發耳如以寄人子之永慕垂後人之觀感則墓銘亦孝子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其虛美否則仍在秉筆者矣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然乎曰若然則必須還得帝王乃可爲帝王之佐否則學旣不同安可以佐帝王理天下論道經邦宏宣治化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學非有二也後世韋布之士徒事章句無復格致誠正修身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其爲仕也下焉者惟知希世以苟爵祿上焉者亦不過隨才以立功名而格心輔世之業不復聞矣乃不曰吾無學也而曰帝王之學與我不同豈不謬哉

謂帝王經世之學不當同於韋布佔畢之學則可謂韋布所學不可同於帝王而於致君澤民之外別圖希世以苟爵祿則學之弊也大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示人爲學之目昭如日星學者但當循是以實用其功聖賢可學而至乃舍此不務卻只說誰家尊德性誰家道問學誰家知行合一彼可此否鬬口語到底成箇甚

大學之明新猶是渾言綱領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已切指其工夫知行並進尊德性在此道問學亦在此紛

紛聚訟辨駁愈多學術愈歧矣

學不自今日始也堯之所以明德以睦族以協和萬邦其次第如此舜之所以濬哲以徽五典以風動四方齊其次第如此文之所以敬止以刑寡妻以御家邦齊其次第如此而綱領之大條目之細至孔子而始開焉曾子而益明焉而古人之學乃以昭示於後世乃孔曾之說章章也而後世猶有惑焉語誠正而遺恪致韓之所以謬也專德性而遺問學陸之所以虛也而望賢之德棄荒矣

自堯舜文武以至孔曾思孟時代遠隔學術同異閱此

可以知爲學之指歸矣

道無內外無人己自其蘊之而謂之德自其措之而謂之業條目不同同於求道綱領不同同於盡性性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體用皆在其中矣儒家言只要成就一箇是字然是字豈易成哉務以爲孝乃非所以孝務以爲忠乃非所以忠察理不精不能得禮義之中正亦只做得箇題面安能便是

性具於心而貫徹於人倫日用之間非可比對配合一性專屬一倫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仁在於父子兄弟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義又在於兄弟也知禮樂之實知斯節斯樂斯而已是知禮樂皆在於父子兄弟也又云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是義又在於君臣而禮知在於賓主賢者也孟子言仁義禮知後加以信爲五性後儒遂以分配五倫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似矣而禮無所歸乃屬兄弟知無所歸乃屬夫婦夫婦文之謂禮豈獨兄弟有節文乎明通之謂知專屬夫婦益更無謂石曰貫通信則牽合以五性配五倫已鑿悖理以

五事配五行則更謬矣

非仁無以敦其愛非義無以酌其宜非禮無以作其敬非知無以明其理非信無以成其實人倫日用之間無乎不有即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亦特舉重而言非各主其一事於此而不通於彼也

綱常倫理至德要道理一而分殊萬殊而一本隨所在而見隨所事而名凡比對配合皆後人之穿鑿附會或以便於分股作文或以逞其立異翻新書理本明轉以作文而晦往往如此

聖人有爲己之實學而禍福毀譽不與焉聖人有爲國之實政而災祥不與焉

不以禍福爲從違不以毀譽爲進止乃實學也災不可忽祥不足倖乃實政也可謂言簡而意該矣

問人臣有難進易退之節其去國也奚若曰戀官之心不可有戀君之心不可無君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別去遂恝然忘情豈大臣之道歟故戀官者患失之鄙夫也恝然以去者小丈夫之悻悻者也然而戀官者常千百戀君者不十一豈無以戀官之心假之戀君者乎亦豈無以不戀

君之心假之不戀官者乎二者難辨故世每以恝然而去者爲高有道之士殊不謂然戀官乎戀君乎此心惟宜自審自知耳

去位之官皆爲戀君不戀官之言而誠僞難逃公論虛實惟憑自審

余掌國子時幼教屢稟其堂士升經綸有孝行余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夫孝行於家是族之所稱也子之於升岡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本堂諸生薦之也曰諸生於升亦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其行有述其邦大夫之禮之也有述諸生固見之耳曰諸生何由見之曰升生持以示之者也曰余固知升生之示之也夫孝之道大人莫敢當也而發於眞心無能自盡者爲故親在人稱孝惟有愧歎而已親歿人稱孝惟有悲痛而已惶惶乎其不敢閒也此孝子之心也升持以示人得非假孝以取名乎務名已非而在父母尤人心不忍假者其得罪於孝也深矣而顧可尙歟且人之聞人之孝不辨誠僞而輒崇尙之者非眞崇孝也亦務爲崇孝之名者也彼務孝名此務崇孝名相率而爲僞者也而何可以爲訓

今人動將居家行孝之事撰刊送人凡非篤行君子稱有不實不但自欺欺人必且是己非人欲自託於孝名先將許多不是坐在父兄身上種種薄德此正不孝之尤者孔子於閔子騫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於閒士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重孝弟如此已預防末流之薄俗矣

國子先生召諸生而問曰吾之爲教也嚴乎寬乎有對者曰先生寬諸生感德而不能忘先生曰不然吾不寬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嚴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曰不然吾不

嚴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寬嚴得中先生曰不然吾不寬嚴得中也諸生惑請問之先生曰夫寬施諸率教者也嚴施諸不率教者也使務爲寬則固有不率教者焉不亦縱乎使務爲嚴則固有率教者焉不亦苛乎使務爲寬嚴得中則固有當全用寬者亦有當全用嚴者豈不亦寬嚴皆失乎故諸生全率教則全用寬全不率教則全用嚴率教者多則多用寬不率教者多則多用嚴又自一人而言始而率教則用吾寬繼而不率教則用吾嚴終而又率教則仍用吾寬也始不率教則用吾嚴終而能改則用吾寬終而

又不率教則仍用吾嚴也一分率教吾有一分之寬一分不率教吾有一分之嚴因人而施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吾未嘗不寬而不可以寬言也未嘗不嚴而不可以嚴言也未嘗不有寬有嚴而不敢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遺情教無遺術小子固皆當仕有官職者寬嚴之理所當知也

寬嚴之迹最易假借寬嚴之理最難恰好不輕於自信惟重以自責有道者如是至於現身說法卽以此勵同學生於將來尤造就之深心也

周鄙生下齊七十餘城韓信以兵屠之罪不亦大乎曰此鄙生之罪未可遽責信也志在救世安民功不必自己出此聖賢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貫之當鄙生之適齊也信方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向無敵齊亦懼甚矣鄙生假信之威乘齊之懼故一說而下之使非信且至雖百鄙生其誰聽之則齊城之下固信之下之也乃責信而獨勦其功以報沛公使信垂首捲甲以歸信固能甘乎此所以剗徹之計行而齊城下鄙生烹也然則當何如處曰善處己者必先處人若不能處人安能處己鄙生適齊宜

先詣信說之曰齊聞將軍至甚懼將軍且不日下之矣雖然兵家先聲而後實食其願得假將軍之威乘齊之懼以將軍之命諭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則將軍傳檄而定以報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者且進兵未晚於是乃之齊說之曰韓將軍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向無敵勢如破竹雖然韓將軍不嗜殺人所爲多屠戮者爲其拒也君誠能以城降韓將軍必且撫慰之傳檄而定則君旣不失富貴而數百萬之命亦皆得免其爲利害不亦較耆乎韓將軍有是心恐君不得諭故令食其來若其自爲計不者吾且

去韓將軍且至吾亦不復來矣如此則齊城必下於是乃遣報信曰事濟矣齊始聞將軍至甚懼既聞將軍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將軍可傳檄而定報沛公矣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之功也不用兵甲而以威齊下之功尤大也如此則可以得齊可以免數百萬人屠戮可以成信之功而酈生之功亦不爲細不止脫於烹也不惟事勢如此亦天理人情本當如此耳曰信以不忍而戮數百萬人固無罪歟曰胡爲其無罪也酈生賣信激之而多殺酈生固可惡也今必責酈生之罪則信之恨氣自平恨氣平乃

從而責之曰將軍止以不忍之故遂誅殺數百萬人豈不亦殘虐乎信未有不服者若不明酈生之罪而徒責信之多殺豈足以服其心哉此可爲賣人而獵功者之明鑑也

賣備酈生卽爲酈生計畫爲韓信原情卽以責備韓信入情入理委曲周至所云善處己者必先處人讓功正所以立功賣人而獵功適以自殺則千載獵功者之炯鑒也

國家用人胥徒資治亦卽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內外又有士有胥吏下至里社亦各有長

多其等廣其途盡網羅天下之才而用之使天下之人苟有一長一藝異於齊民者隨其才之大小皆入吾之網羅彼其旣入網羅則皆有事於所職不惟願惜所有而又有所望於進取孜孜焉垂死而猶有歉於所期之未遂故無暇於爲亂且等旣多矣途旣廣矣於是而不在網羅則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不能爲亂卽爲亂亦易撲滅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馭世之微機也

賢能在職理事治民可以弭亂未然而潛消其反側之心卽孟子所謂尊賢使能之王道所以鼓勵羣材而收

拾人心之微權皆隱寓於其中矣

天變誠可畏然以此爲天心仁愛人君亦是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則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災流行禍將作必須謹修政事愛恤人民以保固國家則災可無害不然將不可救藥而禍亂成矣此自實理言之可使人君因災而懼也

指天災爲某事徵應原屬幻論因災而慮及禍亂之易萌其理確不可易居官不可忽視天災正謂此也

考察者不許辨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當處被害者亦當爲之昭雪也被劾者不許辨是矣而行私誣人者亦當處

被誣者亦當爲之昭雪也如此方是大公持平之道
赦甚害事有國者亦明刑而已矣刑不清而恃赦則平日之戕戾也多刑清而徒以赦則今日之縱惡也大每見赦後亡命無賴在配所者皆邏得惡不悛一時里閭深受其害是放虎狼蛇蝎爲仁而不計其所傷之衆也曰國有大慶獨加寬恤不亦可乎曰大慶當與君子共之而何縱小人爲也曰易曰赦過宥罪書曰告災肆赦不然乎曰過者無心之誤告卽過也災謂出於不幸者也故赦之又書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夫苟過雖大必宥苟故雖小必刑周

非不問過與故而成赦除也且赦過者無日不然亦非數載而偶一行也是故赦過者雖無日不然而猶恐其少赦故者雖數載一行而猶病其多
赦過而不赦故至論也今云赦過雖無日不然猶恐其少赦故雖數載一行猶病其多更覺懇切
人臣修怨者負國若於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用之亦負國何者人臣當以至公爲心如其賢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賢而徒務遠己之嫌沽己之譽而以不肖之人貽害國家豈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以能用讎者爲賢

可見道術之不明也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於臣道有一分虧欠不論用讎去讎只有私心處便負國也
人臣苟有爲國之心便自有推賢讓能之意如人於有才者則不能容嫌其勝己也超進者則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剛直者則不能容嫌其性氣難相處也這皆任情排去而國家無人幹濟略不之顧皆是一箇己私無爲國之心故也若存爲國之心必且讓他持朝廷幹事那勝己先己及難相處有甚大事故爲國之人苟便於國卽不便於己亦所必爲不爲國之人卽十分便於國但有一毫不便於己者亦所不肯
居官治事一有私己之心便虧臣道進賢退不肯剛負國更甚以此爲道術不明端本澄原之論
偶見一學究壁上書宋眞宗勸學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余書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養成者皆洋伕騙侩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殊可憂也
鄉塾中多以此爲讀書人佳話者學術旣非仕風焉得

不壞有心者所宜喚醒而切戒也

今人不爲聖賢之學則以爲安常爲聖賢之學者則以爲務名也夫聖人之書人皆讀之止許讀其書乃不許講明而身體之與今人不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守分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好進也夫孔子四夫而談帝王之事豈亦好進與此風既久遂使聖賢實學不明於時爲學爲政苟然而已或曰講學者卻又立門戶結黨與罔利文奸壞國家事談大臣事業者卻又勦說以躐進故人惡之爾曰誠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盡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並棄

其金可乎惟當國事者求之以誠鑒別能精收其眞去其贋斯得人爲用若以魚目爲明珠則爲禍大也

所爲所講是公是私或邪或正尙易鑑別倘有言行不符或陽昜而陰非者亦可徐察未可因噎廢食以講學爲禁例也

居官者只於猥取崇高權勢煊赫者則羨之更不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其正色直言簡貶躓蹬者則輕之更不問其守之正不正理既不明氣亦不振輒熟成風奔趨巧媚以爲善宦道等排場可畏也

入臣要以尊主庇民爲心苟有是心惟其所爲必皆有益於國不然則所爲者莫非粉飾之具即奔走不息以爲賢勞求其實皆無有也

終歲勤勞之官還當問其有裨於國民者某事某事方稱賢能所謂考言者必徵事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一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爲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間稱聖君可爲法者禹湯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則啟仲大戊武丁成康而已其止二百餘年餘皆不足觀矣夏啟

之後簒弒累世周至小雅陵遲已甚然則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言治皆以三代爲法不知三代時治者恆少否者恆多不可不考古而鑑別之用爲法戒也

周禮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寬恤而終之以除盜賊王浚川云利之而後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浚而後殺之也然予曰不然也年穀順成即有狗鼠之盜無能爲亂凶年飢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召呼之朋流離餓殍易於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夏民之寬恤者不一

而足而於盜賊獨加嚴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辭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釁端保國家也若謂利之而後除之則何時不然者而獨於荒年云爾乎世有等辺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爲煦煦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飢也搶亦無妨嗟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聖人所致嚴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孱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撲滅者幸耳

飢寒起盜賊乃言致盜之由冀官司撫綏愛養於未飢寒時耳其除盜安民法紀具在豈可因飢寒而弛弛則

犯者更多多則致亂矣事有似可寬原而不宜寬原者此類是也能不株擾良民則幸矣

國家大事一人主之而滿朝皆有異議何也曰議也者可者參者也使果是而舉朝非之是何愚者之多也使果非而舉朝是之是何智者之多也蓋當是時不止識闇莫能究其利害所歸且皆無心爲國徒爭發言相左恐事不可諸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推委而已豈有眞心哉大臣以體國爲心以濟國事爲忠苟濟於國即不曾說來正自何害苟無濟於國爭執何爲今不務事之必成而曰他日莫道不曾說來爲立形迹以圖免己之咎是豈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

莫道不曾說來大臣之不肯實心任事此語形容曲盡矣

人有比德則朝無公論彼其各結腹心各引羽翼則各言所言蒼黃反覆公論何從出

劉晏誅死人皆曰言利也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生怨生則禍起然歟曰非也此正所謂徒以不言利爲高而使人不可爲國者也晏所領者度支之官理財固其職

也且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天下皆欲其廉非貨貨以自豐也其爲度支也使務損下以媚上如桑宏羊輩之爲是言利也乃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搜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用兵數十年效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葉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利於公亦利於私國稱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宏羊輩之爲者何謂言利也夫以理財之官爲言利是理財之官不當設也居理財之官而能舉其職者爲言利是居理財之官者不當舉其職也

晏功名日盛眷遇甚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輩者乃忌之非爲聚財而爲民所怨也至其誅死也則因昔嘗奉詔拗鞫元載罪狀誅其竊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爲載報讎遂誣搆以死天下冤之使晏不助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助載事雖不理財亦死也其非以理財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實不爲晏惜不咎德宗之不明不善楊炎之極惡而徒以晏曾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之爲害如天道報惡者然亦謬矣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以不言利爲高則國家何賴焉

國家理財是理財言利是言利公私之閒即義利之別也腐儒每將理財看作言利言利看作理財國與民均受其害請學者正講此也

兵以平亂乃不論文人之師弟子之師而世俗之論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使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於明允出於深刻而世俗之論徒曰皐陶無後謂其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騭者是使天下無刑也是皆不可以爲也

俗吏淺見止知用兵用刑之有害不知無兵廢刑更足爲害也止知兵刑之官有擾陰騭不知善於治兵理刑者其損陰騭更大此無他不學故耳

習尚繁文人臣不甚專心職守好爲趨謁酬酢多端往來煩數莫可止遏夫一日止此時刻一身止此精力乃用紛然之禮以處泛然之交當使人厭興而應弊走路衙盤旋聲門刺未遑已及已午於是始入衙門辦理公務苟了前件又復出應人事每見人無遺力日無暇時而公家之事曾無一二此皆惟士風不美爲臣之道無乃虧歟雖親識朋舊人孰無之酬酢往來亦安可廢然必公事既畢乃

可及私其諸無謂泛交悉當謝絕至於奔競屢奉嚴禁或公然不從或稍從數日而止者以其無關黜陟患未及身也請即以行於賢否進退之閒重則或即罷退或入考察輕則或左其官署下考庶人心知畏或庶習可回

官場每日不曾問本職應辦者某事何難何易難者如何設法籌畫易者如何循名責實惟以往來繁文無益酬應消耗日月精神試問己之做官果爲此乎朝廷之予我以官果爲此乎果然日力有餘不妨靜坐披覽舊冊或理舊業或二三知己談論經濟學術古道今情不

有益於己亦有益於人何乃終日奔馳僕馬勞疲作無益而可厭之應酬并有將木職稿案匆匆游目不暇細閱久爲官場陋習以此分別從違小示懲戒庶有益乎

余自攝銓政諸所疲陳悉自屬稿非謂人莫可代也余每舉事必思國體所在求其可以即一訓百者務爲國家正紀綱明憲度進忠直黜欺邪革虛浮覈眞實意之所注恐人不喻喻故須自爲耳

尋常官事率由人屬稿倘有精思密慮非他人所能代者此高公閱歷語可以觀其行政矣

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言路所言雖未必可盡聽而人人皆得盡言庶奸貪之弊慮人指摘不敢肆行無忌也

恩非不可結其如害公何怨非不可遣其如前法何苟有益於國則嫌何足避苟無益於國則名何足圖庸撫靖直之衷冀效涓塵之報知我罪我不暇計也孔子憲章文武蓋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治者惟將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實心奉行之縱時異勢殊就中調停處得其當便是豈可以一事未便而遂乖天下之全局以一時未便而遽梗萬年之長計哉

求其本意所在而調停之力行之此不敝之法也

祖宗之法宮闈不預朝政戚畹不干國典臣下不得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不得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啟不得上言大臣德政意深矣哉

用人不論其才只取無過然非無過也未用耳用之而其過出矣猶有不如前者多也

官不久任必無善政然超遷之法不行小轉不時遷轉爲人擇地方也

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親民正官也前此進士往往爲丞簿正官之重可知迨後州縣正官皆以初仕者爲之於民事既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略漫無考證授以民社待其敗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後來者亦復如斯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試官也是所謂美錦而使學者製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甲科者率輕視之而所謂甲科者又多少年輕薄不知稼穡艱難小民疾苦任意殘虐間有稱善官者不過飾虛文以媚上司習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

鮮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愷悌之澤而養之不俟其成用之不謹其才鹵莽而使之鹵莽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明時偏重科甲非科甲者恆置之邊鄙苦寒之地致生他盡由今觀之無論科甲與否年未三十驟膺民社均爲少不更事古人謂四十強而仕意深哉

國家用人資次固不可遽然處之有道蓋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須預爲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當諸相近之地待次爲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天下

雖有其才而資不相及遽不可致安得湊用此惟有爲國之心者可與言之

近世繁簡互調預保候推即此義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實故有務爲夙夜奔走之狀以爲勤者然有益於事則鮮務爲慷慨憂時之說以爲忠者然有濟於事則鮮夫無益於事勤於何有無濟於事忠於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諸有益於事者爲勤有濟於事者爲忠而形迹不得以爲測則務實者既可以奏功無實者亦不敢增擾

爲官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小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害生計且至壞風俗故曰無爲禍先無爲禍始

邑有名勝賓朋樂遊產有佳果上司爭購轉爲一方之累皆龍茶類也蔡君謨且不免物議陸稼書亦屢以此示戒然則古蹟可竟廢乎佳果不可植乎有識君子爲之酌立章程省供億之煩定市賣之值毋強派無白取

則名勝佳果不以累民而且可資以養人

馮少墟語錄名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安人明萬歷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恭定

謹按明代萬歷間馮恭定公爲御史於首善之地立會講學一時物議非之曰此何時也而講學耶公曰方今中外騷然政治日非皆由士大夫不明公忠不辨邪正講學者所以申明君國大義邪正分途提醒其廉恥之良心也由今觀之馮公此舉誠不免迂闊而無濟於事然其視天下國家之事無一不由於學無一事非所當講自是經世正論觀其所著語錄諸書於人心道心辨晰甚明擇善執中指點甚切關於

文章非同虛車見於事功不類權術講學而歸於實用未可以爲迂闊而忽之也

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居常講學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沈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易轍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補切劘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迷不至錯用其功總之自求其益非以務外徇人也呂涇野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

四書惟此章以學之不講爲憂此外無講學字句人遂以聖人學在默識學重躬行何必講殊不知聖人誨人不倦未嘗無誨門弟子問答皆講學也曾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子思審問明辨非講學而何皆以講學爲諱必至談空說幻騖希冥悟或恣意妄行歧路興嗟學術之患不淺如此段所言學不可不講講學乃聖門切實工夫也

顏子好學祇有不遷怒不貳過無他秘訣也吾輩發憤爲學斷當自改過始每見朋友中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

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莫如同學相約偶有過失彼此盡言相告令其改悔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中亦不可對衆言之總之於己固不當以一眚而廿於自廢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遷月征即此便是學顏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爲

人皆知學在改過皆於不自知其過故有望於朋友之告過也彼此有告過之約庶不愧學顏子矣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

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卻好議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眞能孝眞能弟而卻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卻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眞能孝眞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可曰不言而躬行哉

誇張自己非務別人謂之無學可也愈講愈差矣

天下之患莫大於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於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卽理之所無者誠亦信其爲有而不可破矣愚臣欲恨李子含冤病正坐此余以爲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有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勿輕傳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而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之者又何羣貝錦之足憂哉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曰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卻要大家不爲君子不爲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於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不能必得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爲不善者無論卽爲善者孳孳到底强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於己立己達一邊話說便覺津津入耳更不說恐流於楊氏爲我凡及於立人達人

一邊話說便覺逆耳卽說恐流於墨氏兼愛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爲不恐其流於爲我獨恐其流於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己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哉宜乎反爲不用藥者之藉口也

士人以利濟人物爲學猶恐自私自利之心未忘遇事知有己不知有人若以自私自利爲學平日看書及朋友談論皆喜聞自私自利之語不樂聞立人達人之論

方慮其入於墨氏兼愛絕不慮其流於楊氏爲我嘻學且如此不學者尙何望乎學已如此仕尙可問乎

楊氏爲我初意或不至如後人之自私自利只是徵世人馳騖爲人之病而欲爲近裏省己之爲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省己的工夫非馳騖於親與民物閒也丟過親與民物而只爲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爲之辯至於墨氏兼愛初意亦未嘗不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言仁民愛物非謂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

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旣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孟子亦不得不嚴爲之辯

楊墨一主爲我一主兼愛所學旣偏帖思以其道易天下孟子慮其流弊至於無君無父故不得已而辯並望同志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講學之喫緊切要莫過於此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眞可嘆淚君實罷新政出斯民於水火中或有病其激且驟者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以爲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拘自是此病也非病根也安石志大才高學博自堯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爲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爲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强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朱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

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作敢爲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輩纔幹得實事纔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承着祖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謂其無用而疏遠之凡揮霍不覊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信任之如此做去竊恐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安石之病何以異此不論人情天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待我事功

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不可救藥也不知舍人情天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可痛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

王安石未嘗無才未嘗不學祇是所學者偏舍人情天理而求事功自以爲是堅執不返所以爲害推原病根益見學不可不愼矣

道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滑心寡過之方不足尚一笑耳昔白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矣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強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

士君子不可無奢氣節卻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奢事功卻不可認勢利爲事功

以客氣爲氣節以勢利爲事功皆不學之故

事功節義係於所遇吾輩所宜講求者理耳學耳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假如王端毅當日上疏後即下獄被搒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上疏後溫旨嘉納陟華濟廉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呂涇野如得位上疏極諫則當以節義名遇時行道則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理學名矣可見事功節義俱不可必所可必者理耳學耳

論人者動曰某長於節義某長於事功不知節義事功

隨其所遇各成其是總非不講學不講理之人所能也

問理學舉業同異曰以舉業驗於躬行便是眞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眞舉業說不得同異

人恆於理學之外另求舉業故常見理學有妨於舉業不棄去舉業不能潛心理學且曰止爲舉業遂不復講理學同異之閒眞僞之別也

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曾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理學專講事功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

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達則傷匪人之比

有爲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何如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而謂漢儒皆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梧棠之誇稽古不知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爲此言是佞胄禦遠餘唾不可不察也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惟此謂之人心惟精惟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尤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

如此親切指點危微精一之理隨事見得執中工夫隨時不用毋庸過求深奧自取支離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爲文章者或特才傲世不肯信理學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豈理學之過哉

文章理學人原互有短長但分而爲二則非眞文章亦非眞理學惟以明道爲主則文章所以明道理學所以求有得於道由此而仕卽所以行道也

有以詩文爲雕蟲小技欲乘其所爲詩文而顧精於理學譬之曰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妙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

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爻天下理學莫大於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於理學而棄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於詞而不求精於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伸詞以諷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

詩文從理學中出則文爲載道之文詩爲道性情垂世敎之章均可傳世不朽豈特不可棄而已耶

余別墅左近沈橋里有楊烈婦劉氏從夫而死鄉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偶胡以死爲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改適不乏佳耦死何爲也及余偶諸士大夫往弔當路上其事於朝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於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悔曰吾向者所告於夫將使夫視我爲何如人也由是夫死而不能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能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頁背相望等人

也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今以殉夫爲快也豈非秉彝之良羞惡之心人所同具不表彰之則不興不感發之則不興不但夫婦也弟背其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爲扼腕旌表死節死者未必有知而未死者則皆其見其聞而知之也死者一人而未死者甚多也感發興起捷如影響旌表之不可已也如此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先生曉之曰子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己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己也則方孜孜爲己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者之所爲非實學也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卽人言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聞矣講之何爲先生曰講之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程而卽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譬之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卽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

講而能行者何獨於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微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

講學正所以講明何爲爲己何爲爲人也否則名以爲己而不免雜於爲人事則爲人而實所以爲己眞僞之間卽學術虛實邪正之別可不愼與

當人溺於所聞曲士局於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豔羨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暇累其人品可不愼哉

學問不專在讀書而既讀其書口誦心維耳濡目染不覺其潛移默奪矣

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託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一託理學尚且成名於後世若能爲詩文者而又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耶其人惶愧因悟而爲世名儒

今爲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辨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

志中先自立形迹又安望其逃而歸哉況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淺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畢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眞便是道心一念僞便是人心一念公便是道心一念私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認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此爲解釋反覺支離葛藤

人心惟危四句因其爲唐虞授受之語千古傳道之統遂看得高妙深遠作文者便多影響之論得此指點方知不外人倫日用之間即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

爲學者辨義利正綱常力闢邪說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爲兢兢繇其說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說則害於其身凶於其家貽禍於國與天下何如近裏何如切實

講學原爲躬行而非學者多借躬行爲口實曰只消行何消講此言誤人不小世衰教微儘去講尚且不能行況不

講而望其能行乎縱能行亦不過冥行妄行耳不知冥行妄行可言躬行否

知冥行妄行之雖語於躬行則學不可以不講矣

祗節礪行之人多忿世嫉俗平心易氣之人多同流合汙只因不知學問可惜負此美質

學而不厭固是古之學者爲己誨人不倦亦是古之學者爲己

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此語在講學的人說得在不講學的人說不得在講學的人說是因不如不講之言而發

憤要躬行也學者不可無此志在不講學的說是固不如不講之言而果然去不講也則可矣甚矣

邪教交訌中外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辨明夫是非邪正之理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忠君愛國之心原是人人有的何必講曰若是人人沒有的眞可不講如磨磚求明磨之何益若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者正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所本有也如磨鏡求明

磨何可無昔吾友陶石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客大爲解頤

自是端本澄源之論惜此時無救於事徒見迂闊耳故講學原在平時爲學貴於豫教書館中無眞學問好子弟朝堂上焉有賢大夫耶

君子容忍乎小人恰似小人能待君子小人忌害乎君子恰似君子不能待小人

方說正直偏排擊的是君子方說忠厚偏庇護的是小人方說人不可輕信便輕疑乎君子方說人不可輕疑偏輕信乎小人

味尙友二字則知千古以上聖賢皆我師友味私淑艾三字則知萬世而下聖賢皆我同志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等易備直藏而又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也曰人每失赤子之心正是少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工夫耳

不失原有工夫若空空守此赤子之心何能爲大人豈不盡人皆大人耶所以一則曰學問求放心再則曰擴充四端均未許守虛冥悟者借口

亙古亙今只有此一條大路離此便是邪徑自古如伊傅周召顏曾思孟韓范富歐周程張朱岳武穆文天祥諸人皆從此大路行者中間雖有吉有凶然凶亦爲吉死亦猶生而況於吉況於生乎如操莽溫懿馮道張邦昌章惇蔡京秦檜韓侂胄諸人皆從彼邪徑行者中間雖亦有凶有吉然吉亦爲凶生不如死而況於凶於死乎路徑一錯關係不小講學原辨此路徑豈是空談

問居官言學得無妨職業否先生曰言學正所以修職業也提醒其忠君愛國之本心然後肯修職業考究其法綱

細目之所在然後能修職業不然終日奔忙不過了故套以俟遷擢而已故居官職業不修正坐不知學之過而反曰妨職業乎哉

予夏有仕優則學之論以居官則資於學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後尚修職業則仕之於學更不可緩矣

問方今兵饟不足不講兵饟而講學何也先生曰試看疆土之亡果兵饟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饟徒藉寇兵而資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提醒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第一著

就孔子民無信不立句推論其甯可去兵食不可去信非已甚之詞乃切時之論於馮公時正合

去食不是我要去食食豈是我要去的只是事到了十分莫奈何處甯去食必不可去信若曰甯可死必不可逃耳只一箇去了信望風而逃縱使封疆不失亦當服上刑況又失封疆乎一去了信便當死雖有食烏得而食諸故去食亦時勢之不得不去而不去信亦時勢之必不可議去者也

去食必不去信不專是論道理當如此亦是論時勢不得不如此亦是論人情不容不如此亦是論法紀不敢不如此豈是迂闊

凡說要去信之人便是機械變詐之人便是偷生賣國之人便是臣不臣子不子之人

問使貪使詐之說何如曰古今最誤國者莫過於此四字彼既使貪矣不知肯容他貪而聽其剝削軍士否既使詐矣不知肯容他詐而聽其欺蔽上官否明白使貪而又禁其貪明白使詐而又禁其詐豈可得乎此貪詐所以日熾而世道不可問也

天下無事不因貪詐二字壞了君子不能低其流反助其瀾乎讀武經者毋為此說所愚也

齊人東郭之行再三不敢令妻妾知可見羞惡是非之心尚在只是錯把仕途看壞了恰似要做官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如何做得官所以不得已隱忍為之實非其心也若是早知富貴利達者之有命何必求即求之亦自有道又何必如此求彼必且泣於中庭悔其錯誤矣又何待妻

妾之泣哉

此節書孟子已爲求富貴利達者形容寡廉鮮恥之醜態此段更爲喚醒苟且干進之良心矣

問人爵從之從字及以要人爵要字何以別先生曰彼來隨我謂之從我去迎彼謂之要一般得了人爵何苦不爲古人

曰從曰要皆已得人爵者此中有義利之別學者不可不知

燕有可伐之罪齊無伐燕之權所以明有君也父有擾羊

之罪子無證父之理所以明有親也聖賢開閉議論恰似沒要緊其實關係世道不小

孔子講學於春秋孟子講學於戰國亦有非之者故曰獨行其道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

孔孟在當時無處不與人講學觀孔子知我罪我孟子予豈好辨之言可知當時非之者不少也

問諫行言聽何以便謂之厚臣曰諫行言聽齊澤下於民纔是厚臣可見古之人臣不以爵祿名譽望於君惟欲行己澤民之志君亦不以爵祿名譽廢其臣惟欲遂臣澤民之心故諫行言聽齊澤下民纔是君臣手足腹心之誼後世臣之於君只在自家官爵恩典上論不知君之聽言厚民即所以厚我不然即結魚水而厭喜起何益哉孟子此言所以維臣道也

說到齊澤下民便知諫行言聽有益於臣者小而有益於民者大民受恩於君者大而臣之受恩於君者更大總不專在爵祿名譽上論可以爲臣之極則矣

問用一緩二曰戰國之時爲蘇秦張儀之說者要三者並用爲許生白圭之說者又欲三者並緩所以欲足國便不

能裕民欲裕民又不能足國孟子說既不可並用亦不必並緩不過一挪前攢後閒民自無殍父子自不相離而國用又未嘗不足無論仁主即暴君汙吏亦必灑然易慮矣此孟子之經濟所以致君而澤民也論治者以講學爲迂豈其未覩此乎

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如舜封象於有庳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得暴彼民哉此之謂親親而仁民驅蛇龍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不惟人得免吞噬之禍而物亦得遂走壙之性此之謂仁

民而愛物大聖人作用原不是判然三件事

自古禦敵無上策說者謂周得中策余敢以聖門論學爲禦敵上策此不必廣引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孔孟論學非論兵也不知古今論兵法之精者能過此二句否以孔孟論學爲禦敵上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他如誨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仁者無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省刑薄斂修其孝弟忠信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果能如此非禦敵上策而何

問宋人講學而報施之禍更甚何以爲禦敵上策曰宋人講學多在下位且多在山林卽有廬扁病家不用豈能成功而謂廬扁不能活人則非也卽用廬扁也廬扁之方無論效不效確乎爲活人之上劑孔門講學無論成功不成功確乎爲禦敵之上策

問仁以爲己任爲眞以仁爲己任爲僞然否曰不然總是仁爲己任耳今以以仁爲己任爲僞抑將以以義制心以禮制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爲僞乎不在義理上體認只在字句上挑剔所以聖學不明

有談及放生會者曉之曰天地大德曰生放生固是善行但當存其心不必襲其迹且論事有時窮生亦有限況世原有不可放者如殺人理無可放而必欲生之不幾令死者含冤乎故吾人但存此心如庖厨此心不綱不射宿此心仇滿由己此心如傷內溝此心泣罪解網此心如此則好生之德洽於上下無在而非放生矣

曰放生則有不當生而生者且所生亦甚有限故儒者第云好生不云放生也

舉業理學原非二事以理學發出文章爲眞舉業以舉業證出道理爲眞理學且國家以四書五經取士正是驅人於理學一路今若講佛經道經倒難曉只講四書五經誰不曉得爲理學眞是容易何人之輕放過乎

舉業理學原是一貫分之則皆假也合之則皆眞也四書五經工夫惟其眞不惟其假而已矣

莊生妻死而歌人謂其達生死不知達生死者謂不以己之生死動心非不以人之生死動心也一物拘傷且不忍而況於人一孺子入井且不忍而況於妻以鼓盆而達生死是後世薄倖之人藉莊生以自解者耳

彼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夫以母死不哀爲寓言可乎

生死原無二理故前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上二句是理學下二句卽禪學矣

爲令者士夫居間說事不可聽而禮遇不可不降諸生犯法不可縱而學校不可不厚薛編毋多更張民自稱便收納不求餘羨民自感德聽訟無多繫屢民自不冤至於毋拔上又毋做上毋陵下又毋徇下潔己奉公節用愛人此尤不費之惠也

近有作令者私心巧詐百姓與諸生訟不論是非而非遠生諸生與士夫訟不論曲直而曲士夫若曰吾厚吾百姓云爾不知諸生士夫獨非吾之百姓與士夫且薄矣何有於諸生諸生且薄矣何有於小民彼原爲漁獵百姓地故反借百姓以尋討出路耳及至百姓受其漁獵怨聲載道彼不曰百姓之怨我而曰我原爲百姓取謗於諸生士夫也諸生士夫亦曰彼果爲百姓取怨於諸生士夫也諸生士夫盡其慮名而百姓受其實禍嗚呼計亦巧而詐矣

官場中原有此種巧官以爲百姓可愚士宦易瞞也卑竟直道在人公論難掩士宦就百姓身上一加體察水落石出且獘科爭見矣

呂潛野教人甘貧改過此前輩學問眞切處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改過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來卑卑者毋論卽尚明有意思者亦往往墮此坑塹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道心吾儒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於異端之非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爲千古名言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去其私心所以求公心也用力正在此處今云求公之

心亦私此過高之論必至流於致空守寂之異端不可不辨

人心一概說不得有亦一概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私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爲也爲惡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無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爲善猶恐爲惡今欲一切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概曰無心其害不小

公私善惡之間如犀分水所貴乎學者所以明乎此也

吾儕論學只打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易曰繼善

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拳拳爲善善總是一箇善爲總是一箇爲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也善卽理也卽道也卽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爲君謂之仁以之爲臣謂之敬以之爲子謂之孝以之爲父謂之慈以之爲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節工夫有生熟道理卻無異同此孔孟相傳以教天下萬世以維持宇宙也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自虞廷十六字以迄五經四書皆融會貫通於敷行之間而總不外倫常日用行習事事皆有處處可行學以求道仕以行道一而已矣

薄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廿迂闊也以道德爲事功乃眞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桎梏也以檢束爲寬大乃眞寬大也不然厭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並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並寬大亦不可得矣

無道德之事功純是權術用事非眞事功也無檢束之寬大乃放縱於禮法之外非眞寬大也此所以貴乎學也

宿文忠公劾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呂與叔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大道未明盡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憧悴此正老成大人惻隱在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

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弭謝之致政家居式化鄉里與後進講學明道正所以贊在位時未盡之願力也一經去任便無意當世以爲清高此偏見謬論也

呂涇野分校禮闈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對策欲將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者意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深以爲然遂置之

學術邪正在師儒平日之教戒尤在主司閫中之去取風聲所樹未有不翕然不變者呂涇野此舉有功於人才世道矣

楊斛山僑自幼貧窘年二十始發篋讀書夜無鐙火以薪代之挾冊而耕兄爲耕誤罹於法徒步申冤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詞意眞切邑令曰此奇士也胡累至此立出之並給油薪督之學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踐履錚錚同人不及與及門楊椒山稱爲二楊云踰三十爲邑諸生就試長安有拾金不昧之節膺鄉薦成進士以行人使滇

國概卻餽贈爲御史劾權臣當國以母病遄歸母歿廬墓三年有冬筍馴兎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以薦起巡視南城權貴斂避時事日非上封事數千言大約以失人心而致危病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臣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閭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流出入大內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卽斥有損國體疏入逮繫鎭撫司拷掠備至死而復甦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劉公魁給事周公怡先後

俱以事下獄與公學問相勸勉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獄中繹四子諸經百家諸周易辨錄中庸解諸所作者略無讀庵不平語士以受讀效歸里抵家十日以喪太宰康仙巢忤旨復逮獄卽日就道親朋揮淚別先生無幾微見顏而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上建醮殿焚火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乃釋歸爲民既歸教授里中蔬粥敝廬怡然自適卒於家先生禀直不阿內賛忠言自少至老學學問夷險如一初終不貳完名全節彼世之淺衷窘蓍耽耽以節氣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

斛山自幼力學以名節爲重富貴身家皆所輕也所以貧時救兄繫獄事親則冬箭馴兎省試則拾金不眯出使之魄遺不受爲臺官直言故諫所尤難者繫獄猶不言得罪事再逮卽行絕無幾微不平著書無一語憤惋此皆由平日力學中來有眞理學乃有眞氣節於茲益信

呂愧軒潛自幼力學爲都諫公子隨任先師事趙木溪闕講義理之學而悅繼師事呂涇野爲學一言一動以涇野爲依歸於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輒

領曹偶學使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旋膺鄉薦卒業成均與朝紳講學

愧軒爲都諫公子絕無宦家氣習以理學自命所從遊者皆理學大儒以時下講學而論似專意理學而於舉業無益也乃師事趙木溪而悅義理之學師事呂涇野則言動不苟而學益力卒之舉業亦益入理足見眞理學卽眞舉業工夫造詣乃同條共貫也彼以理學有妨舉業以舉業有妨理學者可以知其謬誤矣

格物卽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元說空耳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是處皆物是物宜格朱子所謂卽物而窮其理也物不專指身心意知格亦不曾說到去私存理預修齊誠正工夫來深反淺談元說空非實學也

心誠求之求字不徒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在自家心上好惡與其痛癢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紀綱法度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自然與粉飾治具者不同自然深入於民心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癢處非徒以法度强民於外而使之感也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强愛赤子赤子亦何

嘗在外面强從慈母都是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官司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燥然可觀心中卻無不容已之念多是僞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治道所以不如古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理如此

問處貧之道於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又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

則不可

處貧難處人之貧與處己之貧更難此中最徵學識仕途清濁亦關乎此

問患不知人如大庭廣衆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而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宋儒有不適於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人不一有有才而力學者亦有無才而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有學而無才者之不適於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學之無益不知學而不適於用乃無才之過非學之過也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好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於用而歸咎於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於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弊僞學之禁卽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於用又時爲之也於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不學則爲恃才無才而不學則爲棄物矣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後世學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勢利上發憤不肯在爲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儒者惻隱之眞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晉晉朝夕講求總是要培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聖學所重在此彼摩頂

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培養擴充此一念則滿腔惻隱之心到處行惻隱之事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似迂而實切也

人若不培養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肯行濟物利人之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問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卽

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不然紺緅何以不飾紅紫何以不爲褻服羔裘元冠何以不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爲此言者是恥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枉正是後世對證之藥

人之難知既慮誤用了小人又慮遺失了君子若專就小人難知一邊說是止防誤用小人不防遺失君子其居心厚薄不同其舉錯亦隘而鮮公矣

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託於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言敢諫偏不直

以稱人惡爲直而偏不肯道人善平時以直自負而立朝偏不肯直說盡奸險小人情狀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原不是教丈人出仕只是要他曉得君子之仕爲行其君臣之義耳當是時咸以仕爲通以隱爲高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看得不好了恰似仕途全行不得義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我而立豈爲功名富貴哉中間卻有丟過義只爲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人自家錯走了路不得概以仕途爲勢窟爲利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往非學視用舍爲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爲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爲可以隱爲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爲可以仕爲不可哉此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所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

孔子於丈人沮溺輩原非招其出仕祇因此輩以隱爲高將仕字看做求富貴忘其爲君臣之義故以仕以行義曉之見得人可以不仕而仕以行義之理不可不明孟子云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聖賢同一訓世之心毋認作招隱之計也

夷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道之不明

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翟之教行習俗以薄葬爲賢而以厚葬爲儒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於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晏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孟卒老於行也

孔孟見沮於時君皆以厚葬爲詞可見當時佛老之教行游葬爲賢風俗可知矣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來纔是眞氣節若勦合輩全是箇沒涵養的人如何算得氣節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爲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不辱不殆爲求仕者言也士君子出處又自有應仕應止之道理在惟有學者能辨之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求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異學不可俗學不可不學亦不可泛學亦不可故學必須講而後無誤也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纔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不失的工夫於此工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就是大人豈能於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

或問子六事原不專指弟子大人之學作聖之功不外乎此乃由此而擴充之耳余於課士直解會主此說此論更覺眞切矣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澈臨時纔得不差若臨時纔去商量轉增游移矣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以字乃臨時商量也故曰一入商量便主游移

也

處世應物轉念恆不如初念之公私意起而反惑往往如此

問橫逆之來君子動心否曰既有橫逆此心難說不動但眾人因橫逆之來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之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之不動心

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固有之既有橫逆而全不動心則此心竟如槁木死灰與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異今不動尤人之心而動自反之心正見存心之厚用功之密

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

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爲是曰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則不介於懷修省則不懈於己此聖賢克己實在工夫也

第云不校全不自反似置之不足與言又似自以爲是有怦然不顧之意果肯克己未有全不自反者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俗解以孟云三自反不如何云不校向頗以爲疑今閱此始信既有犯者卽不可全不自反自反不懈方是眞能犯而不校且曾雖不云自反爲知其無自反工夫孟云三自反乃備言所以不校之故毋容區別於其間也

君子三自反是君子自己如此在他人不可以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

新法之行吾黨亦激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眞以爲激成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爲不激矣故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大公之心持平之論知人論世之學於茲見之

人生遭際多有不同自古聖賢未嘗不言遭際而學聖賢者不可輕言遭際恐覓了自家反己工夫

言遭際所以絕觖望之心不言遭際所以盡自修之道方可謂之眞學者

殷浩清修一簣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袒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簣莫展是生來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可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簣莫展而遂以爲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於遠小人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而曰不爲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卻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意曰此鄙

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於爲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故借調停之說陰結小人以自爲地耳不知小人如虎頓然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開引用小人之人卽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爲國卽自爲計亦非矣故曰舊必逮夫身然則爲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子退小人一心爲國家計若自家恩讎德怨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耶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宏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一切煩惱之心自消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總只是不知萬物皆備於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此所以謂之異端

閱此益知孟子皆備於我一章正是楊墨對證之藥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也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可以此爲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

憚之尤者也

此好名與希世盜名違道干譽者迥不同爲學者宜辨此

呂涇野文集鈔　名柟字仲木別號涇野陝西高陵人明正德戊辰狀元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

灌按關中呂涇野之學以窮理實踐爲主與前代備先所論淵源一脈遠近學者奉爲指歸不獨挽救偏歧宏宣疏之俗學驗之古今治道民風無不切中集中多序記志銘應酬之作而隨地隨人推廣忠孝名節之要道不離窮理實踐工夫尋常贈答皆有至論與應酬故套不同末載科舉諸條將試官取士及諸士應舉本義指點策勵術名責實挽回相沿揣摩弊習

科舉士風尤有神益仕學一貫之道莫切於此

世有二學一曰性命之學一曰舉業之學舉業之學玩味經而涉於僻性命之學或離經而淪於空二者於學術治道皆無益也夫舉業與性命豈有二乎昔程子教門人十日爲舉業餘日爲學子常疑焉將程子不以聖人之道待舉子耶若知性命與舉業爲一則利祿念輕經世意重周之德行道藝由此選也漢之賢良孝廉由此出也

性命不能爲舉業者空談之病舉業不明乎性命者勦襲之弊歧而二之均無益也一而貫之均有益也程子之訓此有爲之言以救其弊呂公之疑此貫通之論以正其趨學者不可不知

讀大學知格致之方即至善可得讀中庸知愼獨之處即至誠可幾能因事察理熟則論語之一貫可入能隨事致用久則孟子之四端可充學者於此求諸心體諸身見諸政於以輔世長民不負此四書矣

一部四書道理工夫原是貫通但難爲於心浮氣粗尚口耳者言耳

程子教人讀史不徒記事蹟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看有不合處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此程子專爲讀編年紀傳而言若紀事本末一展卷便知其成敗則又不待掩卷思量而得而學者猶不免徒尚記誦以資口耳均於身世無益

讀史至一半掩卷而思以料成敗已云切要惟紀事本末則又不必拘拘於此此以知紀事本末之有益讀史者必兼讀此乃爲貫通也

以我觀書者爲上以書觀我者爲次以書觀書者爲下今

之上多以書觀書者也雖洞萬卷盡五車祇滋其巧僞耳爲損則有餘爲益則不足

書上道理皆我身心所有的聖賢先我而覺我有未覺所以要讀書也以我觀書者將我心的道理藉讀書印證之擴充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以書觀我者書之所言雖能記誦於我終無所得徒讀無益若以書觀書則書自書我自我徒滋巧僞故曰下也今世之上方以博學廣記自誇於人絕不曾將書中所言返觀於我有得與否不自知也可惜可惜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以爲不暇看先生曰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正大且做字鍊句誇多鬬靡無益身心一家詩已書事況百家詩乎

百家詩中須必讀者甚少故以全讀爲害

謝上蔡之教及門惺惺之法以存心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分也師冕之說以下學也勢利外物之用力以進德也日用言動之爲課以居業也博學而反以知要也桃仁之仁輪迴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居禮也鳥頭之服以自得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

謝上蔡學術教條如此戴慈言之便覺簡要易明平近可守

明善以定其所趨躬行以踐其所聞多就哲人以堅其所造處家可也仕至公卿以達其道可也

上命大學士解縉選文學重名者二十八人爲登瀛圖（取十八宿之義）周文襄以年少願學白鼎上嘉其有志增爲二十九人上以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者以文襄爲首其他如王公直李公時勉陳公敬宗亦庶幾爲若諸君

子者或生年不永或秩位不崇固不必論但可以此文襄者幸鮮微文襄則二十八人者不幾有負此舉乎然後知科第之不足貴而道德勳業之著惟有志者事竟成也

一時之文學重名雖榮而不足恃日後之道德勳業雖難而行可勉科第諸君可以審所處矣

古之君子得志則無私不得志則無陽（爲己）安於命（令）之君子得志則矜持（得失念重）不得志則放曠（淡倒放肆）古也任理（令也）任氣是以不同

天下人百般好處皆是任理而不肯任氣百般不好處

皆是任氣而不肯任理此學與不學之故先儒論學未見指明及此故錄之

學政教條不失之繁穴深晦使士子難遵則失之迂腐裝點使士子易忽均足以害道而病學教條可以通行天下尤以必踐斯言爲要卽如士子善惡一事乃學政大綱何法可以知之親切而行之果斷耶若得其實鄉舉里選不外是矣不然德行不能核實仍以文冊等高下非所以善俗而成材也

文行兼取先行後文人皆知之然文可以考試而知優劣行不可以採訪而別眞僞故以知之親切行之果斷爲難近世報優報劣之舉所宜加意也

余喜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勉學者以此乃心得之學也亦有不以畜德而徒識前言往行則言行猶在他人非有諸己者之爲也必從多識而不已其功則可以有諸己而美大可馴而至矣

讀易象辭可見學者必多識前言往行乃可以畜德以字原有工夫仍在於己故世亦有徒務多識而不以之畜德此博雜之學轉恐有損於德何能畜德聖門尊德

性道問學二者不可偏廢孟子由有諸己而後可以至於美大亦此義也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心志堅定怡然理順如此方謂之眞知苟一行未盡則知之未至也故誠明無二道知行非兩事有指山畫谷者有入山臨谷者指山畫谷猶想像也入山臨谷則所謂山之高谷之深者益眞矣今徒事記誦者特指山畫谷之僞耳烏足言眞知耶

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力則知益眞此兼盡之工夫無偏重之學術也言之極其顯切

有慮其近多人事恐廢學者先生曰道便可就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作兩樣看了須卽事卽學卽學卽事心事合一方是體用一原之學非事理外言學也離事以言學乃空言耳顯揣耳陸象山曾有此論最爲確切

何燕泉著有餘冬序錄於經史子集文武事變皆旁搜而詳說之昔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楚子

以爲國之善人寶之過於白珩今悉泉此錄言雖述乎舊物論實裁以新義豈惟使人考古而通今亦可使人勸善而懲惡倚相之學當亦不出此也燕泉非當時可寶之一善人乎

博古通今使人勸善而懲惡故謂之善人可以爲一國之寶決非涉獵記誦之學誇多鬬靡而填笥腹者比也可以觀所學矣

孝不違心忠不昧理眞不苟異和不苟同志若有定視勢如無義若有見臨難不顧

繪章句以爲麗博引譬以爲富辭雖多而無味言滋巧而不根與異端何異

夫文何爲者所以明道也道何爲者所以經德也行道有得於心謂之德故曰經德其德厚者其道廣其道廣者其文行雖辭不足以闡幽冶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資俗難辭不足以辨理故叔孫豹謂臧文仲之言立孔子謂子產之辭不可已也

無根之辭近於欺世不足以明道德適足以害治化不止此數端餘可類推

陳子明三酺禮闕飄零南都自比於蟠食之果加以風雨銷蝕遂爲道旁棄核何道而能令枯枝生春有根出土由幹柯而華實乎先生曰嘗聞樹果者矣忠信以爲之地嚴恭以爲之垣禮法以爲之樊深造以培其根本閑邪以剔其萌蘖格物以蘇其脈絡堅志以俟其暢茂親賢以資其灌溉無諭高語恐華而不實也無狃流俗恐蔓而不長也無近羣小恐折我枝也無狎權勢恐踰我垣也夫然雖碩果不食可也飲食起居之常開言舉足之處何莫非樹斯果者耶

卽樹果而悟養心之道凡日用動靜交友接物無往非衛護培植之工夫矣

有作義塾條規以範後人者先生曰平生敬宗收族而又立此規矩以示子孫雖曰不義吾不信也雖然門內之治恩常掩義其恩深者其義行如惟以其義也固有禮文雖可觀而情意實支離者故作義塾不如作仁塾仁塾作義塾方可久久行雖於天下可也孔子以直爲益友之一以直友難得也而人之友直亦便難言直人難與語色直人難與親立直人難與並行直人難與隨好惡直人難與同

取予直人難與偕惟難得而又難友正其所以益也

直者有諸心必發諸口既無私伏亦不文飾所以可貴若言或逢勢行或迎時雖致位崇顯君子不以爲榮故直有二美亦有二疵以義直謂之正直不以義則爲倖直以道直謂之讜直不以道則爲絞直士君子爲學充其所有配義與道方能善養其直又能善用其直斯爲國家有用之人也

直之可取人皆知之直有疵而不可行人遂歸咎於直道難行閱此方知直之難得而善用其直更難得也

政因時而變議以時而立違時而議不知務者也賈生建治安於漢文而七國卒平董公論春秋於武帝而六經遂章韓退之闢佛氏而正教著司馬君實折新說而王道明亦猶禹抑洪水於有虞孟氏息邪說於戰國當其時而務之也使賈生以息邪說爲急君實以抑洪水爲先雖言之辯如此其富文之麗如彼其工於政無益於世無補君子以爲不知務也

君子而時中非其時卽非中也識時務者爲俊傑此學者時中之務毋以爲趨時而薄之也

廉也公也剛也所以得民心而獲乎上者也乃其始廉而終汙者雖廉亦謂之汙動於利也始公而終私者雖公亦謂之私忧於名也始剛而終懦者雖剛亦謂之懦狃於血氣也不爲利動不爲名役不爲血氣驅始終其志厥德光明者其君子乎

改操任性之官皆由見利不見義務名不務實違氣性不循道理末路失足晚蓋之難可不戒與

處劇要之地有奸者僞者盜者求者貨者誘者探者伺者淺者撓者日旁午至焉故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

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吏恭以馭寮采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匏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均州嚴荒憚牧借庫出銀以立則而行糴定價發糶以安貧而保富審籍列戶以給粟而發倉計口開單以分日而程月或給批以來遠糴或準貨以易官穀或出告以速四商賈男女者不出境遺老幼者有所館典田宅者必至官負販者寬其稅則稱貸者薄其利息無賴妖譎及諸盜竊

者皆使漁獵樵蘇而息於是上官良其策而郡民實受其惠均民獨無溝壑憂其究在稽里正之擾遂忠信公正崇廉恥重身家者以委之也

曠荒之策近世亦多講究及此所切要者稽里正而不厭其煩所委必忠信公正崇廉恥重身家者方有實濟

有實心難立法難得人更難

地方有兵盜之事朝廷下蠲租之詔有司奉行者或倍其耗或文其額或變其地專於迎上之求不知恤下之急民所以益罷而兵盜益難治由此觀之兵食艱難而不信則爲患更大夫兵猶火也抽薪則易戢加膏則愈熾夫盜猶家也積穴則易制窮之則爲力難其策上者履廉其次迪公其次節用其次息科求其次杜請謁其次信法令如是而後徐論攻殺擊刺之方可也

治兵治盜揚湯何以止沸釜底全在抽薪孔門論政不得已去兵食不可去信全信正以全兵食也

廉也者爲政之體也明也者爲政之用也惠也者爲政之效也故君子有不廉廉則明矣廉而不明非眞廉也君子有不明明斯惠矣明而不惠徒明何益

書者君子用以修身也見諸政律者君子用以一民也歸諸禮今之君子之用書也志得科第已矣仕而弗用也其用律也計壯威力已矣原情而弗用也或曰以書仕者腐以律原情者罷若是則舍書之與定律之工皆過矣

有任粵臬者將行懼其責大而材短咎其事冗而學寡憂其多盜而難戢以問先生先生曰吾見遷官者驕淫於懼滿淫於歉子是之行知憂知咎知懼其心明而於事也周矣憲司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邊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處法是以不中而民罔措也既仕者談經則謂之迂用經則謂之腐是皆不憂其責大而不咎其無學不懼其多盜也夫民之爲盜豈得已哉貧無所依驅之弱無所扶驅之直無所伸驅之曲無所鄉驅之征徭不均驅之治盜不究其本猶抱薪而救火也

事冗而盜多者均宜防範於平時更宜內省於自己毋遽視爲迂腐也

有以悔名齋者先生爲之記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已也惰悔銳悔欺悔襲悔迂悔漫漫爾悔執執爾悔泚潛爾

悔粥粥爾悔自是悔自畫悔其處人也亢悔柔悔慢悔訣悔譎悔隨悔忮悔求悔詐誣於人悔狎侮於人悔毀悔譽悔同悔異悔進悔退悔凡事既過而覺悔者吉事應悔而不悔者凶已悔而改悔者憂應悔而悍於悔者吝

悔字有善有惡有功有過悔悟愧悔所以遷善也懊悔悔恨所以滋吝也推類及此悔之義始明工夫切實不至誤用此卽理欲之分聖狂之界也

人子之壽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親者力可能也榮親者貴可能也養親者富可能也悅親者賢可能也抑有六德焉成親之謂孝善事伯叔之謂義不御紈車馬之謂儉面折人過之謂忠善誨兄弟之謂慈上以奉君下以裕民旁以宅僚友近以持身違以範俗其道具舉不進於顯者未之有也總皆所以顯其親也故力者足以壽親之體富者足以壽親之業貴者足以壽親之官賢者足以壽親之心顯者足以壽親之道其壽親可大而可久矣

有將父母塋墓圖形隨身攜帶爲寓思圖者先生曰此誠孝子思親至意然與其思塋墓不若思形容與其思形容不若思心志與其思心志不若思其所遺於我者所望於我者而光大之也苟思其遺於我望於我者而光大之則凡寓形宇內者皆可思之使得其所而無負於親豈非學者之志哉故君子惕思而後寓思也

圖塋墓而寓思已見隨時不忘親之意若並思其心志及所遺於我所望於我者則更有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實事不僅空空寓思矣

行愛衆百順以事君親一語而慮其不能恢者先生曰思臣事君在順其公不順其私斯謂衆義孝子事親在順其志不順其意斯謂衆仁苟不惟公與志之順凡百皆順乎若親幾何不陷於私意哉故仁義之學得而後忠孝之行成

有居官迎養老父若跋涉甫至又以思老親戀鄉里而歸其子懼父之不安而問於先生先生曰父母之心卽子之心也父之心安則子之心亦安矣子能思父母之遺體則必能詳聽而不賊其耳審視不賊其目修詞以不賊其口愼動以不賊其形如是而曰不能養其父吾不信也子能懼父母之不安則必能乾乾於日皇皇於夕博通乎古

精通乎今心無懈於思身無惰於行若是而不能安其父吾不信也子能思父母之思親則必能移於事君盡其職不辭其煩執其公不營其利當其危不渝其常爲時良顯光昭先世矣子能思父母之處鄉里則必能移於處士民有貨而不殖有德而不私不長民之奸虐民之豺上樂而下安矣父雖歸而閭此未有不心安而且樂者也

體親心而思盡職情事最眞道理亦大與泛言悅親者不同居官迎養老親不能遠至或至而不樂思歸在在有之體父母所期望於子者竭誠盡力而行之足以慰

親之心卽可安親之身矣

君子於君之賜也一衣一食且樂之況其敕命乎君子於親之事也一禽一草且慈之況其行乎世有二大君親盡之矣道有二樞言行盡之矣人有二職忠孝盡之矣敬其君者不敢遺其親也愛其親者不敢後其君也故君子學於親以事其君也得於君以事其親也以力養親者可以逸親不可以悅親以色養親者可以悅親不可以樂親今於父之敕命爲龍章寵樂之策所以耀君言而昭親行也

敕命者君之言敕命所言皆親之行也祖父敕命裝潢而尊奉之尊君所以榮親也推及尊親之大義教孝作忠兩得之矣

國家取人以言而用人以行故言亦行也行亦言也諸士說經能窮德政之要說史能達治亂之源說時務能明利弊之所在或發揚萬物何仁也或辨定取舍何廉也或條列籌邊何智也或憂國恤民何忠也或鄙僞輕詐何允也試官既信其言而登取之諸士其行無負所言乎

自此以下皆爲應舉者指點策勵較乎時泛論學問更爲切實於諸士有益校士者亦可以知所慎重矣

取士有則聞見相符而已矣爲士有體言行相符而已矣士子續舉抒文以應舉致身而濟大川其素志也試官將因言以索行不欲徒聞而無所見也諸士當思監臨官某人以是督我提調官某人問我察我考試官某同考官某物色我提學某以是驗我卽不入院之某官某人亦以是望我其有事茲土之鎭守大員某某以是聞而覘我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諸士有違行之言而見取之是某之不明也有如行之言而不取之是不忠也明與忠不敢不勉取之而他日行與言違上負朝廷下

進諸君則非在諸生矣

自古取士雖有諸科究在明當時之務故其時有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應舉諸士固今日之俊傑也有司已即其言觀其行而取之矣不知他日能達時務以應世用否

士子不講時務古今同弊所宜循名責實以挽頹風也夫所謂時務者非媚俗以同塵也非附勢以趨榮也非避危以苟安也非取便以合乖也非罔人以謀利也時有不同務亦各異今日之務焉有不知者咎在借時務以自文遂自悔之而不能追也

觀此方知時務爲及時之政治非趨時之故套也

試官拔諸士於場屋之中進之於朝廷之上爲其文能明道身能行道也如論仁惟恐不如舜論忠惟恐不如周公論聖惟恐不如孔子試官已心悅而口誦之矣所望於諸士者行之無改耳昔者齊轅固生及公孫子並舉於漢轅生直公孫子反目視之轅生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曲學者素學本直濒行則變其故而狥欲也今觀公孫之策其不合於堯舜周孔者鮮矣及其行也以布被訣言入武帝之左腹乃賓長孺鼂仲卿使漢治虛耗危

亂皆曲學之罪也諸士能不怵惕於中乎

夫求仕時言仁智忠聖若是切矣及其既仕人曰汝堯舜汝周孔則赧而不敢當推而不欲居甚至依進利害模棱是非甘心敗檢而不顧終老於位無毫髮有裨於世且以科舉富貴誇耀於人人猶羨其爲稽古之榮而有老成之自絕不問其異乎前此之所言矣故赧而推諉者本未嘗實有也今亦不敢謂諸士之不實有然自茲以往則不可不思勉也苟他日德有未立政有未成則人之稱斯錄也不過欺世浮言試官亦不免於愧負矣

由科舉筮仕者閱此而反觀內省當亦有不安於心者乎

同考會試得何德徵卷料其必忠信正直愛國愛民之士也今且十年矣盡孝於母辭近密而不顧其榮盡忠於君雖犯忌諱而不虞其害盡力於公雖逆流俗而不畏其難予常喜曰科目可以得士矣迂疏之見亦可以知人矣

此就後日不負所取而信當年賞識不謬者

又同考會試見歐陽子卷歎其宏博當冠本房然文策多本其師王陽明之說主考方以爲病予曰是豈可以此而

後斯人哉卒不獲前列一時聞者咸惜之及歐陽子爲司成遂就其知師說講授諸生擴充而廣大之并仰師孟子并其長能者以率人取其長而補其短所成者多矣

由其知其能以達於天下孟子之教也今兼其能以率人不但可以救陽明之偏實可廣孔孟之學矣○此就當年閣文偏見後爲成均不能遍以教人不悖孔孟之教仍是不負閣文之意○前六條見士子不可顧情應舉文章之意後二條見試官認眞物色取中之意如此互相勉勵不慮科舉不能得人矣慨自應舉之士以無

根之文弋取名器官爵止圖一時僥倖罔顧日後愧負偶有佳篇似亦妨妨可諱及人有逢全不照顧甚至文中所痛詆而可恥者顯然爲之恬不爲怪亦無人指而摘之此自有科第以來歷久相沿之弊習求所爲坐言起行者實難其選呂新吾曰交易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以所言昭然在紙筆閒人已據之矣今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官登之於榜播之天下顧然背之恬不爲怪以爲終其身不復責

劵耳又曰萬歷丙戌而後舉業文字有晦夜濃陰封地穴閻曰蒙蔽滅鐙光之句如幕中人說鬼語又如楞嚴孔雀呪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處纔中到自家不省得處纔高中顧曰文章關甚麼人心世道此醉夢語也國家取士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錄其人曰中式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所謂式者不外文理平通明順典實今以編造蒙晦放恣之辭爲式悖典乖矣所錄取者既非明順典實之文如何得明順典實之士宜乎科舉不能得人其弊日甚一日未可晝待於決制之不善也今科舉之文華實兼收清眞雅正重爲憲典已

有程式惟在應試上子及校文試官循名責實不難力挽積風如士子平日果能恪守孔孟先儒所示爲學之方次第之序經書論策下實在工夫求根柢學問由博學審問思辨而篤行由深造自得而資深逢源得之於心宣之爲文有識見有議論務爲眞實之舉業決非庸腐無用之人矣既中之後加以閱歷知所亡而無忘所能居仁由義以備大人之事迄於筮仕凡講究於芸窗發抒於試席者必求見之措施縱不能一二脗合而心志念慮道理是非不難了然於心夙昔所痛斥而不可

為者皆有所恥而不為所畏慕而以為必當為者則毅然志在必為此中得人必多不止如宋太宗所云拔十得五矣至於試官棘闈校文原係暗中摸索不能預知其平日為學為人如何先就闈中之文潛心甄別加意物色孰為空疏之文孰為切實之文是非眞僞焉能掩飾人之邪正能否亦不難知試官各存取士必得之實心自有因文知人之眞鑒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可見自古知人總不外於知言也況於拔取之後已見其人又見其行隨時策勵就事指點期其克稱所舉亦試

官以人事君之道所取之士稍有志識者既慮有玷勳名貽咎舉主未有不倍加奮勉以求不負所舉者也呂涇野及呂新吾所論誠制科取士對證之藥切中沈痼之疾起衰振敝風聲所樹學校中人人知實學之足重科舉之文不可假託衡文者人人矢甄拔之實心冀得有用之眞材以視鄉舉里選更覺切實可據不同採訪虛聲直可上繼虞廷考言詢事之盛典言揚行舉之休風何至蔑科舉為無用而有紛更變制之議哉予同年友王罕皆嘗曰每見論科舉者謂欲得眞儒須復鄉舉里選然行於今日果能卻請託乎果能屏賄賂乎文雖不足定人而司衡果具隻眼則言為心聲文辭又言之最精者何嘗不可得人也徒高言鄉舉里選其實絲齊兢未必不轉甚於科舉也總在舉業有實功持衡有眞實而已

元許衡為祭酒嘗謂諸子此章書義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無非期能行不貴徒說也

讀書作文皆推之自身及時事可用與否不貴徒說此即舉業實功也

知性為說約宗旨不外吾人日用之間事如灑掃應對瞻視辭談起居食息升降進退事使交接辭受取與地如宗廟朝廷市井山林鄉黨宗族儿席牀第徑竇險艱汙濁幽隱人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姻族朋儕夷狄蠻貊寇賊仇讎讒奸權佞時如瞬息終食旦夕晝夜淹留困頓安樂死亡皆性之所在也觸事求理到處觀心隨時用功逢人見道皆知性也苟不於日用體貼而冥目端坐見性明心此釋氏之寂也高談性命卑視彝倫忽於言動昧於措施此俗儒之陋也君子沈潛靜定操存此心隨所應接必求諸

道先急者先去我心聖學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自私自利之心卽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

不著書立說不過一己意見之偏用工之差若以之著書立說不但自誤兼以誤世況以意見爭門戶耶

寇永修山居日紀名愼字永修陝西同官人明萬厯進士官至湖州兵備道

謹按寇公守蘇州廉幹有爲蘇臣周忠介公忤魏璫被逮激變蘇人公爲主持保全良善蘇人至今道其事而感頌之及罷官家居關中遭闖賊蹂躪公當破家不爲所屈予涖官至蘇知公生平自幼力學而仕跡所至皆有治行所著日紀悉經濟卓論採而錄之以爲學仕者勸

知在行前是學問之功若明覺之知則貫徹乎行之終始一息有味便於所行有不照顧處學固有未行而先知者

亦有因行而加察者行正行其所已知知卽知其所當行非謂知可以爲行也

爲學先知後行既行仍不廢知乃不至於妄行此爲知行並進之實學

秀才家要知天地間大道理古今大事情至於猥瑣元奇祇供口說雖終身不知無害

秀才不出戶庭而知天下國家之務以天下爲己任皆由究心於大道理大事情否則小道可觀致遠則泥矣

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道德根本也功業枝幹也文章花果也雖然道德功業非文章不傳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不在宇宙間人安知所謂道德功業耶故有果則本至今在有文章則德業至今聞若非談道說業直謂之虛花借不能久耳世有一種無道德功業之文章謂之虛花借不能久耳世有一種象生花果翦綵爲之花衆畢肖士人文章不根道理剿襲浮詞者何以異此此昔人所以有翦綵爲花之譏也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蘊有心得便是眞正學問

學時有心得卽未仕時之經濟也

學者不必別爲詭異之行度越前人只檢點自家身上事要令得經旨便是切己工夫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既曰當然之理又曰事物乃知離了事物便非道又曰日用乃知不關日用便非道故學者學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講者講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窮高極遠者與孔孟作對頭探賾索隱者與宋儒添註腳在朝不言朝從政不談政他日投大遺艱柬平生所講者而用之未必得濟只是日用二字不曾理會耳

王陽明先生客坐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士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嫚戲惑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書此以貽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噫吾輩亦當書此於座右

僧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

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不言得罪之故猶是忠愛之心非矯情乃大義也

東坡謫惠州自言譬如生長此地便了黃山谷謫宜州自言做秀才時貧陋原是如此皆素患難之意

素位而行之理說來如此親切遷謫之臣肯作此想眞無入而不自得矣

荊川云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

經綸之迹與古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書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爲有益之書若祗可以資文辭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況好文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識見者與人自別正不必藉此等星學子也

近時讀經觀史專爲采取詩文材料全無心得不能貫通等星學子四字切中其弊

林平泉云玩味書籍若止思索義理恐亦未爲得法須反求自己存心行事以書驗之方有益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性之所賦學者己之所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有諸心古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搆室而無斧斤有學無才猶當師識水性而無舟楫才也學也相資爲用無媿眞儒矣

只要耐得淡泊無往不可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貧賤富貴均有受用處均有受苦處不甚相遠所以古人安命任理安之則隨處皆好

知富貴亦有受苦處貧賤亦有受用處可與言處境之學也

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爲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的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是天下之拙夫愚子也

意念雖佳然終是難通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不欺若不賣法不害民作官持己之三要

養生復性必兼禁非乃非姑息縱惡之政不欺若不賣法必不害民方只不欺之實事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事不能省而民不得其所者多矣

厭事必致滋事耐煩轉可不煩爲官者不可不知

人見輕財樂施概謂尚義不知義者宜也如權衡然輕重多寡固自有別故吝財不施則惠酋混施無等則恩濫均爲非義必也在同宗論服屬輕重在外戚論親情厚薄在

朋友論交誼淺深酌等而施以次而及斯爲義矣至於人當危急情極可憐吾一施而有起死回生之力不問親疏隨所急而厚助之期於必濟此又不以施子之常理拘也平時施恩有則遇急難施助則又以濟事爲度不以親疏常數拘也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

白晏子有此舉爲此論推恩三黨原有差等可爲睦族之法

陳思復謂顧益卿曰我輩登第宗親交游皆喜動顏色脫今日不稍爲之地曩喜何爲者

范文正公貴顯後常作此想所以推恩戚族有必當盡之情有不容已之誼

窮理者窮道名利何用窮道名利與此身孰重窮道名利可必得否恐枉費心力此理書上常說只是看得不親切耳此亦窮理中之一端

曰窮理凡理之所在皆宜窮也書上常說人看得不親切深中讀書弊習可見讀書祕訣總要看得親切耳

洪容齋以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猶毒多在於稚席杯觴之閒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一卦尤加謹焉

世事險阻憂患伏於宴安杯酌閒者不少就需卦而體玩及此可謂善讀易矣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常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其憂勤惕厲當何如

恆言好人難做好事難成又曰好事多磨折予爲之語曰實在好事原不易成易成者必非好事做好事者毋忘惕厲之心並益堅其爲善之志可也

用人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援即人主亦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也以

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才能孰先丁文簡公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如此方見用人之權衡又鴻漵勸之良法昔人謂循資格所以待中等之材而不可以待非常之士與此正可參觀

大臣疑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於外僕隸窺伺於內甚則子孫親族竊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藏垢納瑕持其一事凡居要路皆當廣養沈靜不可輕喜

易怒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隙衆心已離而官司猶恣其虐以甚之此治道之可憂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設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馬人望脩括戶口不兩旬而畢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是矣保先謝曰公遠慮吾不及也

行愛民真心又有憂國遠識方肯慮及他日厚斂

上虞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

居官最忌作俑無因一時口腹遺地方永累也

人情所甚利與人情所大不便者不可輕防防必潰一潰必甚先王制法調劑人情竊之使不至於縱又不強之使至於潰故人情常相安而禮法不病

王安石新政雖行而害民誤國皆坐此弊

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竇之滋始於簿書之繁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點首慣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溼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徒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竇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世之瀾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動惟有學有識者不徇習以居非能違俗而任道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事者惡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象山立論靜鎮不擾足以徹其所學矣

世俗以炎涼爲薄惡然重厚之士亦不能免此愚謂勢利生死之炎涼不可有道德名分之炎涼不可無李適之云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此勢利之炎涼不可有也翟公云一死一生始見交情此生死之炎涼不可有也孔子云韶盡善武未盡善蓋不論當代之勢利而論古今之道義此道德之炎涼不可無也又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此名分之炎涼不可無也今人喜爲炎涼者固是鄙夫不足挂齒其有不爲炎涼者又未免如北宮黝之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此豈君子之正道乎

炎涼二字之義卽寒暄也天時不能不寒暄亦不能常寒常暖此天道人情之自然無足異者每見士當窮厄爲時所輕恥忿世情炎涼此皆不知自反不能隨時之故至於道德名分之炎涼更爲天經地義不可假借豈可視爲薄惡而怨天尤人全不自反自責乎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雖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

雖力而不能自保有眾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沈趨利避害碌碌庸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斂怨怙終無所顧忌有外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放曠出入不就禮檢然規模宏遠小疵常累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僞爲天下之大惡古天下之大名事倖不敗當世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變近於俗敦尚古樸則人於

腐宦便姑息嚴便猛鷙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

心術才識各種人皆有益見知人不易而共事之當愼也

王荊公變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流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

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利名資歷序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營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未嘗申以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

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邊警逼迫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功也其言非不鑿鑿中弊後來事功變亂舊章不出於此但泥古而戾俗拗衆而信好遂成國家不救之禍國監舊有荊公文集板陸儼山公命與籍臚模印數部以遺朝士時學錄王玠鏤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公憮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官

微而廢也

安石此疏切中神宗時之病及其當國所舉行者不外蹉傷之意惟不顧人情便與不便不察時勢順與不順一味强民以從己違衆而獨行是言病則是而用藥則非也醫之治病必須就病者之强弱應補者補應瀉者瀉未有將病就方而强以投之藥雖對證而病人難受轉傷元氣又生他病若當時肯一體察民情參採衆論因勢而利導先其易而後其難未始無一二可以有益於時也此種議論業已禍宋豈宜傳播後人學術之偏

不可不防其漸以王學錄之言而止有以哉

事親者養口體不如養志固也今父母有子而成科第可不謂之養志乎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或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奴僕其拯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口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為之檢點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農夫販子父兄子弟團圞一處其麤飧無日不相共其痾癢無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卻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

剜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為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並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此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也此段議論發之陳眉公余讀之不覺淚下霑襟

父母教子日求科第日望居官半生心血業已自累今轉因科第居官而還多受累在父母口雖不言能毋心悼乎為科第居官之子其亦猛省而時時思所以養口體養志者庶不為科第罪人居官之不孝子也眉公此論寇公述之均有關於倫化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鄒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不知此味

人肯好學自是有福若好學而時日可以容吾學物力可以資吾學又有良師益友相助為學豈非大福乎予自幼百事無能惟喜讀書託先人蔭庇節衣縮食筆我讀書曾有聯云有工夫讀書便是造化將學術用世方

見文章至今思之且幸且愧

儘有聰慧子弟而父師專課以時文竟不知史鑑為何物所以有讀到髫齔書之告若教之讀史識可尊可學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幾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無論綱目廿一史即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

不能解解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教子弟者宜思之勿以己之不讀而轉誤後人也

子弟讀史鑑足以廣目前見識資後來經濟言之親切有味近世學者恆以史鑑無關舉業有終身不閱史鑑者焉得有眞學問好人材

孔子道不施行退而講業洙泗門弟子筆之於書爲論語其篇第以學而時習爲首道千年而朱子釋之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以時習爲如鳥數飛夫曰學曰習豈索之無何有之鄉其人爲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其理爲仁義禮智信其功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踐之有實地循之有定序匹夫匹婦可與知能而天地理人萬物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矣自釋氏出謂人倫物理爲假合山河大地爲幻妄萬法惟心一念證佛當體便是動用即垂機鉢棒喝令人恍惚莫省賢智者喜其簡便易從愚不肖者喜其曠放無檢日沈溺於中而不返孔子好古敏求多見多聞焉不學而何當師之有憤忘食思忘寢七十而始從心所欲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聞利命仁罕言而詩書禮雅言顏請四勿而後如卓立曾勤三省而後唯一貫時習之學莫尚於

此朱子謂李德遠以學釋爲直截則孔子學而時習豈屬支離乎後人求陸直截支離之辨倣此而不知直截者廢學習終無所得支離者由學習深造自得而不可謂之支離也釋言徑朱子言效先覺之所爲學則實矣苑參千里索隱行怪波淫邪遁由此出矣可不慎哉

論語首言學而時習所習者何事此段齊舉四書論學之言以印證時習精義眞實時習事實與門之學千古不易不但佛老家不能假借後世異端口耳支離之學亦不能冒託爲學而不宗孔孟也可乎

學仕遺規卷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　孫蒲森　同輯校

陸稼書三魚堂文集　鈔名臨其字隊者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順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端毅從祀孔廟庭

謹按學必兼乎知行理莫備於經書習舉業者原期其研究乎經書之理以爲推行之地也倘於經書之理或浮而不切或似是而非義理不明措施安據陸稼書先生所著松陽講義四書大全諸書純正無疵

理明詞暢舉業家奉爲正宗顧猶有疑其善於講書而不善於臨民者今閱其三魚堂文集自論學講書以及莅民立朝無非經書之精義惜位不大顯未足竟其經書之用而坐言起行已足徵仕學相資體用一貫毋謂舉業不可以臨民治事也

國家以科目取士原非謂所取皆賢意其中或有賢者耳宋太宗謂豈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足矣士之列於科目者思太宗之言豈不汗愧前輩特由此以進身而所重初不在此學者不可不知

三載賓興諸官執事典禮降重多士彙征額其門曰薦賢爲國曰爲國求賢顧名思義既已邀榮進於今日自宜勵名實於將來今不能拔十得五而止得一二已覺可恥更有仕進後毫無建白猶以科目自誇而薄其不爲科目者其無恥更甚矣

科舉文字須在本原上著力要看作是真實道理切要工夫不可看作一時應試之事徒求之時文中也

事在時文中講求舉業所以舉業全無根柢世人所譏爲敲門瓦礫者是也

商文毅公曰士無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負於科目爲重是科目未足書而可憚也夫必如何而後可以無負耶將閱覽四物以備顧問乎上略九流之書無所不窺事方貳負之奇無所不識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記誦之學耳記誦之學可謂無負乎將著書修辭以垂不朽乎如遷固之史歐蘇之文長卿子雲之賦太白子美之詩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辭章之學耳辭章之學可謂無負乎將樹功立業以自表見乎戡亂如蕭曹守文如房杜捄一時之危振一

時之弊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昔人猶病之曰此功利之學耳功利之學可謂無負乎夫徒有科目既不足以爲榮加之以記誦辭章功業赫然顯名於世而猶未免乎負此非刻論也蓋士固有其當爲者士所當爲者非他孔孟程朱之道而已是道也閎肆博物而非如世之記誦也著書修辭而非如世之辭章也樹功立業而非如世之功利也是不待遠而求之卽我束髮所讀之書其中聖賢之所訓誡先儒之所習其至精至備舉而措之則道在是矣而人往往徒習其言爲科目之資而不能反求之身心

考究於民物一日得其所欲則棄之如敝屣夫是以遇益隆而行益汙位愈尊而品愈卑閒有能自異於流俗則又沒溺於記誦辭章功利之間而不能深求乎聖賢之道求其無負科目豈不難哉

因舉業無用於世愈覺科目有負於國祇知以科目爲可喜而不以科目爲可懼學之弊在此仕之弊亦在此

可爲浩歎

功令以制義取士制義首重四書使天下士子先浸灌於孔孟之言以開其心以培其德擴充其器識變化其氣質

斯教化之本而振興人材之要術也天下之讀四書者紛紛莫定矣榮利祿者以利祿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利祿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陋無識者既得其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以申己見而違私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望賢之人而不識其實以爲是眞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涵浸漬不可復變汨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適以壞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

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釁天下者亦代不乏焉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覩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眞上非此不以爲教下非此不以爲學學術正而耳目一是以朝多純德之彥野多方正之儒治化之隆有由然也

人材本於學術治化成於人材古今不易之理宋代多材而不能盡其用治化未臻極盛論世者往往惜之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

亦就處事接物而誠之正之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其卽朱子之意也夫

聖門之學講實事不尙冥悟誠正必先格致至善不外仁敬孝慈信視復不離視聽言動自孔顏思孟以及周程朱張淵源一脈閱此益顯然無疑意

年來與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上去大段意思是要鉄砭學者書自書我自我之病

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敎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敎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乎聖賢之言乎不合乎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眞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

讀書要句句體察身心講書要句句引入身心自不致有書自書我自我之病

近時士氣浮誇不得不稍去裁抑而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剏方爲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爲尙者今以貪鄙爲尙矣

士習如此學術可知治道可知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大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敎人未有不兼言禍福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於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聖賢恆以不肖自防也此其所以爲君子與

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惡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

以濟官法所不及但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爲香渺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微而變者又不能使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爲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逃其福嗜禍淫之迹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冢懸一律令於屋漏之中戶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惕然於心以去其所疑堅其所畏雖其言若有有爲而鉤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匿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

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官法有刑賞氣數有禍福人事有功過皆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而已不必爲過高之論阻人勸懲之機也世治則重孝義世亂則尚游俠太史公作史記於孝義之士未見表章而劇孟郭解之徒順津津稱道之長輕薄之風滋驕橫之習何其陋也此其所以爲遷歟故知孝義游俠之分則可與論世可與守身矣

讀古人之書原貴有識故孟子以知人論世爲尚友也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攄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之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卓然於波流之中直以爲是妄誕之道大丈夫之所不爲豈其視察偉辭不窺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惟恐學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策者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齊其味而不中其毒也

士子讀古文無不讀國策者先生懼學者祇知讀國策之文而陰爲毒所中也意深哉

宋史有道學傳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創此例以表之後世儒者皆述周程張朱之道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開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故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原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

道學儒林有此分別亦足為後世學者輕言著作不肯自居於述者之戒

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了儒者未有可以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為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為道學之外別有一途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為儒遂有儼然自命為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推尊濂洛諸儒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莫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為表裏不亦可乎

道學儒林合為一傳即此示儒林不可不知道學道學即是儒林亦提醒人心辨明學術之一端也

呻吟語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先生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克之勇自不能已蓋人生具仁義禮智之性不能無氣質之偏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大賢以下鮮有無病者其能不汩流俗而卓然為天地偉人亦在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難今人之病多矣能知病者有幾氣質不能變化物欲不能埽除意必固我膠於

中聲色貨利誇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方揚揚自得以為快意此和扁所以望而卻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其有瘳乎

呻吟語余曾節錄刊之閱此益知呂公生平得力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訓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為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

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灑埽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爲文則挑其機械之心奬其浮華之習惟以驚人耳目爲能聽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此生尚有當爲之事士習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發榮滋長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

之外

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隊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憚此則父君子所深病非盡讀書之咎也

士習之浮學術之非皆自幼而已然此二條不僅教弟子敎成人亦不外此此義已見於向所刻養正遺規冊內微嫌不甚暢切故又錄此以示戒焉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稽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尚駢儷偏僻之說注釋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攝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

之市百怪之物畏陳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罷敝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故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愼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爲吾道之羽翼矣

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切中後世之人心士習所云讀書偏駁之患尚不止此數家可以類推矣

古之聖人有以一夫不獲爲恥而欲堯舜其君民雖進必

以禮退必以義其心一日不忘天下卽終不用於世猶必刪詩書述仁義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惟恐大道終不明於世而斯世之終不得與於道也其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獨善者窮居自守不能如泉夔稷契之所爲耳非謂斯世於度外也謂斯世於度外而以嘯傲林泉爲高是沮溺之流所謂潔身獨善而非聖賢之獨善也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聖賢之行雖不必同而憐憫斯世之陷溺曲盡吾所以振救之心則無不同也

聖賢之學與忘世者不同言之明切如犀分水

王道之與申韓猶琡玦之與美玉也王道未嘗無刑罰然非申韓之刑罰也其體則仁其用則義若申韓則以殘酷之心行殘酷之事而已故謂聖人不廢刑罰則可謂聖人不廢申韓則不可

以殘酷之心行刑罰與以哀矜之心行刑罰不啻同牀各夢司刑者問心自明可以知所審處矣

余才疏政拙部議罷黜固分所宜私心切懼者世俗不諒謬以余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非細其實余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尙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撲少其迹類於縱弛耳余方自愧不能體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旣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官場風俗所關故於知己之前陳之使知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未敢以此答人也

去官以此引咎得情得體無非愛民婆心不計一身得失惟計民生休戚可以奉爲官箴

黃庭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自今日哉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汗愧也

范文正公義田贍族皆此意而成非爲名也

禁止冒勢盛德之事然親情族誼亦不可傷莫如就事詳訊曲直直在親族則理諭使之消釋曲在親族則溫語爲之調解如是乃不造孽於疏遠亦不結怨於親族

冒勢宜禁有此善全之方情法兩得其平

羅惟德任甯國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事寅問何事曰貧宗有十數人以儀莊遠來所積俸餘施散殆盡諸眷屬無阻撓我者爲是暢然耳

此周濟貧族者過來人語總看得貧族有不可解之分誼乃有此不容已之周濟難概望諸眷屬也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約束子弟中卽寓物色勒戒之道最爲眞切

余訓課子弟與他人異科第仕進且聽之於天必欲其爲聖賢豁上人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謂向上者學求有用故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雖是記誦之學而熟於口慣於心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義理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初學雖不能盡看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義理自能融貫

此最緊實在工夫於近日尤爲切要

傅元鼎曰古有作勸學詩者備言書中所有以欵世俗曰

自有黃金屋曰自有千鍾粟曰有女顏如玉曰車馬多如簇此語流傳至今沁人心髓和父以此望兒孫師長以此教子弟若曰果能金多粟富妻妾車馬之奉讀書之志願已遂能事已畢一人仕途凡所施爲濁穢邪曲安有清正之理

爲學求仕原不必諱若爲車馬甚奢而學則立志已差異日得志未有不縱慾敗檢者近日自命學者而仕竟至不可問亦不以爲恥皆此故也

有刊刻詩文挾之以走京師謁顯要者先生曰所貴儒者卓然自立安分守己而不屈曲於人刻勵於中而不肯炫耀於外其遇與否聽之命耳一有屈曲炫耀之心則有乖恥之昌黎之文照耀今古而王宰相諸書先儒猶病其輕進三閭大夫之騷上追風雅識者猶嫌其露才揚己而況才未如三閭昌黎者乎自世教衰微士不以干進爲恥亦不以樸實爲尚方習取業市邀寸進輒刊刻詩文誇於儕輩稍不得志便迫不能待苟可以進身者不問其何途而從之視聖賢安命守義之學不啻如弁髦兒竟其遇與否皆有命焉彼其所爲何曾有毫髮之益哉竊願有志者以

學問厲於己以遇合聽於天以樸實爲寶而以輕佻之習爲可鄙將來所造有不可限量者矣

有諸生將遊泮及考前列試作增批精刻持以送予予勸之曰始進之作未必藉住刊刻不如將此刻資購書史延名師再加誦讀相期實大聲宏可傳者不止此試藝也將試刻當下給還諸生感奮而退繼後不復有送者稼書先生此論切中弊習有關學術

看愿朝事當如身預於中人主情事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小人其處事孰當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會熟練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

如此讀史政事文章兩得其益

論太極者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必從陰陽五行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學者不從我身切實求之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在天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不紊則爲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爲道以其純粹而精則爲至善以其至極無以復加則爲太極學者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斯太極在焉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分爲五常發爲五事布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合吾身萬念萬事無一非理是卽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一念一事無之非理是卽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日用常行之中而太極之全體已具於吾身矣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恐以聖人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朱子解之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耳

自來講太極者率說得高遠深奧學者非不熟讀其語卒難明其義理今就人之身心上指點何其顯明而切近也中庸由天命率性而明道之不可須臾離其功在於愼獨其效極於位育至誠盡性而至於贊化育參

天地其次則由致曲而可以動變能化皆此義也學者欲明太極之理愼毋求之遠而不求之近求之深而不求之淺也

江陰徐子南瀚著四書惜陰錄其大旨謂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廿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學者誠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勿視爲弋取科祿之具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專爲吟詩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必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

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惜陰錄論學未知純雜異同如何閻先生此序深切時病大有益於學術

辛復元遺書名全字復元一字天齋山西終州人明萬歷貢生

謹按辛復元先生經世爲學明末屢薦不起隱居著述論學論政可法可戒遺書具在其言雖不見用於當時或有益於後世原書附載姜曹兩先生之論均有關於仕學故並採而錄之

會讀論語者如遊杏壇之上親見孔顏諸人上下議論藉以長善救失受益無窮不會讀者只作一場話說資記誦而已博青紫而已

因博青紫而讀論語因讀論語而志孔顏諸人之志學

孔顏諸人之學藉以長善救失方不負論語並不負制科取人之意若作一場話說與不讀論語等此非博青紫之咎不善讀論語之咎也

三省者曾子就自己受病處用切近工夫也人各受病不同擇各受病而對證治之二省可也一省可也四省五省亦無不可矣必拘於三省方爲學曾子乎

人各有受病處知而省之且日省之病雖不能盡去必不至太甚此曾子隨事體察反身克治工夫日日能省日日有益原不拘定一日三省也

朱夫子集小學大有功於世教但亦有非小子當下所切近者愚意以夫子弟子章六事爲綱取古今言入孝者若干條言出弟者若干條言謹信者若干條言愛衆親仁者若干條言餘力學文者若干條以實六事之意爲小學上篇又取古人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學文之善行若干條以實上篇之意爲小學下篇當亦朱夫子所首肯也但不知得遂此志否

大學有衍義孝經有衍義皆採古今嘉言善行以填實之朱子集小學載嘉言善行亦此意也此章教弟子六

事本末兼該作聖工夫已基於此以此爲綱採古今言行以類載入爲弟子衍義更見切實近代名公著作甚富惜乎未見此種

問弟子若依此章用工夫於舉業不相妨否曰是爲有根本的舉業

以此章爲舉業工夫似迂而不切試思上截六事即尊德性也下截學文即道問學也孝弟謹信親愛皆有切實工夫豈非有根本舉業乎

見賢見不賢不必深講見即聞見之見賢不賢在衆人中固有即一人之身亦有賢處不賢處只要賢便思齊不賢便內自省然必平日有工夫臨時方識得賢不賢方可思齊內省此工夫於日用間可用即誦讀間亦可用

此與三人行章參看總見得無地無師無人非師無時無事不可以得師也說到平日有工夫方能識得賢不賢尤爲切實周到

問周急不繼富不惟道理當然事體當然即人情亦當然而世人往往不周急偏繼富者何曰篤富之有厚報也故爭添錦上之花料急者亦終如此也故不投井上之索甚

至從而下石矣甯思彼既上青雲矣我再趨時扶之是謂無恥彼既墮深淵矣我忍袖手視之是爲不仁此俗態也私心也澆薄之風也眞小人所爲故惟君子周急不繼富也蓋君子識見志趨原不苟同流俗予奪權衡一依乎道義益寡裒多補天地之有憾裁成輔相付物情之自然立丈夫之志不長錢虜之驕體拯念之思而起溝中之瘠財殖途也至此足見聖賢之眞作用眞經濟噫安得人皆君子與之砥礪波挽薄俗也

君子周急而不繼富推論及此質有關於人心風俗不

僅用財之有道矣

自家道理明白正當講學使人皆知不然便是自私自家道理不明愈當講學向人求知不然便是自棄古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藝特游之而已今人志於藝據於藝依於藝道德仁曾不一游焉學術人才所以皆不如古也

今之舉業家所攻制藝原非游於藝之藝道德仁皆可於制藝中見之所謂文以載道是也故學者用功於制藝即所以用功於道德仁自學者將制藝視爲游藝之

藝其用功也亦同於游藝之游遂至窮年屯蹇惟知求工於文藝雖亦嘗爲道德仁之語究非實求有得於道德仁亦無所謂志據依的工夫也此段云志於藝據於藝依於藝而於道德仁不一游數語可謂喚醒今之徒求工制藝者然其爲舉業家指點切實功夫固即此而在矣

暴虎馮河不惟不可行三軍用之於行必遺憂於朝廷生民用之於臧必流禍於士風名教漢末黨錮諸賢其左驗也

勇往直前之概不用於正而用於邪任氣質而不任道義此道術之不明而所學者非也

孔顏之樂不是高潔不是曠達不是瀟灑蓋天理上受用名教中樂事也

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事父可事君其理在詩能興能觀能羣能怨能事父能事君其功在人

詩可以興人禮可以立人樂可以成人惟自興自立自成人方覺經學有益也

所謂以我讀經其有益也經之功其無益也經不任咎

書原不負人人自負書爾

舊醫書者因病立方讀醫書者擇方醫病決不肯視醫方爲空言無用也聖賢經書其益人萬倍於醫書世人肯如讀醫書者讀之方不爲侮聖人之言

讀聖賢書不如讀醫書之有益豈不可惜

問何如可使學者皆爲己而不爲人爲古而不爲今曰上惟風下惟草在上者以古學教人取人則爲己者固爲己爲人者亦轉而爲己也不然爲人者益爲人即爲己者亦轉而爲人也雖然眞爲己者自然不爲世轉如此幾人

教人取人皆有實焉教人工夫在平日其功大取人機權在臨時其效速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箇經久妥當的法子

問仕學相資學在先仕在後宜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先說仕而後說學何也曰此章不止是說仕學相資蓋見當時世道之壞其病全在已仕者不肯留心學問止圖有利於己不思利及民物也未仕者窄談學問不肯矢志經綸故已仕者不免俗吏規模未仕者止是曲儒體態

世道民生仰賴何人故先對已仕者言仕而優則學令已仕者不以俗吏終也又對未仕者言學而優則仕令未仕者不以曲儒終也論仕學次第宜先說學後說仕論關係大小已仕之學最喫緊未仕者次之故先說已仕者後說未仕者此有關世教大議論豈止於仕學相資也

予向以子夏先言仕後言學見得已仕尚不可廢學則未仕者豈可不先優於學無非仕學相資之義會於課士直解中者論及之今云已仕者多不務學不學之俗吏知有己不知有民無裨治理故先望已仕者以學毋終安於俗吏也至於今日之學者即將來之仕者故望其學優而仕也夫已仕者更不可不學不止於仕學相資之義矣

國家制科之意蓋謂經術關乎心術文運係乎世運文理精當有言足徵有德文詞荒謬無文足卜無為士欲經世理物不由此途終無進身之階經理之志何由得展使伊周孔孟生今亦必就此途矣況所作文辭無非發揮經傳果能存心養性窮理致知日用飲食何非攝心之資況舉業乎使司馬溫公不由此途則旋乾轉坤之功自何而建

薛文清不由此途則繼往開來之志何由而彰故學者惟患此心之不真不患科目之為累此心果真由保舉而仕時也即由科目而仕亦時也河津涑水曷嘗不由科目濂溪伊川曷嘗專由科目是科目保舉進身之迹不能不殊經邦濟世之心何嘗不一君子時而已矣何必拘於迹哉一部論語皆聖賢之言即聖賢之言可知聖賢之為人知聖賢為人自家之所以為人者可知不然孤負聖賢是孤負自己

論語二十篇中不是法語便是異語原欲吾人改之繹之

同爲賢人君子可以修己治人參贊化育若云只作記誦詞章材料正是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與侮聖人之言何異

聖人將奈之何

人自束髮受書無不讀論語者無不能記誦論語者可見非不悅不從也乃於己全無所得於世亦無適用豈非不繹不改乎夫子此章已將後世口耳記誦之習道破所以有吾末如之何之歎

孟夫子在當時皆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想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者決向不迂闊而遠於事情處做也至今觀之其所成就結局千古難掩

以孟子所言爲迂闊而不行則所行者皆所謂不迂闊而近情者所以爲戰國之時也

孟夫子品騭賢聖俎豆宮牆言布天壤在在傳誦當時得一展布必有可觀惜無人能見及此肯信及此竟使之徒託諸空言而已也後世倘有見及此信及此者即其遺言措諸實事亦必有可觀不然徒崇祀其人傳誦其言買櫝還珠究竟何益

或謂後世較孟子之時更不同矣安可一一板執其言而

力行乎予曰譬之菽粟不論古今食之皆可療飢譬之布帛無論古今衣之皆可禦寒

今之學者動謂古人之言迂闊無當爲能行於今日故以讀書爲無用於世也闊菽粟布帛之喻可以悟矣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義是也庶民去之禽獸君子存之所以爲人孟子七篇只是欲人存之爲君子而不愧於人恐人去之而自淪於禽獸故直指性善示人其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在此其所以知天事天而立命者在此其所以補世長民而爲百年之名世者在

此故揖讓則稱堯舜征伐則稱湯武願學則在孔子下視桓文爲假管晏爲卑列國之主皆爲槩人於國門之外或曰月攘雞列國之臣皆爲乞墦登壟皆妾婦皆穿窬楊墨講仁義而差者則詆爲禽獸告子則斥爲揠苗仲子則視爲蚯蚓惟有此胸襟方有此眼界有此談吐眞巍巍然一大丈夫哉故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下

從來人心之壞釀成人世之壞從人世之壞處救是揚湯止沸從人心之壞上救是竈底抽薪噫此惟可與知者道也

聖賢未嘗不重廉但廉而有益於人倫世道廉可爲也廉而無益於人倫世道廉不可爲也孟夫子正恐陳仲子以廉自多無益於人倫世道耳

未有廉而無益於人倫世道者其無益於人倫世道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學故耳

讀書須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益如人far不厚重不忠信交損友吝改過一讀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便能厚重忠信擇交改過方是善讀書者若依舊不厚重不忠信交損友吝改過毫無身心之益與不學者何以異也

一章章句句皆如此讀有法有戒讀書烏得無益

近世謂居高位享大爵爲顯親之孝不知孝經明言立身行道方是揚名顯親並無爵位之說不然何古今有爵位者多而以孝稱者寡也

居高位享大爵其勢其力可以廣行孝道何以不愧於孝者不概見更有因此而多不孝之行反不如食貧居賤者之無愧於孝此有位者益可愧也

出言必須切身心關世教不然不如無言

異端有理障之說俗儒有和之者不知既名爲理便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安得更有障乎

不好學以明其理故理亦有障六言而有六蔽皆理障也

莫爲人情喪了天理莫爲一時壞了終身

此指私情言若情之公者卽天理也何害之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節夫子不是全令人丟過兵食專言民信若經生曲儒之見也正見兵食未足之先必有民信方可使兵食之足兵食既足之日必行民信方可保兵食之足民信二字正爲兵食萬全之計蓋

必如此兵食方爲有用昧區區不知經濟本源日議籌日議兵時事無分毫之救者相去眞天淵矣議饟議兵原是救亂要緊急者而民信尤足食足兵中要緊急者不然人人喪心卽偏地黃金人人甲冑亦無救於危亂也在上者身心潔淨可以爲民信之本然止自家潔淨亦不濟事必須誠以開導之多方以培植之隨機以鼓舞之然後民皆可信而兵食方有用也

足食足兵而繼曰民信之矣三句原不平列可見兵食未足之先已少不得民信民信原貫乎兵食之始終非

兵食既足之後方去講民信也而所以致民之信者又有本焉此中便有仕學相資之理在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此是聖人談學即是聖人談兵從來兵法之妙無出於此方寸之內怵如虎危險如河一味勇敢擔當不顧成敗不可一味退怯無救於成敗亦不可須是從擔當中運以小心從小心中生出謀略畢竟要擒虎而不爲虎所吞要渡河而不爲河所溺此方是聖賢心思豪傑作用好謀而成須是採衆人之謀而士以己之謀師心自用不採人長必有禍患衆言淆亂不能上

張朝令夕更亦有禍患

臨事好謀二仰聖門論學仰聖門談兵古來行兵致勝均不外此不止爲暴虎馮河者藥石也從擔當中運以小心從小心中生出謀略予言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軍士數日一操似教矣然止教以武藝何嘗教以知謀凡尊君親上和衆立功不欺擾百姓道理何絕口不一及也宜將忠義廉知道理及武經百將傳陣圖等書每操前一日爲之講說淺近明切使人人點首會心次日再方操演則道理明心志定得一知將勝得百勇將也或疑武夫暴悍難盡繩以禮義不知禮義者御世之轡轡也人各有良導以禮義未必不入未必無補未必不從此而立功業不然韁繩一去彼將何所不至哉其所以愛我百姓者在此愛我三軍者亦在此

操兵者訓練也夫曰訓所以講明朝廷養兵衛民禦侮安攘之道又曰練所以練習技藝武勇步伐止齊之節訓須晉曰瀝心練非虛文故養不然何以云教民七年方可即戎何以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也操兵者先要

將兵看得與民一體相關更須司民之官管兵之將看得兵民一體相關庶地方得兵之益不受兵之擾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之言今日對證藥石不是教民不完城郭不多兵甲不闢田野不聚貨財空講上之禮下之學以成人和正是言有此上之禮下之學而成人和方可從此完城郭多甲兵闢田野聚貨財如城郭完兵甲多田野闢貨財聚更可以守不然離了上之禮下

之學人心不和雖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一時俱備未必不爲盜資又況萬萬不能備乎

看得城郭兵甲田野貨財與上之禮下之學相濟而不偏廢庶幾有備無患有天時地利而無人和不足濟事亦非人和則天時地利皆可不用也孟子兩如字正須善會觀此更曉然矣

興起兵法曰敎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夫興起狙詐之徒也猶知人和之重

如此若夫上下不和文武不和軍民不和貧富不和人人另是一心各人自討便宜即有饟饟不足以養兵即有兵兵不足以救亂何以平寇而奏廓清之功問何如可以得上下之和曰在上者休勉落一分軍饟休妄幹一件非爲念三軍勞苦飢寒眞如慈母之於赤子敎三軍忠義知勇眞如嚴師之於後生恩中有威威中有恩自然可得衆心在下者休欺哄上人休違犯軍令休將月糧浪蕩卻嫌費用不足休將平民枉殺假作自己功績立功眞實向前關賞又相忍讓自然可得上心如此則上下之心自和問何如可以得文武之和曰舊習重文輕武文士因而慢武武夫因而怨文其實文不可視武爲血氣無知武不可視文爲浮華無補當知文謀武勇均有益於國家均有濟於時事如一人之身耳目口體各相爲用如此則文武之心可和問何如可以得軍民之和曰民靠軍護軍靠民養爲民者當思軍士不顧性命爲我防護身家雖他有些作踐不免小有苦楚比賊來便宜尚多何苦因而讎怨因而罷市爲軍者當知今日百姓外遭寇患內迫糧差人人苦楚處處傷殘設軍原要安民不使害民我若强打强奪使民怕

我如狼如虎與賊有何分別何苦使人日日呪罵如是則軍民之心可和問何如可使貧富之和曰富人當知流賊之來全爲富人非爲貧人都是貧人賊決不來何苦慳吝事事觀望貧人推委貧人偏苦貧人即稍割有餘以救時事比賊搶殺畢竟便宜貧人當知自家生來命窮人富與我何干賊來一概混殺貧人也有身家即一切勞苦原是各人自護性命不是偏救富人何苦糊塗妄與他人爲讎如是則貧富之心可和上下和文武和軍民和貧富和守必固戰必勝功必取可以奏埽除廓清之功矣

兵荒之際人各一心惟有準情酌理開誠曉諭勸戒文官武將軍民士庶貧者富者有所感動各盡其道同歸於和若恃刑章法紀必無濟也

王陽明巡撫江西置二匣於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一時上下之情流通奸匪皆無所容先生無我如此此大知也大仁也如地方有愚頑滋事上之德意不能下達下之冤抑無由上訴者願法陽明先生鋤去自家尊倨體態廣張告示凡民間疾苦軍情機務諸人願條陳者俱許條陳公門不得攔阻擇其善者行之勿露何人條陳使

言者以空言而受實禍言不可從姑置之合眾人之聰明識見以為一己聰明識見則不患知謀不過人而生民困苦不可救地方滋事不可平也

求通民情願開己過二語人亦知慕而效之乃羣言雜進心無主宰於事未必有濟陽明有學有問心虛識達有執兩用中之權無偏聽生奸之弊合眾人之聰明以為聰明上下之情流通不滯達至通安所以為有用之道學也噫人可不務學哉

王陽明平宸濠不事誇張不動聲色論者以為陽明講學而平宸濠其實乃由平日於孔子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有心得有妙用非空空講學即能建此蓋功也後人不肯信學又不肯去講學其智當高於陽明孔子乎可知講兵機要務非是口頭之予者也使倘如講之乎者也之文詞虛套何貴講亦何暇講哉古人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非是崇文正是修武備中極要緊事世界之壞先由人心不正道理不明若在上者道理明白自知所以愛下在下者道理明白自知所以忠上富民道理明白自然伏義輸財貧者道理明白自然向前効力平土道理明白自然

不違犯軍令作踐百姓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可見提醒人心眞如救拯有出一人不可少一月不可少

山東盜起德州集兵王心齋先生過此其州守問曰兵貴勇某儒生柔怯何王曰某請為公譬之家富畜雞母其所畏者鳶也一日引其雞之野鳶忽至即奮翼相鬬竟不知鳶之可畏何也愛雛之心眞而切耳公民之父母州之民皆公赤子也倘不忍赤子之迫於盜不忍坐視將奮翼相鬬者愈於雞母也州守聽其言嚴為備禦州境安堵蓋眞

能愛民如子治國如家自然不肯虛應故事苟且塞責絕難事體遇善處者自有好謀略出來何也心眞切故也今日且先求一片眞切愛百姓的心纔講智謀勇功

人但知地方有一智勇謀略之官可以禦寇而不知有一眞切愛民之官雖無智略亦可以禦寇蓋眞心切於救民民亦倍增感奮同心協力衆志成城此亦禦寇之一道雖雜之喻有味哉

賈琮爲交阯刺史初交阯屯兵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冤

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使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歐陽元任蕪湖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豪右不法元痛繩之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敎化大行改武岡縣尹時赤水太清諸獠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滿野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掊剋之情有弗堪忿而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夫二公定亂方略如此地方有如是有司自然無盜卽有之亦不難撲滅也縱不能全救亦決救得一半

地方濫事抗官率由官司處置不善有以招之或激之使然也賈歐二公到部訊得其情爲之去其害患許以平反在俗吏必以爲近於玩縱不知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以峻法繩之而法難加衆不如開誠曉諭使知國法擇其首惡一二加以懲治餘概免究使反側者自

安此非不學無術者所能辦也

附婁氏何語錄名寶字夙阿河南舟徒人明嘉靖進士官至福建督學副使

賢人君子或不得於位則當退而與鄉之後進同志之士時時講明學術以正人心挽頹俗於一鄉庶幾可推於天下不可謂山林無事業也

洙泗之間相與授受其爲邦爲政之問答未嘗不留心世務而兵農禮樂皆聖門有用之實才故由求點赤所自許者如是而聖人亦果如是以許之要知古人學問種種是實故其所許與其見許於師門者不謀而同如此下此如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已憂先天下而胡安定教授蘇湖亦分門講肄使各專一長以見於世蓋其所以爲學爲教尙皆有古人之意在也後之馳騁於觚翰咕嗶於口耳者非詞人卽學究耳要之皆無用於世

爲學留心世務衡才必求實濟論志不尙空言立教期於經世聖門師弟授受歷歷可考學者每視爲迂闊而不切於時難與言矣

士大夫之患大概在於習世態廢古道靡然成風先達諸公不以道義引進後輩後輩之士不以道義推崇先達諸

公至於儕輩中亦不以道義相切磨而徒爲一應含糊遜避慢不可否之說以免身患而取世資有能談及身心經濟者不以爲迂腐而不適於實用則以爲輕躁而未及於老成緣是實學愈無人講授世道愈無人擔當有心者所以致慨也

士人志向不高由義利不明義利不明由教不立耳啖義利於隱微擴性體於廣大積之以久摩之以漸率之以誠或者士心稍向高明風俗亦漸還淳樸矣

明義理以整儒風端士習以厚民俗其事以漸摩而入其效以積久而成泛論似迂細按最切

士子童穉時便習聞勢利語於其家庭父子朋及長而遊學從事於師友也亦只是習爲勢利耶閭中朋有一人不爲勢利語不喜勢利事者衆反指爲迂而笑之譬則一國之人狂有一不狂者衆反目以爲狂也

士子爲學若爲幹求勢利則朝夕孜孜親師取友皆勢利也若爲求志達道則朝夕孜孜親師取友皆道義也同牀異夢學術邪正皆判於此明焉恭定公謂舉業一途止須轉念不須易業誠確論也

講學者多談高虛而略本實試思道在蘇倫日用治己治人初無二理故身心性命通之於經濟世務同條共貫視學問中擬倣蘇湖教授法以經義治事分門課督未有成效至今猶滋耿仄然圖人士未嘗不是其說於既去也

就經義中講求治事之理於治事時推廣經義之用體用一原顯而易見信而有徵猶以爲迂闊難行則積習之難反也

附曹眞子薦舉業書　名于汴字眞予山西安邑人明萬歷進士官至左都御使

國家建學任官制度宏遠其制不可闕其意不可湮也存

其制而失其意天下轉疵其制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循名實實轉衰而盛之善物也

建官設學原係興學造士古制今失其意而徒存其制所以士學不能如古循名責實是在司教者

學宮屋比矜韋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官聯綦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立官以爲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惑焉總角之子市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資其

父負戴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胄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卽亂小學之日也

既進膠庠對越孔孟所宜專明新之功夫剔義利之輕重躬學躬習躬說躬樂試則敷其所得於文仕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止求帖括日工雕繪租裼而玩齊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白人曾不思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士薪樵之錄也是入大學之日卽亂大學之日也

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而或乃謂棟樑宜拓食奉宜摯址并鄉鄰利吞都市狎猶僕從囁嚅公庭賀者在閒詘者盈衢稟方誇詡謂兀兀積學竟抵於成矣夫學之成也謂道明德立豈徒溫飽豪華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卽學敗之日也

入小學之日卽亂小學之日入大學之日卽亂大學之日學成之日卽學敗之日言之透切可慨可惜

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已虛浮仕將安藉自非抱明穎之資葆渾朴之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跋古用能巍樹匡時之勛光映名邑之錄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

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更甘逢以故習家人悅其獨潔則謂汶汶之榮事也桓桓之建牘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聞稱也閃閃之趁時也詘以四境爲家而不廣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爲子而不私滿篋不守之子醜莫醜於厚獲悔莫悔於負時其乖謬遠矣

有良牧焉聽斷明訟獄息催科善通負充酬應周遑遄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爲未

遠闊然若異任豈簿書期會遽爲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沈於冷署長日咄咄罔可事事抱關亦有常業乘田要在苗長豈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忝於職也

事者以一身爲廉而尊者以衆理爲理若不問其職細職上職綱職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闊其體也諸如此類治胡以興豈國家建學任官之初意哉

學已虛浮仕將安藉居卑而忝於職居尊而闊其體均由所學之日非也

學以適用孔門弟子頻頻問政故論士則不辱君命不遠於政者無取誦詩近世名賢亦曰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今時制科亦有策論經世之學胡可不講稍亡弊今須預圖於知禰之前

如此立志向用工夫則舉業皆有用之學簽任皆有本之治矣

後生小子生而聰明若不令其讀聖經四書而讀異學之書誤視天地品物盡屬幻形別認一箇靈明指作本來面目一中此毒後雖讀五經四書終不相入不信子臣弟友肩言庸行卽是性命而强捏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何思何慮不識不知等語作爲性命本體且證以聖門所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人以下未可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合於異教所云下乘中乘之上自有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人人直知直能其知其見易知易能當能之正學亂矣

異教惑人每引四書中孔孟之語爲證學者往往信之予於性與天道諸章曾爲考究證之先儒議論毋使談空說幻者有所藉口此段先得我心

李大蘭編經史便蒙參以金仁山之綱鑑前編朱子邱瓊山之通鑑綱目而會歸於國朝統紀上下數千年開卷爲成書使初學讀之卽知如此爲盛時如彼爲亂世如此爲正學大道如此爲異術邪道不爲高奇迂腐之論而爲制科舉業平常達道得志可以澤加於民不得志可以修身見於世之學也

經史便蒙其書未見觀曹貞予序意有神舉業誠有用之書也

葛中恬省心微言　名錫璠號中恬江南崑山人明萬歷進士仕至按察使卒贈太常卿

謹按葛中恬先生遂於心學所著有正言危言戒言慧言總名曰省心微言爲近世學者求於言而不求於心者痛下鍼砭語語切於日用耐人咀嚼其子端調先生幼承庭訓浸淫古籍所刻者皆經世之書海內稱爲葛板傳誦久矣予於其嗣孫葛揆書案頭得卒讀之卷帙甚富不能備錄錄其切於學者仕者以志向慕焉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古今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一毫之怫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

大器必由規矩準繩

有規矩有準繩大器方有用大業本於小心事功本於學術也

揚帆於大江躍馬於險道瞬息百里天下之至快也反思則憂處不傾之地乘獨後之馬樂莫大焉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故言出而人信之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久將自服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詐已覺則我不受其詐原可不言語本薛文清公令人愈思愈覺有味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讀史最能益人神智事之成敗皆識者先見之後果不爽此等處殊開人見識

史書所載皆前事之已驗者讀史者不肯視爲空談故事則識見廣而法戒昭矣

葛端調承恢堂日錄名鞏字端調號鶴太常子明崇禎舉人

三十後看書當使眼光如鐵錐著物著卽貫貫卽不脫方爲有用與少時博覽觀花者大異矣

人自三十以後閱歷世事看書倍覺親切所以眼光如鐵錐著物著卽貫貫卽不脫此書方爲我用予向以居

官後讀書遠勝於諸生時書生讀書喜其詞華及居官以後乃服其義理之精切可以坐言起行正謂此也而世儒方以過此便難讀書毋怪終其身不知讀書之益也可惜可歎

處今之時讀有用之書講經濟之學斯爲實材但不可俗耳若風雲月露之詞章無濟於時天生賢智正須補救世艱若祇以詞章自娛世道將何恃耶

世儒不效法四書其出口入耳之時不過爲涉獵進取計初未嘗於身心上體貼一番安能長而竟其效於行愚謂

欲人才之成國家須立小學於郡邑選士之深通有道者訓之先與朱子小學讀待其志趨既定知識漸開然後與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後乃漸通五經後乃漸看史必四十方許臨民問政如此則士之進者必爲國楨其中道而退者亦不失爲良民或農或工或爲商皆嘗有小學一段工夫在前則人人被詩書之澤而善人多風俗美也

先儒以小學爲做人榜樣故人人宜讀人人皆有益不止爲學者仕者言也

人不可不博學特博學是本分事非可誇詡若徒以玩物喪志一切拒絕而獨守我之所謂性心者不知心性又何物也史册成敗細微曲折不見於此册或見於彼册非窮搜安能一貫耶善乎孟夫子之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不博學安能詳說不詳說安能反約亦何取乎博學詳學者試參之

受小辱而不怒斯可當大任而不驚安小屈而不爭乃可當大艱而不避成者一日之事所以成者非一日之力也康齋先生日記中最謹暴怒此最難事故先生晚言之年力方壯國事待理吾輩思爲他日有用人物宜培養其精

力氣骨毋使爲宴安逸樂悠忽無事所消磨耳

要成大事切不可愛小便宜要成大德切不可怕小辺腐

聖門言政無見小利無欲速此爲得之

夫學也者務知之也知之者欲其能之也何謂能實而被諸躬純而見諸事也既能則又貴乎守卽所謂允執也中者極也心與事之權衡也今人非不務知之知之亦未嘗不到而小有利害便卽遷就而負才智者擇利趨捷不遵餘力廉恥喪盡卽有中人莫克自立矣蓋當其讀書考文之時惟存一取科第之念及其得之艱苦幸而弋獲則渾

是一團患失之意日前所知反爲入官之戒保全之術愈進愈深夫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不難舉天下之蒼生以徇一己之祿爵者噫豈非知而不行而知反爲行之賊哉故治亂本於士心人材成於教養學之不明是可憂也

學原兼知能徇所學者非則知能適足爲患仕更不可問矣閱此能不悚然

荆公免役錢實不易之良法蘇子謂但當量人爲出不至多取於民足矣温公必欲同青苗等法一并罷之過矣

免役法相沿至今凡不能不資民力者莫善於此量入爲出四字仁人之言至公之論官肯籌及便是慈惠循良之吏最忌立論過高枉擾無窮

小處常覺則省大費

凡與人家喜慶宴會說話尤宜謹慎如祝壽遠行之類人情諱忌不可不知

將奇氣盡數融去只守一味中和將躁心細細克除只守一味鎮靜處處自反刻刻自守件件恕人

富貴副功業韓魏國乃無慚畫錦之堂功業即文章歐文忠豈獨擅絲綸之譽

以東漢末季之昏濁而名節獨風勵於千秋光明章安等經之效不洵然與以南渡主和之悖亂而理學獨大明於當日藝太眞仁養士之恩莫可諼也

有跨駕古人之心而無卑易今人之習可與言鑄品矣

范文正公晝錦作四塊時正以天下爲己任之立基處而其治人手段亦於不爲宰相必爲良醫之言驗之其後功在國家恩流九族俱非偶然之遭際也

有明世宗末年王弇州以詩文之學鼓動聲利於世界無

分毫之益而於人心之害甚深後來復有袁東張天如以文字動天下一時輕薄之士趨之如鶩至于州縣權執文衡局而人心又一變只一東鄉先生之流風餘澤也白鹿之高蹤尚不遠紹朱子哉

所學已靡自誤終身而已倘有著述天下人爲於其名靡然從之則爲害滋大所論極爲切中

漢季之宦官猶知畏天下則節義之風猶盛也唐季之宦官挾天子而弄之則節義之風衰也世運變於權奸權奸

貫觀於世運制治可不知所先乎
以聖賢之言爲眞其人必非志於利祿若視爲泛泛口頭
語其心必無與於民物者也故臨文而欲人之遵守傳註
以束縛性靈正欲使之日依聖賢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時
時檢束不敢於彝倫之外耳己之靈性果能與道符與聖
合則雖橫說豎說信手拈來皆有會也
議論須與身心時勢有關係
士知泛覽史傳以紀事迹攷治亂而不知博觀前人之言
論以定一是則過事揆度常不能斷然於心而出言亦不

能了然於口手之際師心者無遠謀志狹者罔巨斷此向
來空疏之病近亦知患之矣
叙下者不足其衣食而責以勸順未能也不禁其浪費而
求其完足未能也不撙其愿樸而責以節用未能也此在
身教
知任地不知任人非生之眾也知任人不知擇人非食之
算也使農勝商穀勝金則幾矣至於文繡之刺非爲之疾
簞瓢之守非用之舒尤不可不知
義命二字要認得分明義則自然當盡命亦不可諉之不

可知要見人生有聽命之胸襟又有立命之工夫不係乎
智謀巧拙則心安而理得
守義盡其在我非空空委之於命也
司馬溫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晝屏講習眾兄弟既成誦
獨下帷絕編迨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
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
寐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端謂先生父子兄弟定爲讀書課程互相問難抽讀經
史故能貫通群籍與司馬溫公精誦同一苦心予壯時

輒思效法今性靈衰鈍偶一涉獵掩卷茫然於向所
未解者行止坐卧中心默誦亦復粗有所得益悔前此
讀之不熟也今已無及矣用以告世之性能熟讀者毋
謂强記無益也
人皆云制舉盛而正學衰制舉非不淵源正學也士之所
習而溺於制舉遂并制舉之淵源而忘之矣
古之君子隱居求志今日之幼學原即他日之壯行行義
達道後日之壯行正見當年之幼學故處不徒處處爲有
用眞儒出不徒出出爲有學名臣

以淺言出妙義如飲江河隨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功世道人心可以輔翼六經孔孟諸書矣

此魏叔子文集序言深入顯出耐人咀嚼與葛氏省心徵言之旨脗合故并錄焉

刁蒙吉潛室劄記名包宇蒙吉號用六直隸祁州人前明天啟舉人耄而好學著書自娛

謹按學者讀書首重四書經史毋論習舉業與否均不外此所爭者用功實與不實耳有一番實功即有一番心得祁州刁蒙吉先生幼習舉業潛心經書兼肆力於諸儒語錄鄉薦之後力學不倦識見益廣體驗益切曾著四書翼註余未之見閱其劄記猶有心解所選斯文正統皆經世之文其文不能載錄其評語亦足知其所學可以坐言起行毋謂舉業之學無關世用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良知也然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爲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知也然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於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

則得聖賢爲師友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致以窮其理者也格致不格致相去遠矣

同此愛親敬長之良知而處之有善有不善可見人不可以不學格致窮理即學也聖如大舜尙須明庶物而察人倫況其他乎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雜吾於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人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也考亭註四書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飮食之者乎

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步趨而爲人二語道破讀四書者之敝習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孟意不過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於治道也何有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誠卽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卽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益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活潑潑如何可空

孔子於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也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

此二段所言格物致知窮理明白切近格致之功至實求之空虛則墮於冥悟格致之功尙淺求之過深又預侵誠正工夫矣

晉論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古人之學成己所以成物今人不求有得於己祇求見知於人算不得爲己之學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

學之源頭差錯學之流弊無窮辨之不可不早也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二說互參其理愈明其工夫更切實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決諸禮是非決諸春秋

聞人之舉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

凡心容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舉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工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

語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興還是德不修

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耳二程夫輯訂正列爲四書朱子纘承二程之志爲之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資之如布帛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莠稗同誰知其可食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今且人人食之衣之復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此富貴之溫飽非道德之溫飽也日食

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暖也枉讀四書辜負聖賢矣

薛文清心得全在讀書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一刻不凝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

口裏念的四句已得時習二字精髓津津有味即不亦悅乎之境也所以讀書錄所言平正切實可以上繼聖學下垂世教

薛文清論爲學於口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

即求口耳文辭之士亦不易得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耳目博洽文辭菲贍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聖門之學由博返約能多識然後能一貫講良知之學必至廢學識而趨冥悟此說足救其弊

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官終其身役役人爵又烏知天爵爲何物哉

讀書作文以得官亦制科取人本義惟得官之後頓負所學甚至學時所見以爲不可行者後亦悍然爲之而不顧科舉之文竟如敲門之瓦此孟子所謂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必亡者也

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鬼神云如之何

恐負君父士君子猶有爲此語者至於負鄉里愧詩書愧鬼神則鮮念及矣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語上語下都用得舊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於此與淺人言使爲善者有所恃爲惡者有所懼其裨於心術隱微也多矣

致知之說昉於孔子良知之說昉於孟子陽明於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

馮恭節曰孟子以良知達之天下若便於己不便於人行於此難行於彼安得爲良學古訓而有獲監成憲而無愆天下通行之道朱子所以爲教也倘倚虛無輕篤行崇參悟而略見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異傳註以爲高經綸康濟漫無講求而侈談圓通以文過弊必至此聖人諸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脈色而用之陽明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如之何其廢之

陽明之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以爲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竅必以敬修維持之其不能者持循規矩猶得算過朱子非知不及陽明也其慮深於陽明也

持平之論救學之弊比王龍川所論更懇切矣

邵堯夫詳論聖人體用究其極一歸於理人知邵子之妙於數而不知其精於理卽理而數在焉非有二也程子嘗問知數爲知天抑知理爲知天邵曰還是知理爲知天斯其所以爲邵子也

學者皆以邵學事主數不知言數原不外乎理也

王陽明欲復古大學嘗錄諸書高文襄閒辨錄亦然又有所謂改本者穿鑿割裂均非孔門立言之意

大學有綱領有條目有十傳循是而熟讀之體玩而力行之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顧乃割裁穿鑿移前挪後

其詞旨究未嘗有異古本改本紛紛聚訟甚無取也

大學之書增減一字不得而衍其義至數百萬言遂使讀者惟恐其盡可見古人精蘊不窮不竭我輩心思愈引愈長即獨大學也六經四書離卻他便沒道理執卻他亦非道理讀書者何處不當作如是觀

有大學因有衍義引而伸之由要以致其詳也有衍義因有衍義補附而益之由本以廣其末也詳要貫通無遺義矣邱之純粹不逮西山然衍義補拔古證今垂世立教可與衍義並傳未可以優劣論也

朱子曰讀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愚則曰先讀大學序以端其祈嚮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以合本體者也馮恭定與涂鏡原書推究及此故言本體而不言工夫

則荒於嬉言工夫不言本體則流於假兩兩比勘使人人知有工夫則爲聖賢無功夫則爲衆人此講學之有功於世道人心也

無工夫則空虛冥悟歸於無用然不原本體而流於假則權謀詐術恃乎道而學更不可問矣○馮書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益見孔孟所言命也性也道也二而一微而顯者也

大學之明德所止之至善不待外求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亦可矣其必要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

事親齊家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吾分內事有不可得而略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於至善精微之極也自聖學失傳爲士者所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愈無以遌乎古人非書之過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學校之中推原古人教學之意爲之儲經史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俾知爲學之本不待外求操存持守方寸之間清明純一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見識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經史之藏於天下之理盡其纖悉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此朱子福州經史閣記也尊德性道問學一以貫之矣天下學校皆有經史閣爲諸生舉業所資循名責實均有切實工夫閣內經史不爲虛設便是真舉業見之事功必有可觀

道命錄云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合道則非學不學則悖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昌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也後世講道學名目指斥君子而君子之徒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往往從而譏訾之是可歎也

自古小人巧立題目排斥正人然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漢唐以來多蹈斯轍眞西山上殿劄子特地說破俾人知輒熟詭隨之中原無人品而世所目爲僞學爲矯情爲沽譽者反足以撐持國是表正官聯眉國家於治安也否泰爲消長之關而消長尤爲否泰之本治亂之機端不越此

宋代有賢臣而無明君以有賢臣而不用其所用又非賢臣以致壞事此人材消長關乎否泰也

廣川董仲舒篤信聖人步趨不失尺寸而規模狹小其聖門之子夏乎河汾王仲淹之教不減西河子夏而儼然以孔子自居其聖門之有若乎昌黎韓愈多學而識由文章見性道送窮文上宰相書何其不受命也其聖門之子貢乎若揚太元雄則無足比數矣

董揚王韓優劣朱子有定論馮恭定爲之暢其說已見
四子之學術醨疵矣今與孔門諸子較語有分寸更見
三子皆聖門之學不同揚子雲之有悖聖道也
道不待學而有而非學無以復其有非學無以保其有非
學無以共其有
明善復初工夫修己治人事業數語道盡
夫道須學學須講有不啻飢之須食寒之須衣若而講學
罹世皆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講學之士患
在不副或亦豔爲美稱擔簦聊聚朝朝問路歲歲不越闕

臂露背而談九容揮玉塵而稱儉素於我乎何有故孔門
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爲實學講爲實講而
萬世宗之無斁也
道德中自有功名功名中自有富貴富貴中無功名未嘗
不可以建功立名功名中無道德未嘗不可以行道徧德
可相成亦可相反辨志者幸分別觀之知所戒勉也
官場義利之界辨析不可不明趨向不可或苟
教化行然後風俗美朱子不言教化而言紀綱者教化本
諸躬行綱紀者由躬行而施諸政事者也賢否不明功罪
不審空言教化得乎教化言其體綱紀言其用風俗言其
效其實一而已矣
才生於天成於人自教化不行上無以樹之風聲下無以
示之模範故有絕世之才而或惑於功利或溺於詞章或
溺於虛無與無才等甚至恃才播惡貽害生民流毒後世
反不若迂疏無才者之苟安無患天之生才旣不偶無以
長養成就之有心者能無憐才之思有政教師儒之責不
可無振興鼓舞之事也
昔人有言朝廷之上七分君子三分小人則治七分小人

三分君子則亂此非兼收併蓄爲調停之說也蓋君子道
長之時雖小人亦有飭躬勵行以希富貴者況怙惡不悛
則立見罷斥矣當小人道長之時雖君子亦有改節易行
以就功名者況守道不貳則羣相攻擊矣君子小人固無
兩立之理語曰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用人者尙其辨別僉
壬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勿使滋蔓難圖則幸矣
原道佛骨表只此兩文足以槩韓文公生平矣厥後尹京
兆六軍相戒曰是尙欲焚佛骨者何可犯也奪三軍之氣
績千聖之鑛文果有用豈在多乎釋氏之徒尙藉口大顛

一事誣公非特誣公也誣朱誣程並誣孔使天下後世交口訣佛而後已何其惑也

昔人弔文山詩云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又云子房本爲韓雠出諸葛安知漢祚移以諸葛喻文山以伯夷子房配諸葛至哉言乎

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

一人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

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易去不可復補百年歲月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

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營心利祿者相見之際非俾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聰聽嘗讀于雲鳳上楊太宰書以古人功業望執事云云明目張膽不少忌諱英偉之風忠義之氣見乎辭矣

有聽言用人之責者宜將此議存胸臆中也

斧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生於氣之盈歉成於器量之廣狹總由富貴得失之念太重耳

絕世才學當不起自是二字

辭文清居沅僻遠無師友相接懼有過而不自知於堂後列古聖賢書亭池有竹梅蘭菊荷五者讀書之後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心而開其塞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與五物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爲五友詩以固其交文清爲理學名臣故其言要而不煩質而不華讀之可以治心可以養氣可以合道器而一以貫之不然內無所得雖日對五物幾何不覿面而失良友哉

士大夫多有花木池魚之樂薛文清誦遺書以求其義

言行未當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復取亭池五友以輔其不及偶爾觀玩觸目警心以山水之樂寓仁知之情未許爲玩物喪志者藉口也

有取法狄文惠公爲望雲圖以寓思親之意者方正學曰人子行行觸目思親豈特見白雲爲然哉於山川之似吾鄉也則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似吾居也則思吾親之所息焉遇斑白者於道則惻然而悲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吾思之所存

此其思親之最眞者

晷辰令節焉則思親祁寒甚暑焉則思親車馬則思不得御吾親以遊美衣珍食按於四體則思不得進吾親以爲養鳥獸之飛行羣居族處則歎吾之弗若也矣獨於雲而後思哉

此其思親之最切者

其有益之思則曰吾身非吾之所有吾親所生也吾親而上祖宗之所託也出言則思恐其悖於理舉措則思不使違乎義居官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盡其誠事無巨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其居也若親臨之其遊也若親視之如

此之思則能愼其身以保其名不惟不辱乎親亦可以顯其親而無忝乎道矣

此則思親之最大而有益者也觸景觸物觸事觸人莫不興膝下之思過於岵屺之詩遠甚先儒以狄文惠公稍天浴日手段自一片白雲中來可知當日文惠望雲時原有忠君爲國之意毋視爲空空思親已也

秦併諸侯盡變先王之法嚴刑酷烈生民塗炭曹參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

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燄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然猶有惜於參者時雖厭於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概不爲也參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益民而先以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傯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未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也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犬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

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霸而已嗚呼參但知清涼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但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此謝文肅論曹參如此觀易解象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修明先王之道其吉宜也蕭曹以刀筆吏起家當解之時不爲鼎之治刀筆之外幾曾更進一步耶所以然者兩公質美未學不能講求先王禮樂之隆故漢治安於雜霸也不有文肅此論

後世學者狃於清淨簡一之歌且將侈蕭曹爲上治矣
李百藥爲王通門人自負能詩曰上陳曹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音若壎篪而師不答以問薛收收曰吾師平日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敬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言詩工則工矣其有合於三百篇遺意與否則詩之工詩之衰也由此觀之謂詩有別材有別趣可也謂詩不關書不關理失之遠矣

文中子論詩期合於三百篇遺意此種詩便關人心風俗非有學有識者不能作也

李二曲論學彙語名顒字中孚陝西鄠縣人父卒於兵養母終身

謹按李二曲以關中布衣講學明道一時南北士

夫相從者皆有著論而知必眞知行必眞行尋常

夫乃見眞體用誠洙泗之淵源而孔孟之實學也門人王豐川卽其口授集爲四書反身錄語尤切實故與論學語并錄之以爲學仕規範焉

教化始於學校人材亦儲於學校學校中師生講究舉業不外貨利言及修己治人則以爲迂而猶以爲學舉業求功名也卻不知舉業功名四字皆已錯認了所謂舉業者卽聖賢之舉業也功名者有功於一方有功於天下萬世學問事業天下賴之後世傳之不求名而名自隨如形之必有影有是功卽有是名也而今童子進學中舉登第只知肥身家保妻子謂之富貴則可謂之功名則未也

因舉業之無用於世功名之有名無實遂將此四字看壞薄舉業而不爲以功名爲貨利因噎廢食有關學術不淺

爲學不外致知力行成己成物窮達不離事變如一時至事起功自建名自立故求功名者須以仁義道德爲本社

稷生靈爲念富貴者一時之遇合也若所求專在富貴所學既非本心先亡反受富貴之累

所學者正則功名富貴亦足以經世而濟物不然功名之站即富貴亦擘耳

爲學工夫不必另覓下手之處只要平心內省自覓受病所在知有某病自醫某病此便是入門下手處若另定一箇入門下手便不對證矣

人之病痛各別或在聲色或在貨利或在名高一切勝心妒心慳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種種受病不一而足須是自克自治自復其元苟所病不除即終日講究祇成畫餅談論藥方仍舊是箇病人

敏於行益訥於言所以爲君子世之學者往往辯論有餘實體不足誠能以四書中所言眞實力行即終身無議論無著述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論辨雖精撰著雖富非欺世之巧言則道聽之塗說皆學人所當痛戒也

敏行訥言亦近時喜著述尙辨論者對證之藥也

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之口過也紫陽言言平實大中至正下學上達宛然洙

泗家法陸王矯枉救弊其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實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也

後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此舉有司豈無汲汲皇皇加意學校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饋給賞而已窮理致知成德達材出之迷途歸於實用則全不在念憊弊也久矣

每聞行知推己及物立人達人安上全下此實學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此隨人開發轉相覺導由一二人以至千萬人由一方以至多方實學昌明士習不變人心正風俗厚人材出便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

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秦漢以來此學不明而厚者溺於章句俊爽者流於浮靡洛閩諸儒慨然以明體達用爲倡乃有道學儒學之別其實道學即儒學非於儒學之外別有所謂道學也

儒學明晦不止係士風盛衰實關生民休戚世運否泰儒學明則士所習者明體達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世運甯有不泰者乎儒學晦則士之所攻者辭章記誦之末技處也無守出也無爲生民無所利賴

世運隆有不否者乎

孔子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行欲指何者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同學孔孟而工夫路徑與堯舜孔孟相悖卽異端也吾儕同讀儒書同以儒自命不審與儒者全體大用之實果同乎否耶此處須切己體察愼勿終其身沈溺於異端而猶居之不疑曰我儒也我儒也

問近日學者漸知從事儒學願功名之念終是未忘柰何

曰朋友中果如矢志功名此正世道之慶吾儒之光何以爲病乎但恐所志不在功名耳因問其故曰功被一方則不待求名一方一方自然傳其名功被天下則不待求名天下天下自然傳其名功被萬世則不待求名萬世萬世自然傳其名若祇登科取第謂之有利於己則可謂之有功於人則不可謂有貴顯之名則可謂有事業之名則不可

竟將富貴二字看作功名卽此可見不求實事惟務虛名之弊習也其實不但功名二字原不易稱卽富貴利達而能利濟民物又安萬民主持風教此實在之功名而富貴利達之不可多得者不必以此爲諱也

學者惟以事業爲功名志學之始便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故朝夕所從事者在於明治體識時務及其成就自爾功建名立若志學之始便以逢時爲心悅人爲念故朝夕所從事者在於綴浮詞較工拙及其成就究竟無功可名嗚呼自功名二字之義不明士生其間不知枉用了許多精神人材不振治道不古未必不由於此

此論爲學術辨別邪正卽爲仕途挽回治道

然則登科取第非耶曰人能登科取第正好借此以立功名何可非也但不當逐末舍本而肯留心於事業則善矣有媿科第者有玷科第者有因科第而登顯貴建功立業爲科第光者科第中不一其人世之豔羨科第非薄科第亦在乎其人之自取耳

有問近來屏去閒書朝夕惟經書是讀亦覺微有所得愧筆力非其所長不能見之論著有所發明先生曰讀書患無心得若實有所得則居安資深左宜右有見於四體施於事業卽此便是發明縱終其身無一字論著亦不害其爲眞讀書人也

眞讀書人原不必定有著述偶一著述必有根柢必有發明與後世務虛名而誇著作者不同

六經四書儒者明體達用之學也讀之者果明體乎果達用乎夫讀書而不思明體達用研究雖深論著雖富欲何爲乎不過誇精鑿奥炫耀流俗而已矣如此讀書雖謂之未見六經面弗識四書字可也

問爲學須是無所不知否曰無所不知固好然須先知其在己者何謂在己者卽天之所以與我此仁義之根道德之樞經綸參贊之本也故講習討論涵養省察無非有事

於此舍此而他求是猶茫然於自己家珍而偏詳夫鄰里器用此之謂不知務

然則家珍旣知之後其他可遂不知乎君子謂學貴博不賣雜洞修己治人之機達開物成務之略如古之伊傅周召宋之韓范富馬推其有足以補世澤民其流風餘韻猶師範來哲於無窮此博學也名物象數無賾不探典故源流纖微必察如晉之張華陸澄明之升菴弇山叩之而不竭測之而益深見聞雖富致遠則乖此雜學也自博雜之弊不明士之緒故紙泛窮索者便侈然以博學自命人亦翕然以博學歸之殊不知役有用之精神親無用之瑣務丙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宰物亦祇徒勞而已矣

自孔子以博文約禮之訓上接虞廷精一之傳千載而下淵源相承惟朱子爲得其宗生平自勵勵人以居敬窮理爲主窮理卽孔門之博文居敬卽孔門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學也故尊朱卽所以尊孔然今人亦知闢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謂尊不過訓詁而已矣文義而已矣其於朱子內外本末之兼詣主敬窮躬之實修吾不知

其何如也況下學循序之功象山若疏於朱而其爲學先立乎其大峻義利之防亦自有不可得而沒者今之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區區語言文字之末闢陸尊朱多見其不知量也

陸子之學有長處亦有偏處節其偏而取其長皆孔孟之學也李二曲王豐川皆有此執中持平之論

窮理而不居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存存便是俗學居敬而不窮理則空疏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

博隨約融會貫通不至支離外馳德業與學業並進知行合一其在斯乎

學者疑體用之有二致恐徒求諸文爲之末而不本諸誠明之體無天德那有王道唐虞之際無書可讀皋夔稷契不害其爲王佐齊治均平之效卓乎非後世章句書生所能及也顧今時非同古時今人不及古人以孔子生知之聖猶章編三絕問禮於柱下訪官名於郯子垂老不廢研討朱子謂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天成地位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後然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今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而眞爲己物若懼蹈訶詩三百之失而謂至誠自能動物體立自然用行則空疏杜撰猶無星之戥無寸之尺臨時應物安能中窾會協機宜乎此不學無術寇忠愍之所以見惜於張忠定也

明學術以匡時不必別立宗旨惟首在表章四書顧四書家傳戶誦童而習之解者積案充棟本自顯明何待表章

噫正惟家傳戶誦人人其習而所習之得失實世道生民治亂安危善惡之關有心世道者誠就其所習挽其積弊起其痼疾令其反諸身見諸行是乃所謂表章也

居官政務有暇閱實政錄衍義補資治通鑑可以救求典制濬發禮智其受益當日異而月不同每日思此生一過再有此生否少壯一過能再少壯否思則惕惕則不容不及時勉圖樹立以隨俗浮沈碌碌無所表見爲可恥從來官宦林立有彪炳天壤垂芳無窮者有泯沒無聞與草木同朽者此非關區區爵位之崇卑特在乎能樹立不能樹立耳

世儒卑者汨利高者佈名其名愈高則心勞日拙喪其本眞愈甚惟見理愈透爲己之心愈切力黜浮名勉敦實學實學在我縱終身不見知於人亦不害其爲眞儒眞君子也

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非徒令人習之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補於世也以下反身錄

國家頒四書於學宮以之取士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

力踐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果能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補於世乎否則誦讀雖勤闡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千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取士之本意

孔子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抑超然於世務之外瀟灑自得志在石隱耶如志非石隱便應將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賜澤方不枉讀書學仕遺規　卷三　論學彙語　三

一場若只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無惑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

經世之業平居學之有素一當事任猶多不能悉中窾會盡協機宜殷浩以蒼生自負房琯以將略知名一出猶成敗局況平居諳練不及二人乎故當盤錯應倉猝全在平居所學有素非區區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若體未立而驟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

子張以闊爲達志在聲聞動人此務外徇名者之病夫子所示一補一消因其病而藥之也後世學者其病殆有甚於子張者自幼至長所習者皆務外徇名之業便已種下務名種子畢精竭力惟名是務居恆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開興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諸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詆之而自己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動人果惕然知返斂華就實否忠誠樸鑿而直否惟義是好否處人察言觀色學仕遺規　卷三　論學彙語　四

因人而返己否涉世卑以自牧內不忽而外不亢否行皆由衷不事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否苟爲不然縱砥節礪行精以立名名譽雖博非爲己之學也就子張之問細玩夫子之答可以知所趨向矣

讀書有此對勘更見體驗親切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方能安民能愛人方能安民若明不足以知人所用之人一有不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卽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舜於眾

人之中識拔皋陶湯於衆人之中識拔伊尹皋伊既賢其轉相汲引之人列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惟無以逞其殘而且革心易慮咸與維新漢唐宋明諸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人許任然其所知所任不過隘世以就功名之人其大賢哀如皋陶伊尹時固未有其人卽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事者忠佞相參治雜王霸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熙難矣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是卷送諛以圖知遇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氣其人品學術可知而爲所事友者亦可知矣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當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之術及登仕版止就肰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學術不可不愼也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圖利與登壟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也

就葷斷圖利上看眞無解於賤丈夫矣

言及羿彔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灰豈惟羿彔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明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燄非不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雖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迫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唾齒回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正不正耳尚德尚力試自擇於斯二者

學爲己者潛體密詣惟恐己心未盡己性未盡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已以外自不馳騖迫身修德成已立已達宇宙

內事皆己分內事立人達人莫非爲己學在爲人者不但攻記誦組詞翰是爲人卽談道德說仁義亦無非爲人此理學俗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也

學至博識之後方可融會貫通則愈博愈覺有用苟所識非博雖欲貫無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卽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實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疏而不博之通弊

由博返約工夫多識一貫境地閱此可以曉然矣

因民所利而利之眞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勝道哉

非眞有父母斯民之心不能知其何爲利民之事卽知其可以利民亦不肯因也故居官者皆知其爲不費之惠而無如其心不在民何也

汲黯所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不僅深中漢武之病實爲天下後世學士大夫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正人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淸而內多欲也雖有時勉爲義而竇義主利終是有

爲而爲爲術愈工則爲病愈深越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不覺本態盡露大喪生平隱微之所自以爲利者究竟反成大不利

天啟初邊事告急遼瀋震恐馮少墟先生時爲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或笑之曰方今兵饑不足不講兵饑而講學何也先生曰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饑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饑抱頭鼠竄棄之如遺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由先生斯說觀之益知講學不在之乎者也而在講明大義激發良心也

在當時原是不急之務迂闊之談而端本澄源釜底抽薪莫切於此聖門甯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卽此義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學籍其所行所行本於所學所學不外乎仁義則所行不雜於勢利乃有學味通方誤竭心力或專務辭章或誤耽虛寂於修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空疏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

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不負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

孟子幼學壯行之論卽孔子求志達道之義由今日言之卽仕學相資之實理坐言起行之實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未嘗肄業及之卽應舉文章亦祇剿襲程文未見實在工夫如果實在講求自必有益此中未嘗無人才也

舉業一途原有實在工夫未嘗不可以徵實學而得人

才也

胡安定教授湖庠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達用爲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才可爲世用曹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教官一職人材所由造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貧而仕當之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稱其職士習蠹而吏治敝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綠汀教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

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收攝坊戒纖細必備士風爲之設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有教明倫堂方不虛設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爲學問以聞見博記誦廣爲有學問故有聞見博記誦廣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身心故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身猶有本末既得人爵必嗜前慮後略顧名義不至十分決裂猶勝於

起初便不修天爵者多矣昔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爲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於爲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也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壞決亂紀不亡何待即僥倖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貽患於其子孫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僅足以救民之死不足以贍民之生故聖賢言治皆以平日行王道爲要但今日時勢古昔作用必不能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學校今欲行

王道惟重農興學二事其餘則今昔異宜古法既不能盡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略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究出一段不乖於古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民養生送死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然後爲通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如此方可謂善讀書可謂實在讀書也

四書傳心明理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人多昧

理以次心聖賢爲之立言啟迪相繼發明譬適迷途幸獲
南車宜循所指斯遄斯征乃跬步未移徒資口吻終日讀
所指講所指藻繪其辭以鬬所指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
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愈不可問是自負其心并負聖
賢立言啟迪之苦心也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
徒誇精奧以資講說乎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修試切
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修身以立本乎
中庸之要在戒愼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乎臣弟友能道

於日用之際試切己自勘果靜存動察惟獨之是愼乎果
於于臣弟友盡道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時時學習試切己
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
乎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威事乎孟
子之要在知言養氣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放
心果收乎不擇純駁惟資見聞恐非知言之謂也不懲忿
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課也繼辨方甲卽以獵榮譽
爲務多材多藝祇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猶不足言也
四書之設果欲吾曹之若是乎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

罪人不可也

讀四書者常作此想雖不能一一無愧身心必有所益
不同隨口讀過也

思無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幾使三百篇之詩將
與後世徐庾沈宋之詩同類而並觀也哉

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
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
旨所以白首窮經究無益於身心性命也卽如詩之爲教
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

於有邪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
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無所
言曹彬平江南闢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敘
戰績彬惟進表通報於朝曰奉勅旬當江南公事回此皆
不自矜伐與孟之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武夫且然別學
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
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消鎔未盡便是伐
上蔡先生省克數年去得一矜字程子稱其切問近思之

學者此也

矜伐二字最難消鎔古今聖賢豪傑有學難有量更難立功難居功更難皆矜與伐之爲累也

周舜卿五人而天下治後世師濟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爲天德才爲王佐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體王事猶家事各効其長同心共濟於上其所引用布於中外者莫非賢能舜又以恭己臨之故世登上理俗臻雍熙後世既無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所汲引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舉措失宜人無勸懲故雖濟濟盈廷究竟無益於國無裨於民十分整齊不過小休而已

學之爲學原盡其性分之當然職分之所不容已再猶飢之於食寒之於衣當衣食而衣食非欲成食之衣之之名而後衣食也自成名之說出天下後世類多惟名是圖爲性分職分而學者百無一二爲成名而學者蓋十人而九也於是學壽章摘句以科第成名學詩學文以風雅成名而於性分職分當務之急終其身反多茫然噫弊也久矣聰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爲人則惟理是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不然詩文字畫縱極精妙亦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言之也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語立的是我身上畏方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留遺下富貴的本子終日誦讀只爲身家計

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斯言切中吾人通病所宜猛省

上口不上身切中古今讀書通病呂語尤爲警切此段未載呻吟語故予節錄亦未及之亟錄於此

王豐川存省錄名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本朝徵修明史以母病辭

謹按王豐川先生爲關中學者未嘗一日居官而書牘所言民生之利弊治道之純疵無不切中可以見之施行眞有得於仕學一貫之道者矣尤憤講學家尊朱則攻陸王尊陸王則攻朱各立門戶學術多歧爲之分剖折衷取陸王之長而補救其所偏總歸有用之實學節錄之爲言學言仕者示之的焉

所貴實學者謂其內而實足資乎成己外而實足資乎成物孔門大學只在明德新民明體達用的實務上著腳其中豈論不用講說不須著述不須論辨但所講說著述論辨俱在這明體達用始爲根本實學若外明體達用而騰口講說競情著述徒尙論辨卽所講說著述論辨俱爲浮文虛事矣

講實學者皆云不用講說不須著述不須論辨若知遵大學以明新爲綱領事事從明體達用上用功凡講說著述論辨無非成己成物之實學矣

人性本善不假人力而善然亦豈能不假人力而自不失其善并能充滿其善乎陸王立論意在張皇本體本善未免於盡性復性工夫容有脫疏殊與六經四子本旨有異苟不善學虛見不實之弊所不能免然鑒此而不知工夫所以全本體或舍本體而言工夫支離馳騖又所不免必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爲中正圓滿也

不體玩尊德性道問學的解所以議論偏執遵朱遵陸辨駁不已予思此語似預知後世學術之歧而示之的矣

坐閒有詆王文成爲禪者先生曰王文成天姿極高見解明爽其直截易簡處極可取但以此爲講學宗旨則流弊不少若曰爲禪恐亦未可夫禪自是出世之學文成自是經世之學明世宗許爲有用道學彼推之以爲直接曾孟者固屬過實之舉若斥之以爲吾道之異端亦失眞之毀也

王陽明學成而有用於世豈可目之爲禪但所論致良知而外不復用力未免過於直接以此爲講學宗旨恐學者希冥悟而耽虛寂將流於禪耳此持平得中之論也

此理固在吾心而吾心未明豈能一一悉達其蘊盡滿其量曲禮等書所載儀節皆古之聖賢從此心精義入神之後以利用安身之道書之簡策而詔示天下後世者也故必須多聞多識即古人盡性之言行解發吾心未見之端緒即以證吾心已見之端緒然後心量克盡與聖合符是講求古來儀節正禮記所謂博聞強識之事其於開發本心印證本性深有賴焉此中庸明善之功不廢博學審問而曾子以爲輔仁有藉於會友也

古今義理聖賢垂世之經書何一非人所當學者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而皆曰弗措聖門之學可知矣

謂講求儀節在知其要領求明此心之天理初非執定古本據爲應事之準則可若謂但致吾心之良知全無事於講求古人儀節彼不學不問之人尚不知心作何狀如何爲盡且不知吾心原與古聖賢之心同一體量而古聖賢一切盡心之節目原無非我心自有而宜盡之條理縱此心不雜於人欲之私而以茫無證會之心師心自用其能於吾心悉達其蘊盡滿其量如古曲禮等書所載之儀節周詳美備乎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以人性之善原與堯舜同而堯舜則千古能盡性之人千古人盡性之準則也欲盡心而復性正須實學堯舜故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獲固獲吾心之理然不於古訓是學亦將何所則效而有獲乎陽明主張即心即理之說並其開發印證吾心之實功而廢之是亦未免懲噎而廢食無怪乎後世譏其多師心也有毀豐川爲陸王之學者先生聞之曰此乃舉我而失賓耳自宋以來濂洛關閩靡不有堯舜君民之志然皆以未能得志行道致有多議論而少成功之譏象山義門之風冠絕千古荊門之政備見躬行陽明初爲主事即疏參劉瑾及勘事福建以無責任無兵糧之客臣忘身忘家而蕩滅宸濠滔天之寇至於平江西兩廣積年猾盜皆能不動聲色偉勳爲前此諸儒所未有既足刷道學迂闊無當之羞並足徵吾儒體立用行之效使在孔門即不得列德行之科亦當於言語文學政事三科中高占一班如我迂疏庸腐常愧不及二先生萬一今曰原是陸王之學是深譽我也但象山之學崎重立本而我平日必言本末兼該陽

明之學單提良知而我平日則必言知行一貫未嘗不與陸王採取其長正未嘗不於陸王補救其偏故於陸王不惟不敢爲世儒之排斥實於陸王有心節取焉

陸王如在聖門弟子之列亦爲孔子所嘉與但不能無所偏勝人之學之不能無弊耳豐川先生節取而補救之實有功於學者

近世學者自己於明善誠身之要不曾實講一句實行一步專以譏評先儒爲徒資口舌之具文又並不肯於朱子之書細心體認精求原委於朱子之教身體力行而專以

攻譏陸王爲尊崇朱子之借資無論其學術落於徒尙口耳大失朱子平日窮理盡性之教其立心先已不可對朱子矣我於朱子不徒尊所聞而必行所知於陸王未嘗不取其重本之得亦未嘗不救其偏內之失殊不敢爲世儒之口闢陸王便爲功在尊朱也故生平於朱陸學術之辨自己取舍之閒平心質理不敢昧心作一字含糊模稜之言彼徒見我之不排陸王兼取其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未察我所以補救之本意則以爲學陸王之學耳

無遺王道之天德無外天德之王道無廢工夫之本體無離本體之工夫

看去似乎渾淪細按卻甚切實

救弊不妨各從其所急立宗卻不可流於偏蔽流於偏蔽則卽藥仍爲病根入門亦不妨各從其性之所近歸宿卻不可不底於中正一失中正則成舉一廢百流弊且中於世道人心楊墨初閒亦是學仁義的心教人亦是教人學仁學義只以立宗偏蔽歸宿不知中正遂成異端流禍當世吾輩所宜鑒戒

學求有得於道耳其所從入得力處質性所近不能盡

同若以之立宗主使天下人皆由於此則不能無偏勝之弊惟聖門言學知行並進窮理盡性千古不易其餘不能無偏均不可以立宗主也予嘗謂王陽明之學足以匡時立功而不可以立宗垂世意蓋指此

莫徒張皇尊德性亦莫徒偏重道問學實實在在有道問學的密工夫乃算得眞能尊德性眞眞切切在尊德性上著主意乃算得眞能道問學見不透這底裏尊德性必流元虛道問學必墮支離其流弊正均爾

此事不是說得是便已近時舉業家視爲迂闊者旣不識

這事是何事卽一二講學宿儒亦只以著書立說當之又不惟其理之當而只以意見爭門戶嗚呼弊矣

學道是學所以行也不行而徒尙口舌抑末矣而言不精不當則道之蠹也

古今論讀書之法自以朱子爲極精詳極平實以反身體認爲要以窮經致用爲實徒恃誦讀而不知反身貿貿頭陁之學也徒明諸心而不能見之行畫餅充飢之學也雖多亦奚以爲

朱子論讀書無非挽回後世俗學之弊習此段議論頗

撲不破

讀書宜以五經四子書爲主這是千萬世道法之宗然經旨簡奧學者未易猝明卻宜先講明四子書作根基庶幾經旨可類推而明然四子書雖有朱子集註未嘗逐節逐句發揮初學入門勢不能不資於時下講義而講義卻不皆知道之人所爲多是因文衍義故其意味淡薄發不盡孔曾思孟原旨依此而欲明四子精義亦至難也故必先就周程張朱及呂藍田李延平張南軒眞西山諸人之書味其旨歸以會歸於鄒魯然後四子書可漸入其門庭卽

五經可次第讀耳

近時講義大抵因文衍義其中有似是而非者講義日多書理日晦不止於意味淡薄已也竊以爲欲痛文風養人材宜從講眞書理始

有問操心之道先生曰小心而不流於懼靜心而不溺於虛空心而不溺於寂勤心而不流於急仁心而不流於姑息義心而不流於刻薄勇心而不流於剛暴希聖希賢之心而不入於好高喜勝志在上人則可與言操心

學問求於心其義如此

釋氏以出世這虛爲宗吾儒以立體致用爲宗若吾儒止於訓詁詞章則失其宗矣不知吾儒之明德新民原自虛靈不昧原自倫物不遺但日日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閒時時用格致之實功卽時時盡誠正修齊治平實事一切訓詁盡歸於此一切詞章盡歸於此卽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

三綱領八條目凡爲學者皆不能外後世學者因其爲大人之學未免看得高遠不甚切近學術所以日非也此段足以醒世

名非君子之所避諱卻非君子之所急求蓋夫子之所疾乎無稱無述者謂其無一善之實可稱述耳非教其急急於名如杜南征輩也且古之君子其見理明居心正方且以名勝爲己恥趨名爲己羞又何暇舍本實而自務虛名乎故其著書立說一身而必爲天下萬世之慮不知者若似爲留天下後世之名不知君子亦只自盡其明道覺世之責修辭立誠之業初非以此爲足自表見如杜南征之欲留名天下後世也故正謂明道之學只以自盡其實爲當耳

急於求名與疾沒世而名不稱迹似同而心實異此中有爲己爲人之分不可不知

顏子終身陋巷只是無人用顏子耳觀爲邦之問顏子豈無意當世者然不獨顏子爲然古來惟忘情世道之士乃以潔身爲高若聖賢君子天地爲心民物在抱特不忍輕身苟仕耳行道濟時之念固未嘗恝置於心也

士人不利於時輒借口曰無志仕進以此鳴高而聞者猶以清流目之無論其人本非忘情爵祿之人卽果如此而人人忘情爵祿於世道何益聖門諸弟子未聞以不仕爲高顏子且然餘可知矣

明時鄒馮二先生講學京師戒不言政事職掌鹿太常以爲無用之學先生曰太常之言雖若近似而不切於當日事情當日時事日非朝廷之上大小臣工往往不爲國謀而競於營私樹黨國事浸不可問兩先生目擊心傷而其權不在焉不得已爲此挽回萬一之計蓋未嘗不知空言無補於實事而其心則以爲苟能提掇得斯人良心醒時自當心乎國心乎民各舉其職而漸革前此之陋習得一人卽可實濟一分國事且使知之者眾則善人日多而時事尙可挽回此二先生不得已之苦衷也至於職掌政事此是身當此官身任此職者所當圖維之事且眾中有難以公言者況在座不必皆同僚六曹九卿俱各有人長官佐貳咸在其內但論公理苟有人心者自當卽公理之是非以明處置自己職事之是非二公前日但泛論其理正是切於論其事也若直指某曹行事之是非實議某卿用人之得失無論以戶而議禮議兵爲鄰於議彈觸忌卽長官言下僚之美惡亦傷於激怒沽怨光祿公稱大理之美善且類於阿黨涉嫌其於國事未必有濟而朋黨撰排之

禍且立至矣

官場各有職掌遇事講論所以盡職也事過則已乃於公會復論前事有如聚訟必起爭端所云指切職掌不如泛論道理更於時事有益

問今之舉業家近視理學果其理不相貫通乎先生曰何嘗不相貫通但如今學者分作兩事看分作兩途做也久矣試看今時舉業家習尚的講義制藝與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的旨趣同異何如今時舉業家學術心行與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學術心行之公私邪正何如則異同不辨而自明矣末俗務名無實皆非國家設科立制本心也善學者能一一返本還原循名責實將六經四子無非天德王道之大原策論表判亦皆經世輔國之實用即舉業而明體適用之全學俱在於是何嘗不相貫通乎

可爲今日舉業者指南鍼有以舉業爲有弊而思易之者皆由未明貫通之義耳

有謂學問到時獨樂其樂勢利功名俱可不用先生曰謂學問到時勢利功名不能染著則可謂勢利功名俱不用卻不可蓋勢者道之所藉以行而利則義之和功則德之施名則德之著又名所以立教也古之聖賢何嘗不貴乎此特其到盡性至命地位視一切勢利功名特利用安身行義達道之藉資未得時不至患得已得時不至患失如世道汨沒勢利功名者逐物而喪其本心爲勢利功名中人耳若謂可以不用是將事與理情與性看作兩樣不惟視聖賢遠於人情抑且視吾道爲佛老置出世空宗亦非立體致用之學也澤被當世謂之功以功著稱謂之名功名乃美善一邊事若欲四項並列則易富貴二字或可耳

此亦後世學者因噎廢食之謬論於功名二字竟看作不可沾染之事義利界限未明亦學術之弊也

治理以培植人才爲要而培植人才以講明學術爲急國家以經義取士原以四子六經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諸聖賢所發天德王道之精蘊修身治人之準繩欲士子幼而學即壯而行修己者準諸此治人者亦準諸此今日士子果反心自問讀六經四子書皆能實見聖賢立言垂訓之微旨其發揮經義也果實能一一不悖於經義本旨否自入學鼓篋以至他日莅官臨民也果能修己而即不悖經旨修己之實義治民而即不悖經旨治民之實義否又

昔之命題止於孝經而今復增性理原以性理者羽翼六經四子古今書籍中載道之一大淵藪也今士子皆習論以應主司矣果能實晰孝經之義周程張朱之旨否以表取士者蓋陳謝陳賀皆當官所有事欲士子今日娴之他日用時不至失於格式庶幾所謂雕蟲文章耳並及於判則定讞折獄當官之重事欲臨事時不至失於權衡須伏處時實加講究耳今士子皆習表習判果他日能不至失於格式權衡否至於策則上辨千古道術治術之異同源流下究當世典章制度之利弊得失而必多之五題以限

人者欲博觀其敷奏之識見以備他日明試之措施耳士子習策果實能衷古而適當適今而悉協否如皆得其實也則不負朝廷取士之本旨不負聖賢期望之至意處可以爲眞儒出可以爲良臣無負所學總之此一舉業也今日爲學虛實之辨即他年事業汙隆之辨若能即研習舉業之中實下尊開行知身體力踐之功將舉世同此誦讀同此講求而明體達用求志達道之學在此坐言起行之效亦在此矣

三場取士之制無一不從崇尚實學拔取眞材起見行之既久士子工於揣摩不務實學主司暗中物色亦有倖獲者遂羣以揣摩爲實學而上以實事求下以虛名應矣倘能就此所言顧名思義用切實工夫何慮實學無人而科舉之不得眞材也

論詩先性情而後風韻其要義先識解而後性情如三百篇詩也而成經者其見大識高見解皆拈第一義下逮晉宋陶謝並稱迄於唐唐李杜齊名究之謝終讓陶之曠逸清超李必遜杜以愛國思君此千載公論豈非陶杜者識趣獨高乎由此而推詩賦之淵源意旨大概可知也

論詩以風韻爲主久矣講及性情猶不失三百篇遺意今以識解爲主則詩之關於學術人才不淺益見詩賦原非風雲月露之技所以列之於經也

讀儒書者有關禪之說有染禪之說又有本不習禪而不知不覺已染於禪之說殊不知禪之立心以出世爲歸其出世也總在於見性之空故必空山河大地倫物富貴並其身心空之不留毫髮於胸臆以礙其性之本然而後世可得而出是崇虛出世之學也若吾儒則無論身心不可得而空即倫物無一可空富貴亦在所不空天地山河雖

欲空之而裁成輔相不可以他諉亦正有不可空者是經世崇實之學也陸王之學無一語不本於心性正無一語不歸於經世苟有識者細加參究自無不可以得其梗概而顧以禪誣陸王亦所見之不審而立論之太偏也

知禪學儒學不可混同則知陸王是儒非禪不可混擬而不善學陸王者其流弊易染於禪亦正不可不慮也世道人心之所以重賴乎理學而理學之所以獨重於宇宙者豈非以其眞道德發爲眞事功足爲天心民命之攸繫乎是故道德雖不專倚事功爲高下而正以徵諸事功

定眞僞故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而成周官人始敎之以三物卽實取之以三物下至兩漢之徵求賢良亦尙取孝友力田行誼著聞之人蓋道德不可見驗道德者必以徵諸事功之爲實而有據也

是眞理學必有眞事功理學由於所習事功徵於所遇既遇矣而又無事功必非眞理學也不然世何賴乎有理學人亦何必重理學耶

晉之弊也倡於一二輩之空談名理旣且流爲淸談淸談之弊不可止而禍遂不可窮極漢唐之弊也始於二三人之矜尙氣誼旣且流爲朋黨朋黨之弊不可止而害遂中於國家今日私居議論之人卽他日公庭持論之人也有如各護所見極詆議論在草野不過爭閒氣一登朝左百僚之衆人不可强同必至各分黨與互相攻擊其流弊且不可言宋明之事可鑒也

學術之關於世運也如此講學之不可不愼也如此

海內淸宴太平盛世持盈保泰端賴深識特立之彥士大夫讀禮家居移孝作忠一飯不忘君親與其以一人蹇蹇王家不如合羣賢以共躋上理輛車未出正悉心物色正

人引誘正士鼓勵同志之氣以倡百職事忠藎之日也君恩難報素志難酬古純臣王佐無論登朝家食無不有忠君報國實事豈必馳驅皇路然後云匪懈夙夜哉

士大夫家居雖無治理之權未嘗不可籌及治理總視乎此念之公私與所見之遠近如何耳

昔孔奮爲姑臧宋均長辰陽皆能變荒風爲善俗流芳靑史其在粵東則昌黎以詩書變潮風至今潮人俎豆比於孔子大君子經濟作用正於他人不得意處見手眼況地僻事簡仕優而學益究俾世大業以宏不朽盛事尤所謂

十萬金買不就此善地者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謫居者矢此願力做此工夫苦境無非善地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何怨尤之有

天之變異時之災害有未可以人意測者顧在盛時災不爲害耳以平日餘一餘三培養之方既周臨事議蠲議賑救濟之法復詳也衰世則培養救濟之政不備一番災害便損百姓一番元氣雖不可以災祥論盛衰而在官家存心則不可諉爲時數之適然而聽之當以災禮之降天心所以警聖明爲正論耳

蔡忠惠公知福州日上元令民一家縣鐙七盞處士陳烈作大鐙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鐙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鐙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恐笙歌無妙曲忠惠見之遷輿罷鐙君子不多烈之能言而多忠惠之能使烈言且虛衷受善也吾於忠惠歌山榛隰苓之什矣

地方官每以建蓋亭臺遊山玩水致飾太平景象究屬務虛名而損實惠也忠惠且然況其餘乎

有問鄉中無明師良友恐學未易成者先生曰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先儒語錄皆經歷過路程本子也誠能依這上邊一字一句身體力行久之專精生明自有豁然貫通之日況鄰邇之間安在無可師資之人

以經書爲路程本子知一尺便行一尺決不空讀

有問某素志進修奈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家計貧困不能無阻者先生曰孔門如顏子原憲曾子子路皆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何嘗以貧阻其進修且古來成大德業如舜說傅巖諸聖賢正皆從貧困艱難中進修得力豈以貧自阻耶況人當得意時卻易沈溺遇貧窮困乏則絕無世味紛華之可溺這一點眞性始得透露從動心忍性煅煉出

來的識力更精更實是貧不惟無阻於進修正有資於進修也

法不可變亦有不可不變者衣服飲食之於人也夏葛而冬裘渴飲飢食者適也故未寒而裘未飢而食者謂之先時冬而猶葛飢而仍飲謂之後時先時者躁後時者愚躁者無成功愚者多後患君子觀天道相時宜適吾適而已是故法弊則變否則守時窮則變否則因是故利不百不變法時既至亦不畏難也無可乘之時不苟創非可循之法亦不苟因也是故論政者觀其時相時者觀其政不是

之求而拘拘執可不可爲說者非躁則愚皆非事實知本之論也甘龍杜摯執以爲法不可變商君執以爲法必宜變先儒各主其說以爲是非以余論之意皆可用惜也執可不可爲說而不知據時與政之可不可爲說也是故由甘杜之意善用之則爲守成之文景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爲因循不振之元成由商君之意善用之則爲霸强之秦桓桀孝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爲自用之苻堅禍宋之神宗且夫堯舜禪而四凶誅堯用之而舜則誅則因之中有革湯武革而三重之道遞相因則革之中有因審此而王者

因革損益之故亦大略可睹矣此君子經權時宜之論所不容已也

吾儒首重者道德也事功特因其遇耳然非實徵諸事功則道德且爲虛器高之而元虛清靜之旨可以託之卑之而奢逸意見之偏可以託之吾道且敗壞於虛浮腐朽之兩途而無定論矣

陽明之言時與朱子異同此學者意見不合之常朱子學本程門而於游謝時翻其案龜山其淵源所自而以涉禪明言之而不諱不特此也卽所深信之二程亦時遇不滿其說處必欲直仲已見而後已今之易註與全集所載班班也蓋理是宇宙公理故諸儒每嘗會心處有必仲已見之意陽明之言是朱子而在必然虛衷而受卽不是亦必與之據理明辨何有乎從百世後詆厲其意見不同以爲鄭崇使吾道竟成一黨同伐異之局乎

國家表章朱子刊布全書其意原見後世之學卑者旣止於章句訓詁高者每流於意見異論故取朱子平正篤實之學入加揚扢令天下奉爲善學孔孟之依據豈謂但學朱子諸儒先與朱子議論之不同者可悉廢又令排拒之耶

道學一脈孔孟以來自隋王文中始開其端至宋濂洛關閩諸先生乃宏其緒然皆有德無邪無所施爲至後人有迂腐之譏論世者亦不免議論多而成功少之疑然非諸先生力有不逮限於遇耳陽明立不世奇功刷吾道深秘令孔門政事一科實徵於千載之下今擯之爲禪排諸吾道之外轉恐舍吾儒眞實作用將令依附二氏虛寂之見者得託附其中而經生俗士掇拾章句者且侈然自以爲有功吾道竊入孔孟功臣之列其弊可勝言哉

孔子爲東魯之儒卽周程張朱亦只通經旨能實踐此理之醇儒耳外經豈更有道外道豈復有經故士之通經以明道亦只是深信此經而實體之身心耳漢儒多經師旣不通其旨又未躡之身自周程諸大儒起乃知奉經爲窮理之本原踐經爲律身之矩矱眞若六經字字爲吾儒設而經非虛語吾儒時時處處宜律經爲行而外經不可爲儒卽中間忌妒擠排無所不至而卒之朝野賢愚無不知其脈絡之正當踐履之篤實必如是乃不愧孔孟之徒且覺漢之經師眞是啜經糟粕拾經唾餘胥無當於先聖賢

垂經設教本旨不可與道學同日語也何者訓詁不足以盡經旨口談不足敵躬行也

大抵讀經濟書須窮探古人經濟措置本意融通於心卽於日用倫物中取其義旨反上身來從身之所履經起久之人情事變乃可原理描情措置不差則古人之書盡爲我用而書不徒讀矣不然徒記古人往跡故事學古而不能有獲何能收窮經致用之益縱再合文獻通考經世八編等書博涉而強記之徒資口談供筆墨之用耳曾何益於實用乎

學者能靜念聖賢以經書教人是爲何意國家以科目取士是爲何意而我如今孜孜矻矻欲登科取第卻是何等主見到這裏打算得頭項分明是非別白便當有奮然自立之志生於不能自已之中

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自謂能通左傳能通史記將孔孟置在一壁仁義禮智道是源頭如拽轉亦快也

源頭上無工夫所誦左傳史記祗糟粕耳何益

一日市中鬬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

欺心乙曰爾欺心王陽明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諳諳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欺心非講學而何曰旣學矣爲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王陽明看得天下人皆可與言學天下事無非是學指點醒發故立論稍偏實有益於世也

天下一切人一切事大概苟且做尋不著眞正題目便認了題目當不著眞正滋味所以不見實效

認得眞題目方得眞滋味方有眞功夫自有眞效驗不

止讀書而讀書更切實

范太傅自從仕來嘗釋卷或問之曰昔有異人與吾言他日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問何以處之徐武功入翰林不事詩文几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皆儒者事也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二公皆及時勉學之意看得學字緊要於仕方爲切實

毋視爲馳情祿仕也

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言語兒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言語言呂東萊以此爲善讀書務實學者

此知行並進即學即仕之實功也

魏冰叔易堂文集鈔名禧字冰叔江西南都人

謹按爲學原不專爲作文惟有學之文考古宜今言皆有物足以明道而經世以視綴緝爲文雕琢成章者固有虛實之不同也南都三魏兄弟互相師友以文章自命而識見廣遠吐屬雅馴尤以冰叔爲最所著日錄予已刊於訓俗遺規左傳經世久已行世今閱集中所論古今事變政治純疵句句平實有裨學問事功採錄於此以見有學之文皆歸實用非等迂闊空談也

古者建學造士立廟以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與誦習講課其制至今稱盛特慮爲學者僅存其名於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一無所與士之志不在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廟貌嚴其祭祀有志之士未嘗不咨嗟慨慕以生求乎建學造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也

視廟貌而有尊師之意對聖賢而興勉學之心古今同此人情學校之典所以重也

有補旧利益之說入於人心學士大夫率藉徑孔孟弋取

富貴其後得志則營貨利不得志則憸邪倖禍趨而之禪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求所謂力學之士不忘古者立學敎士之意則固難其人也

士子入孔孟之門尊孔孟爲師乃藉徑而弋富貴巧趨避而入於禪細民爲其誘惑以成風俗此孔門之罪人學校之蠹也

孔聖以學之不講爲憂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以僞學陳君子始有講學之禁嘗考講學之人有不盡出於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未有不出於小人

自宋以來可見矣

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洛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洛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禍千古一轍不有君子其流禍又何所底也易曰殊途而同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人之道而已矣

僞學之禁原始於小人欲害君子迨至學有異同則君子與君子相攻乃有所謂黨惟一歸於道學無異同爭黨自息

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君子而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恬勢專利者何異顧嘵嘵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之楚而北其轍也

游俠不學之士常以好義亂國有學君子以好義庇民未可同日語也世之盛也上潔己勵治以利其下下盡職以

供其上上下相安盜賊不作其衰也大吏貪縱逞威以督其下小吏朘削百姓自奉以奉上細民無所依倚飢寒流離迫爲盜賊或勢不自立脅從爲亂徒當是時千家之鄉百室之聚苟有巨室魁士好義輕財利能緩急一方者則窮民飢寒有所資大兵大寇有所恃不肯失身遽爲盜賊或畏威懷德不敢爲非故鄉邑有好義之士足以補朝廷之治救卿相有司之失有功於地方民生者不少

鄉里有輕財好義之家不惟足以濟窮困於鄉里實可以止禍亂於未萌

做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梦或曰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當然處不難辨難在兩可俱是處辨得出億中者費幾許蹊蹊蹺蹺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爲第一緊要造識之道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辟如翦花花樣多翦得快辟如醫藥藥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憂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

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未盡非者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也

曰見聞又曰揣摩又曰閱歷深得孔子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之以免於不知而作之意所以爲知之次而識可造也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閒每事肯哭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閒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以此觀人最切亦最確隨處可以見得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人大節無虧小失不足復論而欺世盜名之人每於輕易忽略處露出全副心術合而察之人無遁情矣

朋友中有性多猜忌者此非可以辨說解也在積誠以感之有性多堅僻者此非可以諫諍入也在修身以示之故朋友有隱過或藉事以自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反覆疵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再三稱說之陰移人於性情之閒而人不覺其改之之難此責善之上術也

聽人說事理即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搶口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己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予向喜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番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僞便把仁字放空卻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分眞切仁字方不爲術所掩

術字原是不好的字面孟子說仁術無非因齊王有易

牛之心勸其委曲以全其仁所謂引之於當道耳若將術字認作行仁正論恐易走入權術詐僞一路此條可謂善解孟子矣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之意在

同一刑殺也一則見而愈生其仁一則見而愈生其忍相習而發於不覺耳愈見術不可不慎

世之不奉佛者輒饕餮殺物命供口吾之欲其泊然蔬食者未有不自佞佛始者然或誦佛於西堂屠宰於東廚甚至剝人財陷害人而兢兢蔬食以爲佛在是是皆道術不明世儒之多惑也

爲諸生講弟子入則孝書因謂吾輩讀書一世便讀此節不完蓋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每事能到極處即聖人不過此然使不依此做去便成了不孝不弟行事放蕩言語虛花待人殘刻樂交邪友目不親詩書之人即是一箇不成人的了當三省於斯言

此章原是聖門蒙養作聖根基若一一反此則求爲凡人而不可得可補註疏所未及

子少稟憨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庵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是不同

規過之文非不可存但過已改矣不存其文更見厚誼

朋友且然況君父乎此焚諫草所以爲忠也

學有眞僞從來不免實欺昔之僞者將他人平生得力處說向自己可謂厚顏不慚今之僞者將自己受病處痛罵他人可謂良心蠹喪夫既知此爲己身之病而不肯醫反指爲他人之病且觀貌切脈製方和藥以醫他人之病此病雖岐伯復生亦無如何矣

護短飾非矜己薄人惟讀書人爲甚所學者非也

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辨事否然有兩種人卻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斷不罷手一種

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藉六藝以文奸言肆無忌憚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誤事殺身終身無長進日矣

人好訐惡直者明責之則以爲面辱隱諷之則以爲譏刺不中實則以妄言激怒中實則以刺骨銜恨先事而言不曰迂闊則曰預以小人度己事後而言不曰無益則曰倖成以恥我轉見得諫者有許多無道理處只是終身不容人開口而已所謂有言逆心必求諸非道者也

拒諫飾非者惡也不拒諫而嘗自拒諫不飾非而嘗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果於自信有故而持之益堅卽拒諫飾非也易堂邱邦士素不聞其毀一人而以此規予予至今心服而不敢忘云

士大夫無人不知拒諫飾非之爲病而卒不免者皆果於自信而持之益堅也

掩過與護過不同掩過者辟如盜物不承倘有懼王法畏公議意在良心未泯也護過者如慈母之護驕子惟恐人之傷之辟如盜物本是偷竊無恥卻說出許多道理來既似不算偷竊又似該得偷竊不惟無罪且當有功將此過

加上十層鐵步障矣此眞壞一己之心術而亂天下之學術者也

年少而質美者能自浣濯於俗以實致於學必當謹於所習愼於所交凡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貴與君子交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於人交君子而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異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愼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所以益也

謹所習以愼於交皆學也年少質美者尤易取益

楊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予則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富爲貴之路貴爲富之門難言治道矣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兵者考其韜略與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强於六曹者至此或反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亦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或問用人不可拘資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體則誰肯爲其難者而國家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差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既官之後以稱職爲陞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初用時不得不循資格既用則視其所能與其所成就此循名責實鼓舞群材之善策也

人有一病根定發無數枝葉如病在鄙吝便有許多鄙吝事論人者須將他許多鄙吝事只算一件病不然便覺其人陋事是病別有好處亦抹煞矣且人有一大長便足勝

生平之短者至於用人則別有大惡不掩小善之時但險毒嫉妒之人縱不得已而用只宜一時一事倘任之重用之久則利一而害百矣

予嘗論爲國者須恤貧民尤須養富民或謂貧民力悍身家輕而犯法易乃足畏富民自保不暇又力脆弱豈能作亂予曰一家之富役者百千人養者亦百千人故國家養富民富民養貧民貧民得養則不爲亂是以富民貧國非眞貧貧民貧國乃眞貧國眞貧則事不可爲矣唐僖宗時度支請借富民及胡商財救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民胡商未耳乃止今天下之爲官者既不恤貧民又專剝削富民抑何其不思之甚乎

古今弊政有十反重粟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貧精庶序之選而士益偽蠲公府舊役使民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嗇吝而吏益虐門人問故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仰民田者費一仰官田者費

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粟令而田益荒　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撲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一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責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　以爲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問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　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薦食於是易業工商竄爲胥徒

是謂棄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　登賓席者破費多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闔將棄盛典則設計逃避有司或差役拘喚誣以贓匿至有禮請臨而擾索破家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　議上災傷計畝科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緩租而下益費　減弟子員額以求眞才也則高值而多覬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　夏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充役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

除害而民益困　墨吏有糾黠胥有懲人皆營貲利而求開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者更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

十者皆宜民善政官司一有利慾之心便成害民虐政此官司之過非政之弊也

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一是眞正切要好語卻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卽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鄙笑矣

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則引證古事引古得力則議論不煩而事理已暢此作文要法也

如此作文方不同於迂腐無用亦非勦襲浮談此叔子之文所以可取也

聖賢之學適用爲本故言理不徵事則迂疏古人之言不徵後世之得失則言審且精者不得見今以爲不可毫髮有所損益則是古人所一言者吾從而再言所短言者吾從而長言言雖毫髮逮聖人無益況必不逮耶

國家制藝學尊孔孟勒四書五經爲科目天下士子無論將來由科舉不由科舉無不讀四書五經者旣讀四書五經莫不知仁義道德之爲重然才略迂疏見識當世蓋自

童年至老死惟務涉獵全無實在工夫於是身登甲第年
期耄耋不識古今傳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之名兵馬
錢穀之數者而其才俊者則於入官之始而後學此人才
之不如古也

登科第者熟復此段當亦愧而思奮矣

制義中原了闢於經濟者也然往往以制義施於論則腐
論施於策則迂策施於奏議則疏何者言理者易僞而叢
事者難欺此法之久而滋弊也然不能舍四書五經而別
求之也以四書五經正其趨立其本加以策論考究古今

人物治亂廣其識見盡其才智以適於用以救其弊則制
義即是經濟矣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子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
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
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
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
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
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眞讀
書之人

以下從別集採附

吳因之論文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吾舍其皮膚而操
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耳
所謂筋骨是題之所以然處總之貴議論而不貴鋪排貴
抉其所以然而不貴贅其所當然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
者傳其神鋪排者鉢積寸累而無味議論者擘領提綱而
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
以意言之爲至實以機言之爲至虛至善用虛而所謂精
深者瀹窅者皆卑之矣

文貴體認書理茅鹿門論作文要訣首在認題杜仲聲曰

文無他訣惟貴體認謂設以身處其地處其時而體認其
理也理之體認既眞則先聖先賢之言乃吾身眞實固有
之理由是發爲文章庶句句皆眞詮實諦

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衞善學者每
拈一題必先將題之前後來去實理虛神輕重詳略審覩
既明然後閉目靜思此題當如何安頓如何出落題中之
肯綮題外之神情了然心目立定主意然後下筆則章法
結搆位置剪裁庶得允協苟不先生主意止以詞采點綴
言愈多理愈晦文愈浮矣陳椒峰曰吾輩作文苟無關於

世教可以不作雖遇極閒冷題猶得藉以發胸中所欲言況題位本與世教相關乎

會做文章者從題目裏做出文章來又能從文章裏做出題目來會做事業者從學問裏做出事業來又從事業裏做出文章來

果得題目眞慨文章發揮盡致有典有則是從文章做出題目也有事業則文章足以壽世信今垂後是從事業做出文章也

他山石云今之操觚者搤擊古人吹毛索瘢而宏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皐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詩客則人人李杜投贈之篇黃金爲政歌慕之作白骨含羞此爲文章之玷不少

士君子詩賦碑銘皆文章也視爲應酬交際常套瞞昧本心取悅於人風斯下矣乃於舉業之文亦不喜作根心之談務爲希舉取悅之計斯文尚可問乎士習尚可問乎

學仕遺規卷三終

學仕遺規卷四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　孫鎌琛

王文山尋樂齋偶鈔　名望建端文山浙江錢塘人雍正丙午舉人官國子監學錄

謹按有志言學者皆云尋孔顏樂處夫樂豈可尋乎有意尋樂非放達之怡情則山水之娛目此樂皆自外而至非眞樂也顏子有眞樂故不因簞瓢陋巷而改非樂簞瓢陋巷也孔子疏水曲肱而樂亦在其中非樂疏水曲肱也以視外至之樂因一時之境遇爲

欣戚以一己之順逆爲憂喜理欲之分卽聖狂之別也愚向疑樂不可尋因尋而後樂率非眞樂聖賢尋樂工夫決不如此錢塘王文山先生著尋樂齋偶鈔其歷序孔門尋樂工夫皆不在於境遇而在返躬內省以求自得乃爲尋樂眞詮故言之切近如此考其生平自講學授徒及於簿仕勤勤懇懇近裏著己期無愧於聖賢有濟於民物宦京未久未歷外任而於民生治道仕學一貫之理罔不洞中竅要予正慮世之學者區學仕爲兩途尋樂於外而不尋樂於內舉

業文章竟同敲門之瓦登科筮仕徒爲牟利捷徑學非所學仕非所仕故錄此爲有志尋樂者定所趨焉

魏環溪先生尋孔顏樂處解云孔子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顏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思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孟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仰不愧俯不怍從何尋曰集義愚擬補曰曾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明白欺必自慊從何尋曰愼獨曰下學曰克己曰居易曰集義自常情視之皆聖賢刻

苦工夫求皆可樂而實爲尋樂眞詣揭出曾子尋樂在於愼獨尤爲親切

曹月川云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道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鹿江邨云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常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地不是逍遙閒曠底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怍而生愧怍何由出從自盡本分而出如不發憤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沈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固固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日子孔顏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曰樂在其中一曰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欛柄萬物皆備一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按反身而誠則仁此樂之本體彊恕求誠此尋樂底工夫

尋樂尋字最易爲消遙閒曠者藉口握定彊恕求誠爲尋樂工夫下手處方見切實境地不同浮慕

楊龜山云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古來如此等人不少如東漢處士逸民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責以聖賢之道略無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聞道故應如此由我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此段語有關學者不小

人而不學則馳騖於名利牽攘於身家終日憧憧而有愧乎其爲人學而不聞道則浮沈於詩章修飾乎小節終身沒沒而有愧乎其爲學

道原兼人己合內外故人不可不學學不可不明道立則俱立成不獨成學在此仕亦在此不僅文章節義之偏長迴異名利身家之俗學不可不辨

當能把捉此心使語不妄發甚難

周易一書卦爻之吉者每寓戒厲之辭卦爻之凶者必示以趨吉之路

丙則云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數語爲抱終天之恨者指示一門路

忠孝無二理孝子修身以事親忠臣盡職以事君皆終身守之而不變仁以爲任死而後已曾子所以爲大孝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所以爲大忠也

昔人有心相宅相三十六善之目近見刻此者多雜以二氏之說因略訂宅相五十則俾保家之士奉以自鑑焉

閽人謙婉　無婦女惡犬當門　牆宇完治　庭除灑掃　座黏格言先訓　主人見客無驕容詔態　不議朝政　闖閫及人過失　能受人規諫　坐久不聞婦女聲　子弟恂恂雅飭　故舊窮親往來　家長約束有法　不聽細人煽惑語　閨家樸儉無鮮衣怒馬習氣　寢興以時　有恆產恆業　不侵占公私地　早輸國課　私債早完　睦鄰里　不干謁貴勢關說公事　不訐訟　受人淩侮以理化誨　不與匪人交游　不假借行埠優伶及投充人名號（如用本宅燈籠牌子廂號類）　三姑六婆不入門　星相巫術人不入門　無賭閒食客　不畜美妾俊僕　無吹彈謳唱聲　婦女不入廟燒香　敬神祇不妄行褻瀆　祭祀祖先以時以禮　婚嫁不貪富貴及沿用僭侈俗禮　喪不用浮屠法　早葬先人不迷惑風水　宴客無侈費及長夜呼盧　親友急事能盡力助卹　家無賭具（紙骰子雙陸骨牌圍象棋類戲具如放風鳶鬬蟋蟀籠禽賜謎藥類）　不藏禁書（如推背圖東明應）　不寶難得之物　不存小說淫詞香奩艷褻　不銜名刊已詩文　不妄受人餽送　交易不愛便宜　不用低色銀　出入斗斛戥秤畫一　體恤下人甘苦　不刻削佃戶　無故不殺生

五十則皆居室日用之常所最易忽視者循而行之即修身齊家之要道也宅相莫善於此矣

聖人以聲居終日言不及義爲大戒今士大夫相聚非談朝政新聞即講應酬俗事甚或戲謔詼諧雌黃人物侈述鬼神怪幻之事其能論文說詩留心世務經濟者便什不得一至身心民物四字幾絕口無人道有志於學者可不思所以正救之耶

大概相習而不知其非一爲提醒眞覺通身汗下有稗於學仕者不淺

一日失足終身莫救也宜痛戒之

聖賢經傳之語人自少記誦未能銘心刻骨里巷狹邪之談稗官妄誕之說一寓耳目便輒不忘非禮勿視聽之戒可不時時嚴省乎

載籍繁且雜矣有益於人者有損於人者讀有益之書或未必有益讀有損之書往往即爲所損而不覺若復沈溺於此則爲損害竟無底止可不戒乎

江都叔父將謁選予作臨民十二箴寄之一不收長隨二不借京債三愼擇幕賓四防檢宅門五交盤清楚六用度節省七清心寡欲八錢糧隨收隨解九案牘不滯十愼重審斷十一事上官以和交紳士以禮十二馭吏嚴而有恩

先叔頗納予言惜在任未久而歿揚民今尚須之

同年馮永振舉進士命往閩省試用臨別送之曰士於州縣須具一即日去任之心又須具一終身在任之心有即日去任之心則錢糧案件逐日清楚不致積而叢弊矣有終身在任之心則地方利弊自然關切不致視如傳舍矣

在任久暫非可逆料存即日去任之想則凡事必不敢苟且存終身在任之想則凡事必籌及久遠無非盡其

在我不肯一日負此官而已

周制比閭族黨各有鄉官漢有亭長裔夫唐有里正村正明初有老人蓋昇平日久煙戶稠密州縣官勢難徧察如令每里各設此等一員責之宣化勸誘凡里中孝弟善良及頑悍不法者俾籍記其實朔望上之有司察其尤者而賞罰之亦化民之一道也但此等人員必須公舉愼選里中無其人寧缺之三年稱其任者爲奏給散銜不稱則立易其人

鄉約社長之類儘有可以爲官宣化布澤者得此意而

愼選之保護之獎勵而約束之亦自有益設立鄉官恐其權過重鄉保則下同賤役不可任矣

國家法制嚴明而一種頑悍之徒鞭扑荷校後仍不悛此非直刑之可治也宜依罪科斷外用木牌大書所犯如不孝賭博竊盜唆訟之類懸釘其門一年內果實心改悔鄰里爲具結申狀方準撤去又古有惰遊之冠赭衣之罰或倣此令再犯者衣冠與庶善稍異仍許自新則免屢犯不悛遷之國門外其有孝義行善之家有司訪知其實亦送匾旌獎使人人知所向慕愧悔此卽周書旌別淑慝表宅

殊疆之法也

強悍滋事之徒依法懲創罪止此矣書其所犯懸釘門牌視其悛改以時起除善良者給匾示旌勸懲互施亦有司之善教也

于清端公爲武昌同知行保甲之法凡居人稠密之地必親自查驗節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有可疑之人不責十家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蹤迹叵測可知然亦不遠罪也呼其人諭曰汝今後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吾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後

巡撫直隸頒行保甲條約用意周密然寬嚴緩急之間在奉行者之斟酌法行而民不擾斯爲善乎

李別駕光型云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一鄉之事不治何論一縣保甲者分之極其細而不紊合之盡其大而不遺故必知地方之險易村居之疏密而後聯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墾疇驛遞之遠近橋梁舟楫之所屬而後勘會修建可行奉公利濟之政知水土剛柔之性山澤原隰之宜而後區種別材可行因地利民之政知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產之盈絀而後勞民勸相可

行農末相資之政知閭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業之貧富而後誘勸斋積可行斂散恤鄰之政知姻婭族姓之相聯比閭同里之相屬而後讀法講諭可行孝友睦婣之政知旧國家室之有賴四民術藝之有託而後分別勤惰可行課督鼓舞之政知剛柔知愚之異質奢儉貞淫之殊習而後旌淑別慝可行勸賞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舉矣人徒見吏胥約保之奔馳門牌冊籍之更易出役應差之勞什伍連坐之患而曾不聞衛養教利之政以此民志不安交相逃避吏胥約保緣以爲奸宜其指爲擾民耳

要在爲州縣者周覽封域明辨水土詢問風俗體察人情簡節而疏目得其大意之所在以次漸興而絕無强民之迹斯可以行之久而相安也

州曰知州縣曰知縣無一非其所當知也憶予所莅之處先將四境道里村莊民情風俗列單致詢令各縣照單登覆其村莊之疏密山河之險易地界之遠近則另繪一圖無非欲有司留心地方體察情形向後如有應行籌辦之利弊應行查緝之奸匪心目中皆已了然也此內有心留有才識者從此知所措施皆有政績脫穎

而出其餘亦漸留心地方知所措手不至如從前之四境茫然惟應胥役之指使矣各省圖冊現存篋中今圖此條可云先得我心此即仕不廢學先知後行之工夫不可以爲地方官之瑣務也

直省郡縣命案半出於姦盜故諺有賭近盜姦近殺之語今功令禁賭甚嚴誠足弭盜賊之原然民間小說彈詞春宮畫刻遠近流布甚或描繪扇頭粉塑泥像列店貨賣奸醫製合媚藥招貼衢巷致血氣未定者心爲所蕩大則陷於刑獄否亦早戕厥身有司設法禁革令坊間焚毀改業

亦化民善俗之急務也

李果齋論朱子讀書之功云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於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淺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案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此千古讀書之妙訣乃世不乏聰明之士而卒莽滅裂鮮克遵此且曰書不求其解其自誤人

也實甚

如此讀書方可深造自得由此而資深逢源可以應務而不窮毋謂記誦無關實學也

陳定宇云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先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木提一段首句便衝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有自得之妙

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此韓子讀書要訣必提其要則閱事不容不詳必鉤其元則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覆同異剖斷是非自紀所疑附以辨論則瀋

知愈深著心愈牢矣前輩作諸生時皆有經書講旨及綱鑑性理等鈔略尚是古人遺意蓋自爲溫習之功非欲垂世也今學者不復講此其作爲書說史論刊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不與爲己相關故亦卒無所得蓋有書成而了不省記者此又可戒也

許文正公兒時就塾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耳公曰如斯而已乎王文成公少時問師何爲第一事師亦答以讀書登第公心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望賢乎今之讀書者專坐科名二字父傳子而師誨弟老死不悟二公方童年便爾勘破高明之識豈非天授乎宜後來大有成就也

或有言善讀書而不善作官者華亭張莊簡公說云此正坐不善讀書耳近人往往以廢病歸咎於讀書所致予亦曰此必不善讀書者嗜學者焚膏繼晷亦不可夜逾二鼓以子分乃貞元之會宜令心神歸宿滋息夜氣爲來日之本世有少年之士銳志求名讀文搆思竟夜不寐久而咯血以致成瘵未遂顯揚之願而先殞厥身豈非不孝之大者乎

有讀書不必作官者未有善讀書而不善作官者此仍是不善讀書耳至因讀書而致病勉强刻苦毫無心得亦坐不善讀書耳

舉業一道國家用之取士非此無以進身父母望之顯揚非此無以立身況所開發者孔孟之言程朱之訓精之在性命之微擴之在倫常之大果能卽此博求義理收其放心進德修業胥在於此馮少墟云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眞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

朝廷以舉業取士正取其能讀書也博求義理收其放

心眞理學卽好舉業豈有二乎

培鼂居雜錄云會文十益一完篇二擇難做題三熟生求精四自造不傍人一語五面相質問六不飛揚傲兀自膽卷八樂道人善見好文好股好句卽時默記不容一日工夫九虛心聽受抹擲不怒十不首尾寒盟會文十弊一不完篇二換題三譁笑閒語四鈔舊五蹈襲餘唾六寫字潦草七倩寫八面談背非九不服善十作輟隨便

曾子有以文會友之訓後世學者皆有會文之舉然玩下句以友輔仁則會非徒會矣十益十弊是在會文者

自求心得耳

作文貴鍊所謂鍊者不是組織經典排調對偶方是鍊也只發想落筆時不率意而出不隨筆而寫有意將本意說得明透下一句必使此句下得的確一篇中前後位置各相顧應便是鍊局一比中上下轉接不相刺繆便是鍊股一句安得妥貼便是鍊句一字下得有恨便是鍊字故無論冗長拖沓雜亂顛倒不可言鍊凡語了不順意有不達皆是不鍊之弊無論文之長短作之整散總要鍊鍊衣欲其淨鍊兵欲其精鍊丹欲其成鍊文欲其熟到得

久而成熟則率意而出隨筆而書無非鍊也只在平日功專耳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可見辭主乎達不達亦不可已也

鍊者所以求達非徒雕琢也

句不可不鍊而句有堅卓者有排宕者有雋永者有峭者逸者大率長句不拖沓短句不局促疏密相間短長相錯則然可誦所謂鍊也若徒以多用排偶刪去虛字爲鍊非惟傷氣亦不成文

多用排偶義以詞晦刪去虛字貌古而實非古以艱深文其淺陋均非載道之文

聖人之言大含細入無所不包凡人情物理日用行習之事俱可與聖言相發明所謂以淺事說深理方成三昧也若徒尋章摘句胸中了無所見文何由得警策

嘉隆天崇之文不同而其關發題義則一凡讀文遇可驚可喜處必須想其與題如何關合作文時方無不切之患論文者既曰貴切又曰文妙於開似不相合不知所謂開者於題之來路去路側而反面對而蓄想不沾沾寫正面耳非舍題目另尋文章也開正所以盡題之蘊豈有不切而尚成佳文者

論文數則極精先生及門登第者甚衆今知以此几習舉業者皆當奉爲圭臬也

學者之於先儒也學術之介辨析不可不嚴異端無論已即同爲正學而意見持論一有所偏其流弊不可勝言非嚴以辨之則後學不知所別白誤入他歧之路功德之崇道論不可過刻醯儒無論已即未底中行而高明沈潛所入不同其趨則一故流風均足興起苟刻以繩之則後生紛紜於門戶反致啟聚訟之端

孟子生戰國時學術漸芬異端競起生平一奉孔子爲宗嘗稱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於夷惠之行曰隘曰不恭皆以爲君子不由他日論聖人爲百世師則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皆可以師百世是孟子論學術極其嚴而推崇極其至可爲尚論之法則

先生官學錄時有請大司成奏黜陸王從祀者先生主議駁之故有此折衷持平之論此尚論之極則卽論學之極則也至引孟子尊夷惠不可由而可師不但可以

得聖人之眞並可爲善學聖人之法

省無益之應酬節有用之經史與儒先之書日相親則理道之心日熟苟庸碌之儔日相接則非僻之念易起逐長夜之飲則昏志而鑠神飾耳目之觀則耗財而奪志人有關說之事勿開其端宜峻絕之人有緩急之請苟力可及當曲從之詞章之學祇求文理無疵刻意求工則害道進取之途須知得失有命稱事馳騖則喪品悠悠忽忽便虛度一日便虛度一年便虛度一世戰戰兢兢始不負所事始不負所學

此先生於嗣君居館職時書示庭訓也凡爲學爲仕者允當奉爲寶鑑

李惺卷讀書雜述名鎧字公凱號惺卷江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爲級陽令召舉博學宏詞授翰林編修官至內閣學士

謹按士君子言學時皆未及於仕者也觀其所以爲學或有裨於仕或無裨於仕皆可以預而知之未有學祇空談而仕能有實事者也閱李公之讀書雜述考古證今學術治術原原本本王阮亭於關中分校時許其可以坐言起行未幾以宏博之薦山縣令歷詞垣政蹟文章不同流俗其經史諸論有卓見不能全錄錄其可爲今之學仕法戒者以爲訓焉

六經四子書言學言政萬世之規矩權衡資之用者也非空言也後人考辨雖精率由末篤終負聖賢垂訓之旨不得謂之善讀書

少年初受書便知舉子文取科第之外更有向上事業斯聰明不汨沒於俗學將來卓然有所成就

向上事業即在舉子文章之中能於此時有切實工夫科第在此事業亦在此不必以取科第爲俗學也少年受書時即令知此則志趨正而學爲有本矣

讀書時於物理體察分曉出而應天下事自然中節

讀書體察物理即非無用之學爲學爲政何往不宜

儒者不爲無用之學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未有經明行修曉然於義理公私之辨而拙於爲政者也爲學爲政有規模必有條理井井不紊而持之有恆斯學可以成德政可以經國矣

遊戲徵逐時一往快心不自知其溺也事過情遷索然無味乃覺前此之玩時愒日

向來不學悔亦何濟祇須斷自今日有進而無退有信而無疑收之桑榆未晚也

易有吉凶詩有美刺夫人而知之必於吉凶得修悖之理於美刺生勸戒之心斯爲即卷有益

讀經必知古聖賢道德仁義之旨實可以治後世之天下而非空言讀史必知自古之治亂安危成敗利鈍皆聖賢所已言無一之或爽也斯善於讀書可以用世可以經世也已

讀經史者多矣能如此者想才識何可限量

讀史既知一代國勢人才衰盛相循之故即潛思所以補救異時以古法經紀世務乃取之沛然不致差忒

讀史於古人可勸戒者但識之以資博洽抑末焉耳必實有思齊內自省之功乃不同記問之學

開卷卽有思齊內省之功掩卷卽受思齊內省之益不止讀史也

古人於書無不讀猶惟日孳孳手一卷不釋今人稍稍涉獵遂束書不觀曰吾是足矣此豈但學殖荒疏遠遜古人士氣之薄風教之衰功名志節之苟且恆必由之故夫興起後進羣趨正學與孟子正人心同功非細故也

五六十然後學晚矣然卽今努力猶愈於終身憒憒以勤補拙以晨興晏眠補少時之玩惕自茲以往有進無退其庶幾乎

人多以晚年方讀書爲悔而不知晚年閱歷旣深讀書更有意味有進無退坐言起行不止補少年之玩惕也

老年讀書不復記憶然寓目悅心胸有所得視二十年前更覺興會勃勃也

老而讀書所不能記憶者詞句耳其於義理當益親切若止興會勃勃猶是浮慕之學

學者博極羣書豈不甚好至於修身教家得位行道時曾

不能用其一二言與不識字人何異

幸而耳聰目明閒見之閒不用之善言善行豈不上負天心下同聾瞶

積功德如積貨財嗜問學如嗜芻豢攻尤悔如攻疹疾保名節如保珠寶勤勤勿懈其賢矣乎

境遇最足以練人品貧至不堪而卒有所不爲不謂之君子不可矣

爲政莫要於別賢奸爲學莫先於辨義利

視外至之物輕然後重在我之禮義廉讓匪僻之漸無自而生

懷刑君子之小心也罔窮君子之大節也

懷刑罔窮二句人人讀之能就此知其一爲小心一爲大節自反自勵所得多矣此之謂善讀書

貧富榮枯通塞得喪有天焉主之我固無如何也若夫從善不從惡爲君子不爲小人此則存乎我者天亦無如何也知有天而仍求之不智而已矣知在我而竟諉之無勇而已矣

君子亦有富者大抵在下則務本勤儉在上則位高祿厚

斷未有取非義以自肥者故自古君子貧其常也而富者恆寡

凡爲君子多貧少富此看透世情之論處貧處富全憑學問

學者今日安貧他日富貴必不苟且妄爲措施必有可觀君子之所憂者三境遇之通塞不與焉行不日修可憂也學不日進可憂也有官守言責而道不行可憂也若夫境遇之來有主之者君子不能自爲政也奚暇舍其所可憂而用心於不必憂

學成而不一試與試焉而不竟其用皆命也君子於此益純其學以俟命而已欲速而妄希非分奚益耶卽有時倖獲而進不以正欲其終之不敗亦難矣

士大夫祇圖一時倖獲罔顧終身成敗始而不肯俟命繼而不能安命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立一言期有裨於世道不能必人之從而不違行一事求無愧於昔賢不能必人之譽而不毀

世之從違毀譽有時可藉以驗吾之是非然必謂人皆有從而無違有譽而無毀勢有不能抑且不必學者所以貴自反也

談論既多豈能一一中道故以簡於酬對爲佳

有害於民物之事不可存諸心有傷於風化之言不可出諸口

一念而傷人身家性命一語而玷人終身名節有關陰隲禍患宜切戒也

一言之厚造福無窮士大夫當得爲之日顧靳此一言若惟恐天下之蒙福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合親二段甯爲其厚毋爲其薄一時未有爲善之事不可一日不存爲善之心學如此仕亦如此

君子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寬平之至也君子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敬愼之至也

曰寬平曰敬愼此中自有權衡省事而非廢事敬事而非畏事非有學問人不能

謀事不可不愼見事不可不明處事不可不公任事不可不勇

四者缺一不可

君子於無關名節處亦常隨時俯仰至於出處進退之大關治忽安危之大計不敢苟同伐異苟且營私即或權有攸歸事終無濟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

居官處事有隨時俯仰之時有違衆獨行之時有明知於事無濟而不忍視坐視之時惟有學有識者始能辨之

君子戒掩人之長而炫己之長戒護己之短而攻人之短戒以事後成敗論人而不折衷於大公至正之理

士大夫尤易犯此三戒習而不察大有關於治體

君子不自誇其功而人之功惟恐其不錄小人常自掩其過而人之過惟恐其不彰

敬我者有禮者也多諛詞則不可信愛我者有恩者也多德色則不敬承

不侮人之謂恭訣則不可不忤物之謂和流則不可媚人太甚無論旁觀竊笑即爲所媚者亦有時不甚樂也宋楊愿與秦檜善飲食動作悉倣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夫媚檜所以求進顧緣此去吁何益哉

家擁厚貲曾不能利一物濟一人此其人不獨可鄙亦可哀矣

鄙其嗇也哀其愚也

君子得志固道濟天下即不得志立人達人之心亦不使須臾或息

人以事問須告之以聖賢正理從違在彼我固不可不忠後生晚進尤當曉譬詳明俾端祈嚮不然語多曲說不顧其後之陷於非義夫豈長者之道哉

不明告以是非此曲說也只圖目前支飾不顧其陷於

不義皆爲人謀而不忠曾子所以曰省也

君子拙以貿禍有時獲免者天也小人工於乞憐有時不效者亦天也不有天焉主之君子何所恃小人又安所懲耶

大臣必知曏己者之爲非違己者之爲正然後可以主持風教進退人材反是則浮薄之士連袂而升而清流之氣沮矣

君子學所以爲己而仕則爲人小人學所以爲人而仕則爲己

學而爲己故仕時必能爲人不肯爲己學而爲人故仕時止知爲己不暇爲人學術誠僞卽仕風邪正之別也

自孔子有爲己爲人之訓文中子程子及刁蒙吉先後分別疏解今推論及此可云直截故並錄之

君子之才患其少少則爲善之量不能充小人之才患其多多則爲惡之勢不可遏

是君子必肯爲善偏覺才少是小人必肯爲惡偏覺才多世道所以可慮也

古今不甚相遠慈父母而孝子特傳蓋人人皆慈父慈母故略之人人不皆孝子特舉一以風百也吁可慨也已

祖父之於子孫未有不望其富且貴者然余謂富貴須賢子孫守之子孫賢卽不富貴何害脫使富貴而不賢恐方貽祖父以憂勿遽謂位高多金爲家門之慶也

子孫富貴光耀祖宗人皆知而羨之因富貴而辱及祖宗以致祖宗以子孫富貴爲不幸爲子孫而富貴者可不慄與

子弟讀書既與之解明義理何不導之以躬行豈惟成人卽如幼童誦論語便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日體驗於家

庭使知古聖賢書皆後人標準不止習其說爲文章而已則將來之成就遠且大矣今人教子弟但患記誦不熟文藝不工於躬行顧置之是何汲汲莘其干祿遂不以賢人君子厚期之耶且干祿之具如此一旦立人之朝膺民社之責操何術以應之俗學壞人名家不免無惑乎閭里無佳子弟而正誼明道之難其人也

入孝出弟一章雖係蒙養之教而知行並進尊德性而道問學成人之道已基於此此非責備弟子乃專責成教弟子者也

子弟幼時須教之愛物命以培養其不忍之心

宋板書貴重極矣然以貴重之故終日珍藏不一寓目與無此書何異鑑賞家眞讀書人故自有別

宋板書之可寶貴以其校刻工精爲先朝法物備陳設耳若資以誦讀何必宋板倘因宋板而什襲珍藏不經展讀轉不如不宋板之可以不時誦讀得益矣近見士大夫鄴架所陳牙籤錦函紙墨常新從未經手寓目祇圖美觀無裨誦習鑑賞家方以眞宋板假宋板爲棄取似屬無謂更有繪成畫幅書函書籤宛然舉目可遶觀

而不可近視焉事之務名不務實大率類此予所莅之地曾將藏書發貯書院義學有止禁散失不禁繙閱之儆倘士子繙閱者眾漸至汙損已得此書之益矣

搢紳家行一事鄉之人觀禮焉以其讀書循理多識朝堂典故也使饒於財者儀節靡所不具而於古人精意可以法可以風者按之茫然其又何以觀之哉

士為四民之倡而搢紳又士之倡其義如此

士大夫居鄉欲不見一人亦難矣且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與高士言躬耕樂道與文人言砥行讀書即遇田夫

野人亦告之以同井親睦勤儉保家之道此正山中經濟絕人逃世奚為耶至於悾刺謁官府變亂是非滋事鬧里則一鄉之筌轉成一鄉之蠹其何以堪

不避險難不辭勞怨苟利國家盡心竭力期於有濟而通塞升沈聽之君父純臣哉

行事有益於國有利於民所以盡吾職也輒以此望恩於君父識者鄙之是純臣決不如此

不敢自汙庶官之美節若大臣正色立朝總持國是曲謹小廉又不足以盡之

得位將以行道位愈高責望愈重每遷一秩有懼心焉器識自此遠矣

居官望遷祇覺現在之位不滿吾意絕不問我之能否稱此職亦惑也每遷秩而有懼心不僅器識之遠亦見天良之不昧矣

以經史教育人才使之修明禮樂敦倫砥行而文章亦煥然可觀師儒之責也宏獎士類使在位者罔非正人而方伯連帥興起風教賢卿相之責也

教育於未仕之先甄陶於已仕之後師儒卿相之責較

重其功效亦非小補

視天下之英才如其家之佳子弟愛惜滋培俾之成器師儒誨人大臣當國皆不可少此願力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生計足否人怪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賈公黯廷試第一往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比日朝士進退不能綽綽大率累於生計耳乃知二公近情之論久而彌驗也

朝會非談讌之所當時時存敬畏之心

言其所當言用則天下蒙福卽不用存此言於天下終須有濟

陸宣公奏議豈嘗有意追琢爲文祇以謀人家國義氣激昂不自知其懇到詳明文章遂足千古乃知名賢大篇原未忠孝固未許肉食者僞作也

以憂國憂民之眞心爲忠君愛國之確論不尙詞藻不事激烈惻然動人千載下如見其心章奏中至文也

主司簾籃不妨自棄甚矣倡採挙之謬說致令浮薄者登潛修者擯亦有心當世者所不欲爲不忍爲者也

今日主司所錄卽他日公孤卿尹庶司百執事之選厥任匪輕敢不祗懼必也心目雙淸周防備至杜苞苴之路塞奔競之門而網羅盡佳士也庶幾爲國得人無慚夙夜矣乎不然視顏稱座主修門下桃李於國之所以掄才士之所以待舉兩無當也

國家以經術取士主司爲國求賢暗中摸索所憑者文也乃置文而爲採挙之說開奔競之門游揚請託無所不至士風之壞人材之薄均由於此何以得人何以服人所云心目雙淸周防備至庶幾無負

學臣爲士子宗師振興實學砥行敦倫其先務也但就所謂時文去取高下之而已所拔多單寒知名士輒須臾大作人望歸焉而經史有用之學孝弟廉讓之節則概置弗問他日舉於鄉策名於朝皆是選也國家亦安得富經術有行誼之儒者託以大任乎

學臣按臨三年兩試文行兼採與主司扃門一試暗中摸索者不同凡經史有用之學孝弟廉讓之風皆於學臣有專責焉

國家設外官自封疆大吏至邑令凡以爲民也大吏平日

必眞念閭閻疾苦率其屬以生全之若苟且因循一旦水旱災傷卽爲民請命議賑議蠲而民之轉徙溝壑已十八九矣上下同心圖之於早庶不窮困斯民也乎

賑荒之策所以救將死之民備荒之政所以養未災之衆二者原並行不悖而備荒則可以不荒其取多端其利甚溥似無近功實有遠效

天下自有司以至封疆大臣牛皆起家寒畯民間疾苦顚連誰非其所飽慿乃一旦備官而忘之耶不能勤恤民隱告凶同患不仁已所不欲而施於人亦不恕矣

居官貴於清惠人皆知之歸咎於不仁不恕是爲釜底抽薪持平探本之論

撙節勤苦竭力俯分處困貧之道也今天下之民愈困貧愈不勤苦日婚嫁喪葬之僭越宴會車服之侈靡比戶相高無復品限甚至富民大賈相倚爲奸以結納官府爲能以淩虐善良爲快習俗偷薄長此困窮非得有風力重臣亟爲整頓民不可以富卽不可以教豈不可憂也哉

說命曰學古入官襦未留心經史博通治亂安危之故一旦委之紛劇投以艱難鮮不進退失據乃知自古所稱賢

能授之以政輒經緯畢具顯當時傳後世者素所蓄積然也學顧可忽乎哉

守令以留心教養緝悉爭具爲上但知與民休息以文雅飾吏治而已終覺上之責我與下之望我者有所未盡

令於士民無所不當教謂課文藝爲教士講六喻爲教民抑末矣然卽此二事行之有恆而至誠惻怛多所開悟亦端士習善民俗之漸視爲具文則俗吏而已矣

課士諭民未始非教民之一事近已視爲具文者無眞心鮮實事耳

古人良法未有不可行於今者然須審今日之時勢人情酌劑利導之乃無弊耳徒泥其迹正恐利害相參行之不可以久

古之良法原就當時人情俗尙隨宜行之去其弊存其利所以爲良也後世人情俗尙不同於古有昔利而今不利者有昔無弊而今有弊者不就今之利弊斟酌施行概以古法行之不效則曰古法不可行於今日未爲通論

聽訟憑是非科斷理也法也於理與法外旁曲引喻俾之

幡然勃然不終訟而去此則化民厚俗之本

聽訟者於人骨肉鬬忿爭財產且置是非勿論只從倫理天性百端曉譬使之幡然悔悟至兩造相持而泣此仁人之用心裨益風化者也上也次則剖明是非戒毋終訟雖當笞以骨肉故概予矜免可矣若照常人科斷拷笞不少恕縱允於法敗倫傷化實多況因而漁獵之乎故聽訟必參以經術而後可也

就聽訟中而悉其致訟之由防其再訟之奸並予以不必訟之路此卽使無訟之道不必於聽訟外別求過化

存神之方此所謂經術也

初爲守令慮民之玩己也必先嚴峻以立威夫惟廉則威惟明則威不務爲廉且明而嚴刑峻法是急亦何威之有慘刻者恣其所爲悖理不可訓諱厚者貌爲之始嚴而終弛玩且日滋使久假不歸而流爲忍人不亦失其本心也乎故夫有威之可畏者不如於立威者也

居官者惟有示恩示信民自畏服不敢玩意在立威即惡派也

士大夫居民上縱極平易近人猶恐愚民囂囂不得盡陳其情況盛怒之下乎求民疾苦不啻其自爲求誠意藹然一體相接則賢者之用心甚無取乎疾言厲色恐喝於上也

居官嚴左右人盡知之然法所以繩大猾一切無心之失則皆可恕也使小誤輒任意笞掠他日犯法作姦而罪不致死又將何以治之故用法必使其有可加然後輕重無失其倫而法不玩不然未有不毛舉細故縱奸滋弊者也

居官勢不能不役使左右惟用左右而不爲左右用則左右之權不禁而自斂此中操縱權衡有學問焉

勤所以興事操切則民不堪命矣和平持之以精明濡潛則弊不可勝言矣

廉者守令之楨榦也運之以樂易和平持之以精明強固循良不是過矣

三四十年前士大夫猶以素餐爲愧未窮竊焉以祿入不繼爲憂其時退食從容有以自適冬裘夏葛樸略猶存今則相向言貧十八而九而服御日以華僭僭日以盛時論棄盜往而不返士大夫才力日耗竭於酬酢經營憂困其所又何暇詠伐柯之詩而引以爲愧也

士大夫不以素餐爲愧而以朝夕不繼爲憂久且不以貪黷爲羞治道民生尚可問乎

詩三百篇思無邪足以蔽之禮記四十九篇毋不敬足以蔽之書五十八篇允執厥中足以蔽之易三百八十四爻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足以蔽之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蔽於孟子之一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詩書禮之蔽以一言先儒俱已論之易蔽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句春秋蔽以亂民賊子懼句更得要領讀

易讀春秋者可以得從入之方致用之妙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兵事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憂農事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害舉一二以例其餘也愚謂爲政先立紀綱爲學先明義理士必學優而後仕朝廷必論辨而後官材皆有備之義

有備無患兵農其最大者耳推之政立紀綱學明義理學優而後仕論辨而後官皆備之之義學與仕所以貫豫也

傅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蓋聖人之自治與治

天下未有明其理不見之事業者知君之當仁則止於仁知臣之當敬則止於敬知天下之大利則汲汲焉興之知天下之大害則汲汲焉除之知天下之人之賢不肖則汲汲焉進之退之是故學則道備厥躬治則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不然空虛無用非聖人之學又豈聖人之所以爲治者哉

明其理而見之事業便非空虛無用之學亦非空虛無用之治學與仕相資也如此

財有得之非貪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得也苟得則斷斷不可難有免而非怯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免也苟免則斷斷不可蓋禮所以制中亦權衡於義而止焉而精義之學又非一朝夕之故也夫惟積之有素持之甚嚴然後見大利而不能移臨大節而不可奪不然以空疏無據之心猝然當可豔可危之境鮮不苟且應之賊義而觸禮之禁也已

爲官惟苟字最壞事平時空疏不講究臨事不能把持未有不苟者也

曲禮以僚友與鄉黨執友並舉同官爲僚非偶然也將以諮訪職業砥礪廉隅有不信義相結者耶今人則同官而

異心苟利於己忍於行詐由中之言久不宣諸口矣

同僚而異其心語不由衷事多猜忌既無同寅協恭之義漸起黨同伐異之風國是民瘼所關不小

黃博士實學錄名施鐫字庾封江南無錫人雍正癸卯進士官國子監博士

謹按士子舉業大抵首工制義凡古今制度人物先儒嘉言善行亦知有資於舉業不過涉獵及之未見專一致力心慕而手追此制義鮮有根底而舉業無用於世也錫山黃公習舉業而成進士年猶壯盛自以牧民未敢自信教士是其素志榜後求補教職上官以不愧師儒薦陞國子監博士本身教以課士爰取經史要言備先緒論自身心意知及天下國家前列嘉言後著誌行閒附以己意彙爲實學錄蓋憫舉

業家專工時藝而無關於實學經濟也其後人謀以付梓求序於予予喜其與所纂遺規之意相合故先爲摘而錄之其全書俟刊後必皆有見而取之者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語中研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讀經當觀聖人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及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如此讀經書方可謂以心入之以身體之自不同於口耳記誦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易有不易變易二義所以云無不通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春

秋傳爲案經爲斷

讀史不徒記事迹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學者未仕以前得盡力於學問故成材可用若但綴文覓官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焉能有效今在仕途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學者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閒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閒得之

朱子曰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或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學者誠欲求道從何舍此而不觀也近世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序之閒無一日不讀

嘗然問其所讀則非前之所謂者讀聖賢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究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學者須先理會得本領端正若只強記事件雖記得許多骨董只是添許多雜亂添許多驕吝世之誤認致知者多矣

聖賢之言須當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

陳仲眉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朱子曰此固無可奈何然卽此便是用功實地每事看得道理眞不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弊病痛加翦除爲學之道何以加此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

眞勉齋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概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細亦不濟事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得之或在講論得之或在思慮得之或在行事得之讀書得之至多講論得之

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

爲學不是虛談道理須隨處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力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不知善處事物究於實際何益

林志惟讀薛文清讀書錄掩卷而歎家人問故曰予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薛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王孫賈祝鮀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薛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自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薛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之合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諾一人涉於輕矣纔見薛錄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不諾

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不能踐厥言矣予是以悔也噫由前之悔原於弗覺今尙可諉於弗覺乎

又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泣出掩卷深思曰爾閒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羞恥而甘爲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爲愼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視於冥冥中爲譴愈大矣

王少湖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曉得臨時卻打不過無貴乎學問矣如處大拂逆

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無輕褻意見甚貴顯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相狎者無輕慢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於人所甚難處打得過也此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如此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尹和靖曰克己在克其所好如好色卽於色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人只看得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人之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仔細體察自覺自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用工夫如懦者當强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人有終身好學而氣質不變者學非其學也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

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話說矣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要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

曰如登便有一步高於一步難於一步之意曰如崩便有一步易於一步下於一步之勢可畏哉

古人云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潰又曰駿馬馳奔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御也小人强橫而不敢肆惰者刑法之制也意識流浪而不敢擧掇者覺照之功也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何

以絕貪欲治妄想乎

吳康齋曰凡處順不可喜喜心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生即怨尤之所由起也

臥室子曰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今人貴剛用以制人不以制欲以制欲則爲天德以制人則爲強梁矣

人之不幸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慾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以致敗行喪檢此莫大之患也

[illegible]忠憲公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臨事苟一苟

字便壞曰身享用苟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邵子存爲先人營葬求助當道魏莊渠貽書曰令先公正人汝爲家嗣必也遵禮執紼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義助之事一則沒了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清德三則汝還做人否大巡是令先公門人若不能自持有所請託則汝不成人矣

許白仲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日守閨閾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涉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即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顧涇陽戒其長君曰今考試在即吾終不以汝名聞於有司者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就命上看窮通利鈍聽地已立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太炎涼矣就吾分上看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安享太平在昔聖賢往往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當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若肯刻苦讀書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更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

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連科甲亦無用處汝識得此意便是一生眞受用也

致仕家居爲子弟應考求託惡習已久難得此平情至論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愚魯亦宜矜憐有偏寵者厚之適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鑒也

顧豫齋致政歸呼其子問之曰汝曾學喫虧否林退齋臨

終訓子弟曰汝等只要學喫虧

勸子弟學喫虧非有遺識者不能時時事事慮子弟喫虧而以得便宜喜者非愛子弟者也

程子曰凡人家決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可取也言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月之意常相通骨月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劉漫堂每月朔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會飲善相勸過相規或有事牴牾者彼此一見自相忘於杯酒間耳

朱子曰朋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拒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王陽明曰朋友之交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和藹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奬勸意多

黃幹范曰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鬬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探情厚貌以相適求其責善輔仁者蓋百不得一焉近有同志斯道者

十餘人爲直言社諸子奮志進修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

胡振曰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个人以貧賤親戚常上富貴之門則爲削色爲不祥予以爲此正有光吉祥之事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宋時有人喪父夢父曰汝但學鎖江太守葛繁足矣其人往謁葛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來晉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癡曰此物置之歪則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吾與之杯水皆利人事

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行行之悠久乃有益耳

袁了凡曰有財有勢者其作福易易而不爲是自暴也易而愈爲是錦添花也無財無勢者其作福雖難而不爲是自棄也雖而肯爲是一當百也

薛西原好施人有疾親爲簡方合藥嘗解棉衣以衣寒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但不負此心耳又曰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衆他不來若不儆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林和靖曰費多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衆餓之人處

徼躬於廣廈之間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
樵說天不能家喻戶曉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
高忠憲曰昔日高科第動曰半積陰功半讀書然陰功非但分人以財救汲汲惟以救人濟人爲事行之既久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是陰功此乃仁心也仁心充足仁術廣被百祥咸集科第在其中矣
家訓曰世間好事莫如救難憐貧若不遇天禍施捨能量幾何故濟人不在大貲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餚贈省得一二器衣服少造一二套長物省去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極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范文正作秘閣有孫秀才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孫蹙然曰母老無復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爲子納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棄助者也公乃歎貧之累人

而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者乎
康公爲刑部主政宿獄中細訪諸囚情罪均無憾者若干人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臨審堂官摘其語詢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聲下咸須尚書之明
朱子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顧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原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程子曰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教誰做先輩曰一味不耐煩是學者大病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個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此暴棄之尤也
眞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耆而偷慢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也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飛賊未老而已衰矣
黃陶菴曰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危保俸祿之厚不知有稼穡之苦居吏民之

上不知有役使之勞故難以應務經世

陳幾亭曰憂勤惕厲四字反之便是般樂怠敖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弛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無成亦爲般樂四民温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彼上徹下舜禹兢兢於途人帝王兢兢於垤庶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即天地間一蠹物貪賤開游爲小蠹富貴閒享爲大蠹

王陽明云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砭發砥礪則其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管庫三年某當其職所學大進可知學者於煩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歷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據訊詰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張弛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無後累

三吳賦繁事冗人皆云官斯地者止能主持大綱不能一親及細務殊不知人多智巧事多變幻細事不理釀成大事故以細而實大也惟耐煩乃能不煩畏事益鬼事多周文襄所以爲不可及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辟置幕客多取居謫籍者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公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廢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或問奏議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善力得無減乎袁了凡曰善念滿時鬼神已知況行事所以施濟下民奏議所以轉移主意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爲福德當可計算言事及覆旨者但實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爲心則婉轉委至自有效驗鋤耶扶正自有神鑒不然而矜名負氣致天子懷諫權貴福心其害事亦正不少此皆直道猶恐有失若借事權以報私怨植耶黨以排正人逢主意而希興旨則更不可言矣

了凡先生以禍福訓世以功過律官故於善念充滿鬼神鑒察諄諄及之實至理非報應也

齊昭帝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否對曰罪實合死但恨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臣公改之

魏徵與上語教化微曰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久亂民愁苦苦則易化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遷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順所行何如耳上卒從徵言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帝謂魏徵曰此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又嘗上十漸疏謂帝漸不克終帝以疏列爲屏障時時觀省至

文宗時孫魏慕復爲相令獻其祖笏以比甘棠云

劉晏領鹽鐵轉運使盡得諸道利弊嘗言士有智祿則名重於利吏無藥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

又曰王者愛人不在耶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糴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州縣荒歉有端先令糴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慈善救災者不坐待賑給也

辭一員疏曰自古有文臣不愛錢之語試思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論者俱皆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饋收幾何非從天降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惟遴其已甚者使諸臣糜錢爲禍庶幾其不愛耳

王陽明云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證之藥非但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也

呂猶龍曰劉忠宣理邊饟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

高忠憲曰貪賤之心歉富貴之氣盈心歉者善言易入氣盈者惟佞諛可投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在易大過之九三以過剛而自用其爻曰棟橈凶六二以處中而取人其爻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子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夫天下惟外來之益其益無方至於使人

不可以有輔凶可知矣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有小吏塡老病當罷葛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司何自忘也葛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塡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杜家宰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耶卽此可謂賢矣

徐文貞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用顏苦孔之事徐批文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此句出揚子法言非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永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楊龜山曰爲政要威嚴使事事整齊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佳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得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

倒始得若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

宋熙甯中新法方行仕者皆欲投劾而歸邵康節謂諸門人故舊曰今日正賢者當盡力之時新法雖嚴能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

薛文清曰爲政通下情不獨是成物亦是成己蓋我不知利在何處弊在何處而下以利弊輸於我故下情者我師也通下情者能自得師者也不通下情而徒恃己之聰明則聰明之作用反爲左右之借資故曰通下情爲急

魏莊渠曰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尤親民矣然百世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利高者騖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爲民父母毋謂民頑毋嫌才短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

高忠憲公云州縣官裁革一方宜先節儉以挽奢靡之俗卽宴會名刺當照憲約與本地搢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身先作則久久行之自漸移易毋遽以一時難於移易而中變也

張居正請捐積逋曰所謂帶征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征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有司規避參罰往往將現年所征挪作帶征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征兒頭緒煩多年分混雜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夫與其啟朴窮民以入奸貪之竇孰若施浩蕩之恩捐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以小道理經久之謀宜留有餘以資衆力則官物堅牢矣置十船場專知官十員皆足自贍船無破壞饒運不缺後有杜侍御者爲其法止給合用實數專知官皆凍餒船場遂破饒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淺見之小人

劉晏以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有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敝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應捐免救助之數及期晏

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

晏以理財爲養民一切興作皆久遠之計可以爲法後世有掊斂爲言利臣謂之辯言亂政可也

余肅敏曰人臣事君當竭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日小亦須爲百年計又曰大臣謀國過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慮自全之地

晉武帝平吳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兵山濤以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以爲然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

寇盜紛起郡國皆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

崔允欲盡誅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對曰事禁太甚若擇其尤無量者置之於法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惡則懲則咸自安矣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毫於重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終不能成大功上深以爲然

王曦使契丹過眞定謂帥臣孫方諫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吾嘗使人覘趙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曦未以爲然及元昊反邊事大急上以曦無所建白罷之

始救卒明誠

熙甯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索地圖山川道路形勢險要無不備要至揚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公出守揚州給使者欲取兩浙所供帳做其規模供帳及圖至都聚而焚之以事聞

宋樂太守周祈給饋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上欲重處祈中文定公奏曰給饋稍遲官軍應訴之罪撫此罪問廣東厚饋遂欲叛歸向以稍饋爲名耳今若罪祈官軍則上官在其掌握中矣九邊軍數十萬饋或遲缺若問風效危哉

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將如唐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明孝宗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當遵法祖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閣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何可勝言上稱善

張旻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又震驚都邑若擢旻以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

張崌峽曰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鄧然貧賤也其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命也使其爲君子焉進禮退義鄧然富貴也其不幸而爲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爲君子爲小人總在人之自取並不關乎命故聖人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小人杜自做小人君子樂得做君子

高景逸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耳自喉以下珍羞粗糲同於糞然張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寧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尹和靖應進士舉發策者議誅元祐大臣尹讀之慨然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潘良貴立朝侃侃蔡京父子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絕

之高宗朝呂頤浩欲引入兩省良貴卽日乞休補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則他日立朝何以展布

張南軒曰責己須備人白片善皆當取之如晏平仲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取人便取之于彦行君子之道四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我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我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馮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

之內無泰時

楊忠愍公曰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逐處曲盡恕道所謂終身可行也

士君子原不當與怨於小人而大節所在不宜附和不可詭隨得失榮辱不必太認眞亦知命之大端也○非謂人當冒險尋事但素明此義一旦遇大節亦不至於專計利害犯名義也

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強制於外病根終在善改過者未棄其事先格其理如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聖賢亦無尤人之學問行百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礪玉成之地矣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汙染不上此精一之眞傳也然不得執此自高自畫過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蘧伯玉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

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揭榜無名大罵試官謎曰一道者在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作文貴心平氣平今聽罵詈之詞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屈服就而請教道者曰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何福不可求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卽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也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後登高選

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功德若勸化得一人爲善則

世界上遂多一善人若勸化一惡人爲善則世界上少一惡人又多一善人其人又可轉相勸化以至於千百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千百世善根流傳永無窮盡雖然有其本焉言者心之聲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理不然本之不正嘵嘵焉窮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人掩耳而過之正犯太上所訓口是心非之戒耳

王朗川襄纂忠敬錄名之鈔號朗川湖南湘陰人

謹按聖門論爲臣者曰事君以忠忠者盡心而無欺之謂也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敬者小心而無苟之謂也夫倫類甚眾無時無事不當盡心不獨事君也然臣之於君分則尊而地則遠也勢雖嚴而情或疏也其盡心與否一時無從見得故事君莫要於盡心則莫要於忠也至於天顏咫尺靖共匪懈平時致敬徇屬空言故必曰敬其事而後敬爲實在於事有濟予向詳玩聖言考古證今忠而屬於事君敬而徵之於事乃切當不易之論未有事不盡心而可以言敬君者未有於事不敬而空言小心可以言敬君者也湘南王君朗川與其弟觀察玉池潛心勵學著書訓世所輯言行彙纂有忠敬一門錄先儒名臣言行深得此意予於別集中有切於忠君敬事者亦採錄之所冀未仕之學者先端其志趨認眞路徑戒欺求慊毋涉虛言飾美之惡習及乎筮仕隨地隨事盡心矢敬杜絕欺慢勉爲公忠厲翼之純臣縱遇合不能一轍而於心不敢欺於事不苟苟亦可以無忝臣

道矣

廉希憲立朝遵正世祖常令受帝師僧八思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江公望謂有司諫陳祐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大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祐他日爲上論之上以爲名言

官不論大小內外文武大臣位尊望重擔荷非輕卽一州一縣各司錢穀刑名重寄開曹雜職各有地方職守應行

事宜重祿以養之恤爾身家也忠信以待之開誠布公也恩榮福蔭上及父母下逮妻子高厚宏慈捐糜頂不足云酬而乃忍於欺政於欺於汝安乎乘此一點不安之心就是可轉之機會若能警惕創懲洗濯此心勉供厥職迷途之復天地神明其共鑒之否則恬不知恥良心汨沒忍於欺敢於欺而且安於欺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者必斯人也

人臣之事君者一念耳所以分其念使不顧君父者有數端焉曰身家曰爵位曰權勢曰恩德曰名譽惟忠則盡其心而無欺無欺則至誠至誠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尙何有數端之私得而間之哉

朱子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自己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差毫微之理至齊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淨卽如事君者非不日行好事但沽名釣譽取美市恩隱君之德揚己之休皆不忠之罪也

古之人有事勢難以直陳而紆迴遷就其詞以感動之者此其旁引曲喻淺近親變有膽有智有不無微憧但聰明智巧甚難效慕一味老實頭幹去亦可幸告無罪且聖主明主日月豈反受諸臣之籠絡若伺君父之意而逢迎之則心術大壞罪不容逭矣

莫錯看了忠是驚天動地的事聖賢論忠之道不在氣節之奇而在義理之正忠盡德也只要無一事不可對人無一念不可對君則忠之道得矣

潘仲謀曰君恩最大無論平時踐土食毛莫非皇恩當膠

庠造就以至歷官受爵顯及祖宗榮施三黨或待以腹心隆以司牧不過欲得養士報耳身受國恩惟知自顧身家問心何忍然臣道不一爲宰輔則以格心佐治爲忠爲言官則以陳善匡過爲忠爲刑官則以執法平允爲忠爲有司則以愛民勤職爲忠爲武臣則以宣力靖亂爲忠當薦舉司文柄則以爲國得人爲忠事雖枚舉惟務眞實對君舉動一念不爲自己身家不避豪強不徇情面不希榮富貴并不求忠直聲譽或委曲濟事而非阿附或執法不回而非矯激只要實有益於國計民生且視吾君眞是爲堯

爲舜之君不敢苟悠忽念如是始可以報君恩至於大節不奪見危授命者代不乏人如關壯繆張睢陽岳武穆文文山于忠肅楊椒山其尤著也運際坎坷抱恨千載固爲臣子者所不忍言亦不過了得臣子本分內事然撐萬古之綱常存兩間之正氣又不僅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云爾也

呂東萊曰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是主太淺

庵齋蔡氏曰臣事君以忠當統論平時不必擬到仗節死義處

黃東發曰隨分盡職遇事盡心自無患得患失之念何處不是安心奉職之地

每日一兩時焚香靜坐及清夜平心自思省察考驗其當理與否凡莅民處事存心發言不得罪於天卽不得罪於君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吾願師曾子之三省也

天予我以治民之責爲造福一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鮮麗飲食必欲甘美且爲子孫享福計良田

欲得萬畝大廈欲搆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橫索以供享福之用天生我爲造福之人今反爲造孽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

讀經書也須會讀每見拘文牽義之腐儒不但不曉世務并有得罪名教者如秦誓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二句便不可泥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豈有不是之君父哉善乎馮氏厚齋之說曰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責善則離之論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道理合如此講

寇讎之喻可以警君不可以喻臣責善則離可以告父不可以訓子均有關於名教其義精其理足發先儒所未發可謂善讀孟子也

茅鹿門曰人君設官分職居深宮之中獨總其成人臣各盡才力大者法小者廉國家長治久安此君之所以賴有臣也

常念君所以重賴有臣則一念不忠一事不敬者有負於君也非可道乎

盛治之世大臣論道經邦以人事君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怨無私植之黨無恩讎之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庶官懋勤百庶允釐陰陽調燮刑措兵銷者此大臣之忠也糾四方之弊察百司之非引君當道而致治爲國憂遠以防危卻攀援之巧感寵錫之榮精白乃心致身任事此內臣之忠也寅亮天工靜鎮遠方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詠鋤奸宄保乂良民盜賊水旱之必入告天恩盛典之必遵行巡劾官邪彈壓宦豪者此外臣之忠也恩威並濟教養兼行褒吏胥之奸蠹刁頑之訟催科知恤力役存仁清廉矢己公忠御下弗剝民膏以自奉弗枉是非以徇情此有司之忠也爲臣知是而後可以答君命故左傳曰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職則不懈斯忠之謂夫

如此隨事効職忠也而敬存乎其中矣

霾霾先生曰嘗謂分萬之所定禮義之所在也禮義之所在聖賢之所守也有聖賢之守者必能循禮義而安分萬以賤從貴以卑承尊盡乎事上之道矣

人既爲臣身爲君有非己之所可私也身非我有與君所用之人尚何畛域之不化哉故凡爲朝廷倚重者其同乎己異乎己不計也知其能佐乎朝廷而已矣其怨於我歟

於我亦不計也知其能益乎朝廷而已矣此臣之職卽忠之義也

小人亦是天地所生決無盡滅之理但當正己令其自服尤須虛心令其自平一涉矜張忿激便痾出許多不肖來於國事無益而地方亦滋擾害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人不仁而疾之已甚以至於亂

君子亦不能無過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輒不爲哉席蒲濱曰觀公言則知古今國事敗壞於人臣之嗜前顧後保身全家者蓋不知幾何也

州縣辦一事而希閣草率結案大僚題奏事件而朦混含糊皆非忠也其不敬莫大於此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決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陳固爭徐圖啟沃以是久而相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棄以爲彰主之過以

諂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盡其心期於事行而已豈爲己哉

不言省中樹議事如推車在當日以爲偶然今已成千載佳話大臣不如此不足以見其公忠無私也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有善政然有謗卿者欲知之乎

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謗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數語得理得體有識有量不僅長厚而已也

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倣古人謹密之義然恐人主從諫之美後無以見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感之此一言足爲臣子進言之極則

焚諫藁而不以彰君之過存諫章而見從諫之美義各有取無非忠君愛國至意

歐陽公在翰林仁宗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詞也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勸眞侍從臣也

卽此見忠君愛國之意乃至情非諛諫也

王恭武公有小錯誤御史中丞孔道輔劾之乃降調出鎮於外久之道輔卒客謂恭武曰害公者死矣公愀然曰我有過失孔公以盡職參我豈有心害我哉直臣難得朝廷亡一直臣甚可惜也豈可存怨哉

不挾私劾之嫌已得大體念直臣之難得惜直臣之已

亡更徵公忠遺識可師可法

明庶常鄒智清修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目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惟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一腔忠愛出於自然於下獄臨遣時更爲難得

明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目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於所輯名臣奏議中卽悟君臣交儆之道覽古興思其則不遠可以爲後世法

明馬端肅公自吏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思人材

如此方謂之盡心供職而不敢忘敬其事而不敢懈也

他山石云居官廉分內事也物交事遘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擾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饌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橐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莅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　居官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精神以防衆奸歷已非易事而就延衙杯盃情漁色賦詩品弈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訟訴愈多事機愈混方慮息爭之無期幸吏胥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其要莫若清心雖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囚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常矣

有十分之心爲己不肯一分爲民自早至暮祇覺己事爲重民事爲輕故有此種種惡派

省心錄曰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不知其爲素餐試思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無非民力則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而爲盜者何異

宋張侍甫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

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志趣不同介甫以術行溫公以正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行政多偏執其門多小人溫公行政尚公忠其門多君子也

學術關於政事而淵源氣類不僅及身而止可不慎與

張右川云世之高談闊論者率不肯吐肝披膽於君父之前而伏義而言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宋之劉元城問司馬溫公治心行己之要溫公答云自不妄語始元城服膺力行及其立朝於國是民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識者以為盡言者自不妄語中來也

平時有不妄語之學問故遇事方能言人所不能言士

君子立朝忠若自有本也

袁學士曰大小臣工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惟靡曼是媟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問簪規忠心謀國者不如是也

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菽粟汲引善類無問親疏推賢揚善固不乏人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

真才不得展布忠心謀國者不如是也

植私者眾赤心者寡國事奚賴何以重朝廷也

張受先曰綱常在天地間原以責之君子亦惟君子視為分所應爾申生匪怨其父屈原匪懟其君分應爾也論世者毋徒恤諸君子之死而重服其能盡分引為盡分則雖捐軀赴義祇自盡其臣職而已

錢宣靖公曰以爵祿恩賞之故而效忠於上此猶是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爵祿恩賞朝廷所以鼓勵臣工而臣子效忠則視為義不容辭分所當然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盡其道非因君行禮而臣乃效忠也

羅文恭曰論事者理常細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而病於所訓天之廢興不可必時之得失不可強以其不可強而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覬望之孽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議皆失於利害之較太深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譴其職此矣故君子事無大小審過於愚無失之巧事關重大審決性命於萬一不測之虞無徇靦面目以取僨於

歲月不可希冀之會是是非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忠於君者有時不計利鈍不顧禍福此之謂盡心

又曰先儒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亦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死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死於事之必不可爲者尤難也

甯武子之愚不可及孔子所以嘉之

周公之忍不害其爲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甯武子之

愚不害其爲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爲愚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岳陽樓記遂著其語陳堉嘉定中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以天下爲可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可樂則憂隨之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審憂樂之機則知范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憂非徒憂樂其可樂此范公先後之意也

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士大夫皆可爲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

此巧於沽名者其不忠孰甚

眞西山曰學士李季章致仕帝慰留之曰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之終棄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遄返於廊廷嘗欲挽回於兵燹謂世難固所當復而

邊事豈可遽興迫奮投鼈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稱其忠勤厥有本末

李公平日有守有爲經權互濟不愧公忠帝已見信故表以示人爲臣者毋謂忠恆見疑公道難伸也

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毋存偏見君父於臣子初無彼此厚薄之分也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狃於偏見士大夫各持異議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互相爭鬬父母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葺者自不暇及矣

凡事不肯盡心不以君事爲重故有此患

立朝之士堅確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其於治道興梓關係匪輕

操用舍之權者所宜留意於此也

魏鶴山曰易之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其象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

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畏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當料以議其上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讒諛而望可左可右騎牆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近見便則奪國家何賴於此也自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具虛文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諺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利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治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

昔者固有百勸而一懲千諾而一謈者矣固有約至在前

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者矣未嘗有刀鋸斧鉞之嚴投竄死徙之事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彼其心謂言之而不能行并不能受甯祿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

人臣不能盡心不肯敬事詭計醜態自昔已然鵝山先生形容曲盡可爲千載人臣箴鑒

天爲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

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而汾陽不怨也河東事迫又强起之又爲僉壬所忌非人主終信不疑則唐祚岌岌矣然非特汾陽出爲時用也七子八壻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卒爲將相其中固可稱則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爲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爲社稷計而又望其子若壻與從遊之賓客以助成之豈非忠貞之所致哉歐陽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由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爲誇而以善處善保爲難不以

忠厚爲足而以謀謨之助爲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令德者率是道也可見士大夫當爲天下用其身也

郭汾陽此時已爲僉壬所忌乃不稍失望而合門赴敵以成大功可稱純忠其善終保全莫非忠貞之所感也後世以忠武汾陽並論曰諸葛勳名本敬慎汾陽事業在忠貞信哉

王應麟曰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又曰因爲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沮公議臣不敢行

惟知盡心以求濟於事而已

天丈夫生斯世自應磊磊落落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

自量學業未能過人則貧賤不爲不幸此襄螢映雪之日非怨天尤人之日也

此身此際其責重其憂深聖經賢傳內足明善誠身外足匡時濟衆其爲益也豈不大哉

有此志向胸襟方可謂之忠於君而敬於事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

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訣也

人須有堅忍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者俗所謂耐也耐之義謂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耐則能久不耐未有能久者也識得耐字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次則爲有恆之士臨民事君問心無愧莫大經濟皆基於此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二者缺一不可其理隨事可見其功隨時可用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作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念過而不念功恩不可忘怨不可不忘情理兩得其平人己各盡其道

古人之辭寡深險不可節俠之生輕鬬狠不可豁達之財疏暴殄不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薄不可

聖賢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在富貴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

吳幣云事不當行甯獲譴於上官不可貽害於百姓李衡云力不能行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進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名根所以害人者務名則勞矜名則傲飾名則僞爭名則忌皆惡從此而起至人所以戒好名也

蘇子容曰歐公不談文章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喜談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陸宣公曰居上者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

論仕道曰做官如做人要反覆思維事到不能再全處甯可失官無作負心人又曰官不可不清卻不可做清而做取禍之道也

平易近人既不失己亦不戾世

士君子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

言滿天下無口過立身事君均不外此

士君子臨事當於難處求其易易處慮其難

難處不敢推諉易處不敢忽略盡心而已

自警銘曰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謂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

自省銘曰環顧斯世斯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毋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

自覺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之學刻不可離朝夕而思之數日而批點之墨未乾而忘之謂之何哉

昔人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

吾人存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忠也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論學以致良知三字外別無功夫所差在此

果欲盡忠焉能無過補過所以完忠字之分量全盡忠之實事也二語人多囫圇讀過此爲透切

士大夫必先不肯自欺而後可望其不欺君卽如爲善自己也知得是當爲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的意思如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心中又有便爲也不妨底意思是自欺也自欺如此欺君可知矣

如方正也不妨圓融孤子也不妨應求疾惡也不妨姑容潔清自矢也而分例可得者不妨從俗不妨二字味初念之眞心瞻徇於轉念之私意由自欺而欺君不知其所終極矣

又如九分九釐公正雜了一釐私意心地不乾淨便能潛滋暗長故古之稱忠君爲純臣純者無私僞之雜也

人臣德器有偏全才分有大小官有尊卑事有難易時勢有常變朝廷隨材器使其厲望於臣者未嘗人人求全事責備臣子報効於君亦不能動罔不臧先要此心之無欺心無或欺則止知有君不知有己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無一時一念不乃心王室也一民不忍失所一事不敢錯忽盡心於君則君之民卽吾之赤子君之事卽吾之家事一時之成敗一事之禍福皆不能移故曰忠者一其心之謂也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此不過能盡其心不忍欺不敢苟耳

王陽明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學所養於平日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

歸於所見之達與不達更見學之有關於仕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爲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

事勢當倉卒之際變出非常君子常身任天下之禍而不辭非得已也知天下之禍終不能免惟以身任之冀可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不可倖免詭計以求脫遂至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先生值宸濠之變皆以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卒免於禍有利於國家此條自道其閱歷益信陽明爲有用道學也

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所謂成仁取義也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鷙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於公忠之道失之遠矣

去氣節之偏以歸於全克客氣之私以反於正如此方爲公忠然非有學者不能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所經歷後人採集以成者也中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人無從而盡知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人

因詞考述感慕先生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

君子之忠於君求盡吾心焉而已豈屑屑言之以斯知於世然仁人之心忠於君亦欲人之忠於君也欲人之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則有人非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渐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

人臣因事納忠祗求盡心供職不應自己丧暴急求人知故古人以焚諫草爲忠至於履險蹈危挫折不屈以身殉國非一時一事之忠可比不爲述記始末後來何所激勸倘遇急難亦無所師法故文山不可無集又非以不焚諫草爲忠況朝廷旌忠有典方且訪其遺迹而登之史傳事之常變不同義固各有所重總期足以勸忠而已

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肯言焉亦見其忠矣若有學之君子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事君者之所恥也

忠君者揆理審時不激不瑣此中權衡有學問焉

王陽明謫居龍場府差至驛多所陵侮場民不服與差爭鬬有勸其赴大府請謝者先生曰差人至龍場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場民與之爭鬬亦非某使之也大府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請謝乎跪拜亦小官常分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某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居之泰然者誠知生死有命不以一朝之患遺終身之憾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已爾蠱毒已爾魑魅魍魎已爾執事之諭雖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致有所壞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以上皆王陽明先生語悉從學識涵養中來毋以其專主致良知之偏而輕議之也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此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盡心則人不能枉不苟則自己必不肯枉

好以言議人者必忮心之重者也故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疾之心蓄於平日議激之言隨處觸發結怨已深搆禍不已故君子貴治心焉

忠於君者方喜國家得人致治雖好尚不同決無忌疾之事

歷代搢紳之禍多起於言語文字之激故誹議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始也一人唱之羣起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譎焉狂焉牢不可破卒至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敬於事者必不肯激忠於君者必不成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

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是非不可枉喜怨不可徇即詩歌賦頌不可不存此意況於君之事乎

說苑載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謂肯敬鬼神也）直能曲於人敬上敬神人猶能之所難者不仕而敬不祀而敬耳直己而能曲全乎人尤可貴也故孔子取之

好朋友在窮迫時見好人品在財帛上見好臣子在事值危疑上見

三者人皆視爲易能而臨時卻覷不破不覺便昧初心露本色矣至於人臣自負爲忠且敬及事涉危苦或有疑難輒思委蛇退阻者尤不少

國家振興節義無非使爲臣子者知幸生不足榮義死不足畏是以緩急之際人人可爲金城也環顧一時邊鄙之臣有惜死而逃者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愧入地猶有餘羞赴義者身雖沒而朝廷愍書邮典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爲亡極豈不深可貴乎

忠原不必皆蹈於死而果能不愧於忠則死亦所不顧

孰重孰輕孰貴孰賤不待知者而知在人當下決擇耳

刁蒙吉曰門子之卒而孟子纔言可也程子以子之致孝於父其身心物力畢竟是父母之身做出來不是分外事臣子建功立業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功業雖大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爲分外事可乎他人知此義則淮陰當無烹盡弓藏之怨李臨淮直與汾陽並駕不至以愧恨終矣

人臣視忠爲分所當然則忠爲純忠敬非矯飾矣

權德輿曰陸宣公久爲德宗知名召對翰林朱泚之亂從幸奉天宣公灑翰即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容從容奏曰此時詔書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爪牙宣力蓋亦賈文德膜心之助焉

德宗察物太精猜忌太甚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姦諛從而開之屢至不悅或以規公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也權古揚今指陳得失敷其道也與伊說爭

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

蘇東坡疏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可謂進善口之藥行鍼砭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琊琊王世貞曰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賢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顏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惟陸宣公論諫數百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參用術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也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尚能削平朱泚恢復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尚足言哉

淮揚齊政曰宣公明聖賢之學抱經濟之才贊翼德宗開心見誠論切事情而不迂言本道德而有據酌古今之通義爲政治之準繩經綸制度典章文物靡所不具其詞嚴其義正王佐之才傑出漢廷賈董之右有宰君子詳觀徧覽有以見公之長才遠識藹然堯舜君民之心爲臣效忠能法於茲顧不美歟

温陵李懋檜曰漢代文章獨稱董賈天人三策皆本經術治安數千言通達國體固敷對之嘉矣忠藎之軌式也唐之盛時房杜姚宋赫然稱首其文詞迺不概見而陸敬輿氏以奏議特聞豈施設者在功業故其文不彰議論皆在

文章亞之於後有稗治理士人學以應世亦取近世已行之事參稽其成敗而斟酌其議論舉而措之可也陸敬輿奏議蘇子瞻進之宮廷以資講讀夫人主猶爾況章布乎近世陋習論道者祖元虛經世者尚權術非莊老之元幻即管商之刻覈欲其根本六籍若董之剛經濟時務若賈之達舍敬輿奏議將何則焉

春秋以後有忠君之眞心任事之學識期於君事有濟者漢則有諸葛武侯唐則陸宣公爲最宣公奏議不下千餘言而揚古榷今切指時弊以文章爲政事本經術

爲措施啻如德宗亦爲竦然動聽雖不能盡用其言而於事已覺有濟如所云求瘼在知其所患救荼在恤其所無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不飾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爲國本於親賢舉人先於稱識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取長節短故能盡天下之才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司牧之責長吏之任非慈惠不能卹疲氓非才識無以濟艱危諸如此類切中唐時弊政考之前古後今其治道無以易此有志於忠君敬事者尚其覽全集而端所趨向

不爲虛浮塞責之惡習所戕也

眞西山上丞相書曰昔人居重位秉大權者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夷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細於後世之公議諸葛武侯不惟先主託以幼孤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畏國讎之而弗忌不惟文偉諸賢盡心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命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今不廢侯何以得此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況於人乎今讀侯傳想見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章奏則忠恕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猶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嫌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焉設上官也其罪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惟誠惟公始終一致故上而君信之

下而人服之也武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乃自謂閒得失於州平見欵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知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

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讚己惡人議己夫以讚己者爲忠則忠信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觀武侯諄諭告誡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

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矣

武侯同心爲國不爲己私求於濟事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者惡人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丞相勤身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孚屈己受言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盡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武侯所爲尚有當勉者乎

丞相家傳相業世踏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己泣訴於上盡逐考官僧孺諸人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唐室遂以不振皆李吉甫父子爲之也

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開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順承其意將有時而移況辨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自昔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黨逐大抵由是

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眞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眞僞不分而概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

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變金石之珍乎

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顓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曾不因此而稍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

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泰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
問可知爲權臣矣
事變之興未有終極若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
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耳目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
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竊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
耳豈爲國家計哉
處方而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意
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
議竊歎曰此非廟堂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

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凡當然之
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
又不聽決去就以爭之爭之而聽可以展布爲國家生民
之福若終不見聽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雖功業未
即見於時異時猶有考焉若姑循近世之輭容容唯唯有
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至於失機宜而誤大事自己仍責
不能逃悔之無及矣
人臣事業皆有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求其
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

侯事業之本而誠之於公又其本也今居武侯之任而又
適可當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機而
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
血誠積之天地而無疑何以服衆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
志至於黮闇見而取衆親長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
者
武侯行事散見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都齋
有十二字之刻其爲功業之助不少遇當世之膺重任者
則以告之間有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棄之自信則邪移

也
諸葛武侯一生忠於君而敬於事非眞西山不能如此
曲盡形容得其領要極其詳備也今卽以武侯之信上
獲民者上書於當時丞相無非望丞相希躡武侯相勉
於忠君敬事之道而眞西山之忠於君而敬於事者卽
此亦可想見矣
呂叔簡曰臣子事君責難閉邪而爲臣者怠忽玩愒何其
全不知自責也耶是惟於一切牢不可破之錮習則且緩
之厭不欲聞之套言苟且塞責之章奏小事激聒之彈文

則皆省之事關君國子民然後冀入以懇之積誠以動之不然祇見君之過而不思臣之過更十百焉如滅紀法以樹私交怠職業而相玩惕工機械而醜誠直尙翕訿而無公論苟目前而忘遠慮重寵利而輕民社急虛文而棄實務貪酷在在而薦剡諛悅爲賢能凍餒家家而旗鼓供帳塞道路類此者豈吾君迫之使然乎夫君之不可回者無取乎激也事之在我者尤所當盡也不爲吾之能爲而委罪於不可爲不求自盡而望君之必盡其不忠莫甚乎此不敬莫大乎此

事君者率以君不納諫爲苦殊不思友朋規勸必先忠告而後善道乃事君而惟知責望於君不思自盡其道如何無愧於忠何以謂之敬事此呂公持平之至論不易之定分臣子所宜猛省也

石成金官紳約十反說附
名天基字成金江南江都人

謹按官司之政刑教化無非引民於善而預遠於不善也能使民歸於善而不爲不善是卽官司之行善也至鄉紳於地方民事原不應有所干與以滋把持官府之咎然既爲鄉紳非將來卽應出仕則已仕而致政歸里者也居士民之首地方官興除利弊體察民情必先訪之鄉紳而境內士民因其名列搢紳凡居家居鄉行止率效法焉此亦情理所必至者故化民成俗官司之責而鄉紳亦所以佐地方化民成俗

者也從來論治者率詳於官而不及鄉紳亦恐鄉紳有干求之嫌未免因噎廢食而鄉紳爲一方之望亦不可不自愛自重也維揚石成金平昔著書訓世有官紳約一帙望官司以愛民爲行善并望鄉紳行善以化俗其理不越乎聖賢經傳論政之要而出自鄉里淺近之言更覺平易切實發人警省以大知之舜而好察邇言況其他乎又有所謂十反說亦卽切近指點勸戒官民各各去惡從善而已竊以理有正有反故作文有正面有反面常有正面未足發明而反

言之更爲顯切如孔子因世人止知養父母爲孝而以犬馬皆能有養譬之孟子因人不知求放心而以人有雞犬放譬之因人不知養身爲重而以養拱把之桐梓譬之皆就反而一罕譬之俾人有所警省也予向採丹桂籍中之八反歌以警世人不孝之非今石君十反之說自士大夫以及愚民婦女皆就反而罕譬之以警癡迷總以世人習於不善忽而不察爲可惜閱此淺近之言十反之說或可恍然有所醒悟云

論行善是人人分內事原無那箇該行善那箇不該行善的也沒有那件善是人所能行的那件善是人所不能行的只有一等善事凡人力量萬萬不能行惟有做官的輕輕就可行了且凡人行善一善只成一善做官人行一件善事便勝如凡人百千件以此做官的人更當急急行善也

比如做州縣官便是一縣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州縣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做府官的便是一府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府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到了做司道的做總督巡撫的便是一省民命所關其善愈廣受福的人愈多直到了做科道九卿六部以至於宰輔中堂做這樣大官的便是天下民命所關他行一善事普天下都受他的福了這便是一件勝如百千件了

這樣大官要行善事再沒有行不去的即間有疑難的事若立定主意打起精神來能耐煩苦不辭勞怨千方百計定要成就此事竭策竭力那裏有行不得的以此做大官的人行善最易所以說那做大官的更當急急行善也

但此行善的官其中亦有苦難之處比如做那科道部院那三黨九族也沾我些恩惠地方上也有些光彩既曾受過皇家厚祿曾任地方之責或膺京華要職今雖致仕家居正可剏出良心彰明公論爲本境做些有利益的好事一以造本鄉之福澤并償前在任時未盡之志願纔是眞正第一等好鄉紳替地方造得一分福就有一分陰隲直逭在人公論難泯可惜這不費力又不費錢一件勝人百千件的功德豈開放過了也算不得讀書明理有見識的人

還有一件善事也要鄉紳做去這卻不費錢又不要央求

官長須要實實行去行了這功德子孫世代書香地方也受福不淺鄉紳都是明道理有見識的人那裏有害人的事只無奈子姪弟男習氣不好就做出那不開不介的事來而有那門下大馬與豪奴悍僕狐假虎威就要湊成十分而是官長家彼此做效成風把那要便宜占上風的官當做理之當然就有無窮受害的了鄉紳那裏盡知有人說他不是他還要怪那說話的人殊不知極好的鄉紳家造出極不好的事都是此輩所為所以鄉紳家第一要教子弟不是單單教他做文章第一要叫他明道

的奉行朝廷善政卻不能與百姓相親還要那有司官實實去行百姓方受朝廷之福所以做有司官的九望他實力行善若有司官不肯實力奉行便是那科道題請六部奏準朝廷行下來的善政也都歸於空言了所以有司官尤當亟亟行善方為不負朝廷不愧民之父母也

但是做有司官的也有難處也要知他的甘苦尋常民間小小冤枉事有司官申得小小便利事有司官行得若要興大利除大害必須督撫代為題請若有司官申詳上去督撫不替他題請縱有好司道官好有司官要行好事也不能勾完全圓滿至於六部九卿奉行朝廷的善政必是先行督撫督撫後行所屬看來六部九卿要行好事也須督撫替他實實去行若做督撫的不實心督率屬吏實實去行縱是科道部院要行也是不能勾完全圓滿所以做督撫大官的上可以通得朝廷的呼吸下可以寬得民間疾苦要興大利無有不興要除大害無有不除的眞是行一件善事直抵得凡人百千萬件做這樣大官的如何可當而錯過

但恐做大官的錯認路頭把做官行善看作兩樁事了說

到興利除害的事便說朝廷立定的法度誰敢更張卻不道朝廷立的法度那一件不是利民的若遵法久弊生正要做大官的陳明利害奏請更改那有明知地方應興之利應除之弊有益百姓之事坐視不為只守定舊樁以為老到的道理其實如今做大官的那箇不是好善的只因謹守法度不曰無動為大則曰何苦乃爾見義不為直到宦成回家另做一番善事不過是齋僧造佛佈施福田看來卻是小小善事放著一件勝如萬件的善事為何不做卻來取此小善總因將做官行善看做兩樁了殊不知做

官正是好行善的機會行善正是做好官的本領那有駕著大船拿著鐵網不取那夜明珠珊瑚樹卻來拾取發珠剩寶豈不是錯認路頭了也

獨有牧民有司官要行善事中間關節理財必待上臺允行方敢去做似有所難據我細細想來也不爲難比如今日有司問一的決問一折贖也要詳過上司三回兩駁委是煩難到了夾棍板子任意施行三十板四十板幾杖下此事又何嘗定要申詳可見上司駁的反是小事轉是關係生死性命大事反得自己操縱所以親民的官最

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用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肉一塊一般皮肉我疼他豈不疼他疼我又何忍果係情真罪當打他也不爲過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定然損福做有司官的如何容得忽略若論大刑一節尤爲不可輕用當初設立大刑原爲凶犯强盜茹刑不招的用此拷訊他的眞情如何尋常事體老實百姓也用這等非刑大約官府好用大刑只是不耐煩瑣動說重刑一用人都懼怕後來不打就招了此說大傷天理若是凶犯强盜夾他也不爲枉若還良民未經

官刑的人一用此刑多致殘廢甚則老少虛弱的人立時送命最可憐憫當時緹縈女說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能復續正是此等刑法做父母官的如何容得慢用

現有一種鄉愚從來未見官府一到法堂言語錯亂官府動了疑心致用大刑的又有一種言語猛直大應對官府也是這一般猛直官府動了嗔心致用大刑的又有官府盛怒之下愚民不知進退致令拍案叫怒加力責治的也能立斃杖下又有事關考成或係欽件上司嚴行牌要參要處或是揭見上司爲著某事而加責懷也能火上加

油不顧百姓死活但念身爲有司猶如人家媳婦一樣當受公婆煩惱須想名爲父母就有不肖兒女也望爹娘周全於萬分難忍的事切要忍得於一時難耐的煩惱也要耐得寬得一分百姓就受我一分之恩緩得一刻百姓就受我一刻之福了

至於催徵錢糧這是考成如何寬得緩得只是要百計千方設出一箇妙法來便省了無窮板子便是積了無窮陰德既不累我考成又與百姓作了福豈不是兩全之道豈不强如那一味亂打的官錢糧又催不起考成又誤了百

姓又受了苦自己陰德又虧損的麼所以做父母官的一毫用不著火性只要細細商量事事甯耐人人訪問自然有絕好的政事出來詞訟一節便要留心替百姓伸冤理枉是不消說了還有要緊的事不可輕提婦女不可輕監家屬不可多拘鄰證拖累無辜這箇就有無量的功德了大約那做有司的一日之間有無數的善事該做切莫輕易放過將這箇星小善等閒看了所以說做官行善勝如凡人百千萬件只要人打起精神認眞行去不但眼前居官功德子孫永紫就是那登仙證果也從這裏做來的若

任意混用不免損德也有不做官的日子卻不道半世居官百世冤增了子孫的孽卻不道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豈不錯過了好光陰也

還有一句緊關的話頭做官的人不要把自己等閒看了大約做官的都不是平常人不是前生修來的就是祖宗積來的不是天上星辰降下來的就是仙佛果位中應化來的所以出娘胎胞時就有些氣概不同此處也要自己認得分明看得珍重若是前生修來的前生積善纔有今生今不知積恐沒了來生的了急急行善猶恐其遲若是

祖宗積來的祖宗積了有我今日我今積了又有了子孫後日愈積愈厚愈積愈久日後子孫世代做官源遠流長若我今日不積猶如祖宗攢下萬貫家財到我手裏都消耗盡了便沒子孫用的了我在祖宗分上也算不得好子孫在我子孫分上也叫不做好祖宗了如何不急急行善光前裕後都在今日都看今日一官也

做官的人若想到此身或是星辰降下來或是仙佛應下來則此身自不肯輕此官不可錯過正官盡心勉力致君澤民不負上天生我之意若只知道做官享福目前早已

墮落若說我是天生的福人富貴是我該受享的百姓是我管轄我該役使他的他該供應我的如此話頭誰去與他辨論只是人生福報也有限量譬如那射箭的人也有射到一百步也有射到二百步三百步的不論多少步數到底箭要落地到此田地大家自見分曉那行善的人五更半夜都是安穩的到那回首時都有好光景那爲不善的人平時血氣用事不信天地鬼神直到後來手忙腳亂血氣已盡良心發現了平日所做所爲一一現前或自己省過或央人救他那日常所說馳騁過頭的話一切都用

不善了卻也悔之晚矣

當初宋朝王韶是極有才幹的人他當初不合一念差了要取那大功名上了木白已要去開邊疆展地土去收拾熙河一帶也不知殺了多少人他就做到安撫使的大官他自己心上到底覺有一點過意不去的處一日到甘露寺去閒遊過著那高人刁景純他開口問那景純道以王法殺人可有罪過麼那刁景純說的好汝也莫問有罪無罪只要汝打得心頭下去那王韶硬著口答道打得過去那刁景純又說若打得心下過便不來問我了今來問我還是打不過心下去王韶便默默不語的去了後來那王韶得病只將兩手緊合著那兩眼人叫他開了眼他回說開不得的眼前有無數沒頭沒腳的人立在我眼前哩這卻不是那收熙河時殺的怨鬼麼到此時候良心發現自己耽瞞不得那從前硬口的話都說不去了卻不是大可懼的事如何不急急行善如何輕於行不善

又有一種人說如今做官只要謀為的好打點的到自然有官做那裏管甚麼行善不行善此等言語我也不與他辨白只看天下人多少文章好不中的多少才幹好不能做官的多少鑽謀營求不得做官的難道做官的只憑謀為打點不成又有多少老實頭不會謀為營求的也照樣做大官又有多少不求官爵一味只是行善的人依舊做官也至大位並不曾見說某人是為善壞了官的可見做官的也不是單單靠著謀為打點的還是祖宗積德前世修來的切莫錯了念頭差了道路前生修的莫教今生壞了祖宗積的莫教我身耗了星辰降來的仙佛化來的莫教此生墮落了從生身上想一想從子孫分上算一算急急行善切莫遲疑趁我事權在手努力發心多多做些好事落得名垂萬古福滿人天豈不稱大丈夫哉

生而為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為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以其虛此官也虛此官則並虛此生矣人謂百年富貴不過電影漏花抑知累世顯榮盡是尋常妙慧耶官長行一善事便抵過平常人的百千件其次就到鄉紳了那鄉紳如中堂部院科道九卿督撫司道有司無論出仕與林下畢竟比平常人有力量所以鄉紳尤當急急為善一縣止一縣官一州止一州官一府止一府官一縣一州一府中卻不是一箇鄉紳那地方興旺的所在常時有

幾十位鄉紳這幾十位若在地方上合力行善那一方便是福地了若有些微不妥貼處那一方居民也不免受累了鄉紳雖不比地方官亦關係地方禍福也常有府州縣得了好官要行好事再得鄉紳幫助更覺順而且易即或府州縣沒有興利除害的官地方上有幾箇好鄉紳也救得一半所以鄉紳行善也有一件事勝平常人百千件的牧民官初到地方任是聰明特達的土俗民情那裏就知鄉紳卻是鄉生土長的那一件事他不知官府到任要訪求民間的利害沒人說與他那官長也只說地方中無利

可興無害可除也就罷了也有地方中有大利害那耆民百姓人等要來條陳或是鄉間愚人不曾到過衙門見了官長舉止失措不能申達下情或有能言會說的多是不合道理利口嘵嘵又有一等奸狡利徒借題條陳假公濟私不是實實利弊所以道達民間利弊還以鄉紳的爲重鄉紳平日有德望的官長自然欽敬說來多半依從縱有疑難的事體從公起見委曲敷陳官也沒有不見信的這樣看來官長行好事還要鄉紳出來方得圓滿這豈不是一件勝如百千件的善麼果係地方好事鄉紳至公至平向地方官陳說只用開口不曾要鄉紳解囊也只算做不費錢的功德在鄉紳原不費力也

但鄉紳中亦有不同有平日假公營私挾嫌報怨爲鄉里所不服爲官府厭賤既有玷於鄉紳官府亦不見信有平日行止尚覺端方而地方公事默不肯言只是身家之事纔去關說縱說得不傷公道只是自了身家總不肯替人說公話做好事地方官長虛心來請教也只半吞半吐明知此事是非利害不肯明白說一句公話卻不思同居一塊土地方上那箇不仰望我若興得幾樁利除得幾件害

那三黨九族也沾我些恩惠地方上也有些光彩既曾受過皇家爵祿曾任地方之責或膺京華要職今雖致仕家居正可剖出良心彰明公論爲本境做些有利益的好事一以造本鄉之福澤并償前在任時未盡之志願纔是眞正第一等好鄉紳替地方造得一分福就有一分陰隲直迫在人公論難泯可惜這不費力又不費錢一件勝人百千件的功德等閒放過了也算不得讀書明理有見識的人

邂有一件善事也要鄉紳做去這卻不費錢又不要央求

官長須要實實行去行了這功德子孫世代書香地方也受福不淺鄉紳都是明道理有見識的人那裏有害人的事只無奈子姪弟男習氣不好就做出那不問不介的事來再有那門下犬馬與豪奴悍僕狐假虎威就要湊成十分再是各各官家彼此做效成風把那要便宜占上風的事當做理之當然就有無窮受害的了鄉紳那裏盡知有人說他不是他還要怪那說話的人殊不知極好的鄉紳家造出極不好的事都是此輩所為所以鄉紳家第一要教子弟教子弟不是單單教他做文章第一要叫他明道

理教出一箇明道理的子弟來便是宅門之福也實是地方之福第二就要教家人那生事害人的掌家不是主人得意的親隨就是公子介弟的契交這裏最要覺察一些不到就要被他瞞過了就要受他負累了至於投在門下的人多是要假我的勢力行他的胸臆鄉紳們或見他才調要他奔走用為腹心不知一旦綫索在手他就用起主人來了這樣人切不可收留在門下用那奴僕們尚可要樸實良善的平日常要戒飭他不許他生事害人這等鄉紳就是古來陳太邱王彥方那一班人也不過如此這雖

不曾為地方興利除害那地方受他的福也不少了還有一件善事也望鄉紳們做去卻是鄉紳家力量優為的不費錢的大凡一方有一箇鄉紳便為一方的表範鄉紳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學得刻薄了鄉紳家好勢利那一方都學得勢利了若還有一箇鄉紳儉樸篤謙虛好禮尊賢下士凡事讓人那一方中那箇不敬重他仰慕他也就大家做做他了可見鄉紳原是一方表率模範風俗的美惡人心的厚薄大半從鄉紳身上做出來的若有好鄉紳表正得一方化得那一方的風俗都是好的人心都是

厚的豈不是一件勝如百千件麼

又有一件好事猶望鄉紳做去也算做不費錢的功德鄉紳家成人的田房產業原是要留與子孫受享的遇著那人家不肖子孫將田產來賣與我我就該生警戒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價銀照時價要從厚些許他的銀子兌期給與他還勸他切不可浪費遇那駑愚子孫將那田產來賣的就當生憐憫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照前與他的價銀交付銀子時還要指點他不可受人欺騙若遇著人家有至急的事倉皇棄產的卻不要乘危指勒他卻不

要顛倒挫折他別家兩次三番兌銀子我卻一天平兌足與他濟他之急若遇有可以替他排解的去處替他排解免得他多受磨折卻不準折他銀子那人就受我的福庇這功德也就不小了

鄉紳家計厚薄原各不同有幾件費錢的功德惟鄉紳有力者方能行之卻又是鄉紳本分內該行的鄉紳們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祿原該替他地方上多做幾件好事既讀了聖賢的書明白道理原該見義必爲的況行之於自己亦有許多的利益只是有那齷齪小見的人捨不得銀子

向他說不得猶有那大本領大見識大度量有大福祿的人一說卽明一撥便轉聽了就去行的那費錢的事也不是一件比如那緊急錢糧官司挨打著鎖禁血比百忙裏無處設法竟要賣兒賣女的我替他墊了錢糧免了敲比保全骨肉這也不是極大的陰功麼或遇著故家舊族或係先賢後裔有那子孫流落下賤的我極力拔出火坑或見先賢墳墓無人看守被人侵佔或是崩圮的我替他清出來修整完備豈不是感動幽冥的好事又如遇大路橋梁要津往來的或倡率修造或獨力完成如遇飢荒年歲餓莩流離的時候勉力賑濟去或遇生日彌月省了筵戲或施貧人或贖獄囚或設廠給粥或遇天寒酌玲施捨綿襖或遇時行瘟疫盛暑瘧痢聘請名醫開局施藥或遇枯骨暴露備棺掩埋或遇路上死人施與棺木或施與茶冬湯豈不是萬人感仰鬼神欽敬的事麼如此等事誰不知是陰德好事只因有箇疑關打他不破大約是看那銀子是現在的受用那陰功善事還是渺茫的又恐銀子用去後來沒有接濟又或說我用銀子救人人未必肯今銀子來救我不過是這幾種念頭打算不定所以不能發心就

是有人勸他他也是半信半疑的卻不知銀子是箇沙汰囚爍捉拿不定的東西陰功善事反是箇實落有據的只是不曾參悟得透所以委決不下此下各條富民有力者力行之陰功比鄉紳如

人

今日不必言陰功行善請鄉紳先生將那銀子的機關從自己身上勘一勘再從子孫分上勘一勘這銀子原是我趁積的原不容易正要留與子孫殊不思我生下那子孫來又有子孫的福分我今日用了行善正爲子孫造福那子孫聰明才能還要像我做鄉紳也不用我積攢銀子與

他若還不能爲鄉紳遺留與他的或多了我生前又不曾積德這銀子恐反成了子孫的禍胎勸到這裏這銀子也該發心用來行善了

我還有一句苦口的話爲勸若叫將所有銀子傾囊倒篋盡救用去行善委是也難若是只將浪費侈靡一項節省了去做好事正如毬上拔毛有何難處且是將那無益的煩費行那有益的陰功豈不是合乎天理協乎人情的事怎奈鄉紳先生又欠高見只說我們官家體面所在不得不然我今再將體面兩字大家較量恩周三黨這是鄉紳

的體面澤及九族這是鄉紳的體面萬民感仰諸人欽敬這是鄉紳的體面若只是衣服華麗筵席整齊房屋軒昂這也不算做體面比如鄉紳生事害人這叫做沒體面或佔田霸地這叫做沒體面行止有虧清議不容這叫做沒體面若還是老實本分不好奢侈難道就是沒體面且將那誇多鬬靡的銀錢都用去行善作功德積得于門高大子孫世代做官紳這卻是極大而又經久的體面只是如今鄉紳先生一向豪華慣了我如今勸他儉樸不分省了銀錢做這行善的勾當不免說我們酸氣他原是要自家受用的如今勸他損己利人不免又笑我們歉氣了又有一等鄉紳先生從那寒窗困苦中來他把這銀子未免看得太重了我們向他說這等話不是申舌擺手就是掩口搖頭這也不必評論是非只是要鄉紳先生再將那銀子的機關拷實的再勘他一勘這銀子原是天地間的神物是浪費他不得的曾見有許多財富人家房屋衣冠華麗僭越或惹得貪酷的官長動了火就無辜想喫他或生事的光棍借題陷害抄沒了他或盜賊平空打劫了他豈不是奢侈的沒理了麼

家有銀子子弟不肖賭嫖致禍自己浪費亦足生災惟有用他去行善濟人行得一件是一件濟得一人是一人身受者感激旁觀者頌服近者稱贊遠者傳爲佳話鬼神就必庇護他天地也來保佑他是我命裏有財用去還來世間鮮有因好施捨救濟人而自己後來獨乏衣食者可見那銀子反是箇捉拿不定的陰功善事反是箇實在有據的看破了這箇機關自然要發心行善做那費錢的功德了

況行善陰功古來榜樣不少當初那范文正公也是箇窮

秀才他在長白山讀書時斷齏畫粥極是清苦的後來做了宰相他卻看得道義重於銀錢一日命公子純仁收租八百石麥路上行善事都給與人了回來見父親時文正公問他此行可遇著故人否公子說道遇著故人石曼卿他說家有三喪未舉那文正公便道何不將那麥舟助他公子回說已與之矣這文正公父子們是何等手段何等度量文正公又在蘇州買了一箇南園有風水先生說此地氣脈極旺將來要出一斗芝蘇的進士那文正公說有這些進士我家如何獨占了遂作爲學宮就是如今蘇州

的府學宮這學中真也出了無數舉人進士都是范家讓出來的這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誰知那范家的舉人進士卻也不少自宋朝直到如今那一科沒有范家的人這豈不是古今第一等的大功德大結果的榜樣麼只是他有了那大識見方有這大度量有了這大度量纔有這大手段有了這大手段纔有他這大福分

如今鄉紳先生也有做過尚書閣老科道九卿的也有做過督撫司道有司的其中豈無范文正公這樣人忠宣公這樣子弟只是要信得真切大發良心大開手段堂堂做去比將宦後餘貲僭侈妄費惹禍生非有損無益眞萬萬倍利益也

兩約所言無非望人隨處行善量力行善人性皆善心同此理在官爲官長在鄉爲鄉紳總此一心而已爲善於鄉者居官定有惠政爲善於官者居鄉定有令聞舉斯加彼初不過自盡其心而所及者甚廣矣今以一二人倡之數十百人和之城鄉倡之遠近數百里之內從而和之一時倡之數千百世又從而和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其功德豈可限量昔孔子告季康子曰子欲

善而民善矣風行草偃勢所必至上行下效理有固然然則正己率人化成美俗端有賴於在位之君子有道仁人主持世教毋視爲迂闊之常談世俗之里語也

十反說

時當靜守偏自勞擾事宜身任而反自甘悠忽百姓犯些小事也不寬恕自己貪杜全不知愧專一工夫用在酒色應酬上理民事反厭繁冗要下司清廉卻收其餽贈名正言順之錢偏矯廉不取傷天害理之錢卻胡思亂想

設計巧取
夜宜臥而飲宴流連早當起而高臥不醒
無病常服藥及至有病時反不肯服藥
食物初出價貴而味不全者喜嘗及至味全價賤反不吃
自己請客備饌非海及至別人飲宴卻要豐盛嫌好道醜
請人要人即來及至人請卻不肯就去使眾賓久待以上貴人
心裏明道理口裏說話也明道理只是行事偏不明道理
不作聞明道理言聖賢之言而學詞狀刀筆害人身家性命

學社文府怕到而喜出入官府衙門結交胥役
勸人行善之文不作而喜編造淫詞豔曲
明師益友怕交而喜交邪佞小人
平時不肯讀書及至臨場手忙腳亂希冀僥倖
別物尚知檢點加意安置而古今書籍卻任其散失作踐
親同棄物
自己學問不通就老臉受人厚聘教人家的子弟
怕讀書做文反好說閒話將聖賢言語作笑談正經書不看反好看閒雜小說

自己短處忌人談論喜傳述他人過失以上讀書人
一文錢如性命而自己性命反看得不值一文錢
衙可被光棍脫騙賊盜打劫若勸他用銀子做濟人好事卻一毛不拔
米穀衙可腐爛倉底至於窮佃交租卻不肯饒讓升斗沿門乞丐亦不肯施捨
田連阡陌旁有貧人近角定要設計謀佔方圓
生平半文難捨為些小沒要緊的事不惜多金結訟爭占求勝

結交官宦鄉紳往來宴餽雖費多金不惜而於貧苦親友卻不肯周濟
自己用度奢靡不惜與小本營生誠交易偏討便宜
一生盤算直到養老病危卻不肯絲毫看破覺察
明明家資有餘逢人開口道窮人稱其富最忌最恨
平時亦喜人奉承忌人唾罵而重利剝削強討債務受辱唾罵則又不計以上有錢人
我生兒子就指望孝順我自己卻不肯孝順父母
開口笑人鄙吝到自己做事卻一文錢也捨不得

眞心愛妻子反假意待父母
父母師長教訓多有不依而妻令不敢不從
不知字畫古玩卻信口亂指批評高下好醜
自家好潔淨卻到別人家去任意攪擾作踐
我欠人的子母年月不問人欠我的本利私毫必清
惜我之花惟恐人折一枝他人之花恨不連根拔來
好借別人器物及至人來我家假借只說沒得
常說人不請客自己卻不肯設席（以上味心人）
不孝順父母反去禮拜神佛

父母能養活數子有數子卻汝推我諉不能養一父母
父母弟兄手足不和至成絕少往來而反結交異姓朋友
有好子孫驕上驕傲不肯延師教訓反嘱先生太嚴
父母生存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而父母所生子
女偏不肯愛
本係貧寒人家勉強費用要裝出富貴人家的排場
自己能飲偏不肯飲要人苦勸自己不好飲卻強人多飲
苦飲
費錢教歌童舞女尊師請客而訓子讀書之師卻不肯
厚待
有病不請醫服藥而反信邪巫祈禱壓騙
爲非作孽全無顧忌卻思量請僧道念經懺悔（以上癡人）
家裏不敬重公婆丈夫而反逢去寺廟燒香
有理之言未必信事甚無理反偏執咬定強做有理
自己沒兒子反妒恨妾婢生子
凡事最多忌諱而反會呪人觸人
人有短處說了又說自己短處不許人說說則懷恨而遷
怒終不肯一字認錯

喫齋念佛敬重僧道而苦打奴婢殘殺生命反不戒
自己身邊奴婢不許頂嘴多言而竊聽鄰家是非靈牙利口說別人短長則又喜之
愛小便宜而大有利益之事反不喜
不愛長子反愛少子不顧兒媳偏顧女兒
不信人言反信鬼話（以上婦女）

學仕遺規卷四終

尹承先人膝庇幼習舉業粗知章句迨先人見背家計艱窘幾於舍業而遊矣　榕門先生與先君同學相契憫尹孤露聘以姻亞招來江署延師課讀每一親炙成以讀有用之書相敦勉第見　先生書室中粘貼壁間者皆古今嘉言善行且謂尹曰學者每日書此藉以觸目警心拓開識見異日可以見之措施勝於花草圖軸多矣嗣尹膺鄉薦從事河干見見聞聞不外壁間所書者　先生已有四種遺規之刻今復成學仕遺規四卷寄尹尹受而讀之大半皆平日所書於壁間者推廣而冀刻之益信昔之所學與今之所行理本一貫事更相資讀書既非空談筮仕即爲實事茲牧管城臨民治事簿書紛紜無非檢束身心考驗學問之地也噫學優而仕愧前日之未能仕優則學勉後茲之無負惟有撫茲編而益切奮勵耳姪壻唐尹謹跋

蘭森自幼隨侍　祖父官齋每見　祖父於案牘紛紜中不忘成己成物之意接屬見賓皆以仕學相資相敦勉蘭森五齡入學受業於金壇王已山崑山葛信天吳邇張梧岡三先生　祖父與之訂輯儒先格言爲督課之方名曰養正遺規繼以童資蒙養女藉閒教復輯教女遺規存之家塾者爲家訓而親友來索者頗多遂付剞劂以應之及秉臬三吳有慨於風俗日侈訟事日繁因有訓俗遺規之輯歷撫西江思以刑家訓俗教勉僚屬爲理事安民之要因有從政遺規之輯至於上下官署皆有文案往還不能不藉於胥役此輩庶人在官無廉祿之頒司執事之役其中多良善子弟識字而明理者廁身公門城狐社鼠其穢惡固易而行善也亦易自來立法有懲創而無獎勸竟視爲不可化誨之人亦非有教無類之道遺規之外復有在官法戒錄之輯爲祖父節鉞所至與學士大夫相砥礪者此數書也與官紳士民相勸戒者亦此數書也夫仕學相資之理體用同源之道爲古聖先賢所著爲金科玉律者固已万有其書人皆誦習而熟於口耳而不見之躬行甚至視爲

分道揚鑣兩不相蒙者　祖父於此時切欷惋今於閣務餘暇輯爲學仕遺規四卷以廣四種遺規未盡之義其說皆就先儒格論編採成書惟其言與事之足以示訓不拘人之尊位顯晦也條目各以類相從不拘時代之先後也於前人全集中採取數條或數十條要皆士林所習見而不察者或立論稍偏則評語以足其義總期足以警醒俗學浮靡之敝習有裨經世利濟之實學蘭森親承提命朝夕編校回憶自束髮受書以來所見於　祖父之郎仕郎學惟恐人分學仕爲兩截之意蓋數十年如一日焉謹書其緣起於此蘭森謹誌